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

靈山

高行健 著



聯經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第一部份

1

你坐的是長途公共汽車，那破舊的車子，城市里淘汰下來的，在保養的极差的山區公路上，路面到處坑坑洼洼，從早起顛簸了十二個小時，來到這座南方山區的小縣城。

你背著旅行袋，手里拎個挎包，站在滿是冰棍紙和甘蔗屑子的停車場上環顧。

從車上下來的，或是從停車場走過來的人，男的是打著大包小包，女的抱著孩子。那空手什么包袱和籃子也不帶的一幫子年輕人從口袋里掏出葵花籽，一個接一個扔進嘴里，又立即用嘴皮子把殼儿吐出來，吃得干淨利落，還嗶剝作響，那分憂閒，那种洒脫，自然是本地作風。這里是人家的故鄉，活得沒法不自在，祖祖輩輩根就扎在這塊土地上，用不著你遠道再來尋找。而早先從此地出走的，那時候當然還沒有這汽車站，甚至未必有汽車，水路得坐烏篷船，旱路可雇獨輪車，實在沒錢則靠兩張腳底板。如今，只要還有口气在，那怕從太平洋的彼岸，又都紛紛回來了、坐的不是小臥車，就是帶空調的大轎車。有發財了的，有出了名的，也有什么都不是，只因為老了，就又都往這里赶，到頭來，誰又不怀念這片故土？壓根儿也沒有動過念頭死也不离開這片土地的，更理所當然，甩著手臂，來去都大聲說笑，全無遮攔，語詞還又那么軟款，親昵得動人心腸。熟人相見，也不學城里人那套虛禮，點個頭，握個手。他們不是張口直呼其名，便從背后在對方的肩上猛擊一掌，也還作興往怀里一摟，不光是女人家同女人家，而女人家倒反不這樣。沖洗汽車的水泥槽邊上，就有一對年紀輕輕的女人，她們只手拉著手，嘰嘰喳喳個不停。這里的女人說話就更加細軟，叫你听了止不住還瞟上一眼，那背朝你的扎著一塊藍印花布頭巾，這頭巾和頭巾的扎法也世代相傳，如今看來，分外別致。你不覺走了過去，那頭巾在下巴頦上一系，對角尖尖翹起，面孔果真標致。五官也都小巧，恰如那一抹身腰。你挨近她們身邊走過，始終絞在一起的那兩雙手都一樣紅，一樣糙，指節也都一樣粗壯。她們該是走親友或回娘家的新鮮媳婦，可這里人媳婦專指的是儿子的老婆，要照北方老垮那樣通稱已婚的年輕婦女，立刻會招來一頓臭罵。做了老婆的女人又把丈夫叫做老公，你的老公，我老公，這里人有這里人的語調，雖然都是炎黃子孫，同文同种。

你自己也說不清楚你為什么到這里來，你只是偶然在火車上，閒談中听人說起這么個叫靈山的地方。這人就坐在你對面，你的茶杯挨著他的茶杯，隨著行車的震蕩，兩只茶杯的蓋子也時不時碰得錚錚直響。要是一直響下去或是響一下便不再出聲倒也罷了，巧就巧在這兩個茶杯蓋錚錚作響的時候，你和他正想把茶杯挪升，便都不響了。可大家剛移開視線，兩只蓋子竟又碰響起來。他和你都一齊伸手，卻又都不響了。你們于是不約而同笑了笑。把茶杯都索性往后挪了一下，便攀談上了。你問他哪里去？

「靈山。」

「什么？」

「靈山，靈魂的靈，山水的山。」

你也是走南闖北的人，到過的名山多了，竟未听說過這么個去處。

你對面的這位朋友微眯眼睛，正在養神。你有一种人通常難免的好奇心，自然想知道你去過的那許多名胜之外還有什么遺漏。你也有一种好奇心，不能容忍還有什么去處你竟一無所聞。你于是向他打听這靈山在哪里。

「在尤水的源頭，」他睜開了眼睛。

這尤水在何處你也不知道，又不好再問。你只點了點頭，這點頭也可以有兩种解釋：好的，謝謝，或是，噢，這地方，知道。這可以滿足你的好胜心，卻滿足不了你的好奇。隔了一會，你才又問怎么個走法，從哪里能進山上。

「可以坐車先到烏伊那個小鎮，再沿尤水坐小船逆水而上。」

「那里有什么？看山水？有寺廟？還是有什么古跡？」你問得似乎漫不經心。

「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態的。」

「有原始森林？」

「當然，不只是原始森林。」

「還有野人？」你調笑道。

他笑了，并不帶揶輸，也不像自嘲，倒更刺激了你、你必須弄明白你對面的這位朋友是哪路人物。

「你是研究生態的？生物學家？古人類學家？考古學家？」

他一一搖頭，只是說：「我對活人更有興趣、」

「那么你是搞民俗調查？社會學家？民族學家？人种學家？要不是記者？冒險家？」「都是業余的。」

你們都笑了。

「都是玩主！

你們笑得就更加開心。他于是點起一支煙，便打開了話匣子，講起有關靈山的种种神奇。隨后，又應你的要求，拆開空香煙盒子，畫了個圖，去靈山的路線。

北方，這季節，已經是深秋。這里，暑熱卻并未退盡。太陽在落山之前，依然很有熱力，照在身上，脊背也有些冒汗。你走出車站，環顧了一下，對面只有一家小客棧，那是种老式的帶一層樓的木板鋪面，在樓上走動樓板便格吱直響，更要命的是那烏黑油亮的枕席。再說，洗澡也只能等到天黑，在那窄小潮濕的天井里，拉開褲襠，用臉盆往身上倒水。那是農村里出來跑買賣做手藝的落腳的地方。

离天黑還早，完全可以找個干淨的旅店。你背著旅行袋，在街上晃蕩，順便逛逛這座小縣城，也還想找到一點提示，一塊招牌，一張廣告招牌，那怕是一個名字，也就是說只要能見到靈山這兩個字，便說明你沒有弄錯，這番長途跋涉，并沒有上當。你到處張望，竟然找不到一點跡象。你一同下車的，也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旅游者。當然，你不是那种游客，只說的是你這一身裝束。你穿的一雙輕便結實專用于登山的旅游鞋，肩上挂的是帶背帶的旅行包，這街上往來的也沒有你這种打扮的。這里自然不是新婚夫婦和退休養老的通常去的旅游胜地。那种地方一切都旅游化了，到處都停的旅游專車，到處都有導游圖可賣，所有的小店鋪里都擺滿了印有字樣的旅游帽、旅游汗衫、旅游背心、旅游手帕，連接待外國人專收外匯券的賓館和只憑介紹信接待內賓的招待所和療養院，更別說那些相爭拉客的私人小客店，都以這塊寶地的名字為標

榜。你不是到那种地方去凑那分熱鬧，在人看人、人挨著人、人擠人的山陽道上，再抛些瓜果皮、汽水瓶子、罐頭盒子、面包紙和香煙屁股。這里想必早晚也逃不脫這种盛況。你總算乘那些鮮艷奪目的亭台樓閣尚未修建，赶在記者的照相机和名人題字之前，你不免暗自慶幸，同時，又有些疑惑。這街上竟無一點招徠游客的跡象，會不會以訛傳訛？你只憑揣在上衣口袋里的香煙盒子上畫的那么個路線，在火車上偶然碰到那么個玩主，更何況他也是道听途說，你還無法證實是不是信口開河。你沒有見到一則确鑿的游記，連最新出版的旅游大全也沒有收進這樣的條目。當然，靈台、靈丘、靈岩，乃至于靈山這類地名，你翻閱分省地圖冊的時候，并不難找到。你也還應該知道，那浩瀚的史書典籍中，從遠古巫卜的《山海經》到古老的地理志《水經注》，這靈山并不是真沒有出處，佛祖就在這靈山點悟過摩訶迦葉尊者。你并非愚鈍之輩，以你的敏慧，你得先找到那畫在香煙盒子上的烏伊小鎮，進入這個靈山必經的通道。

你回到車站，進了候車室，這小山城最繁忙的地方，這時候已經空空蕩蕩。售票處和小件寄存的窗口都被背后的木板堵個嚴實，你再敲打也紋絲不動。無處可以問訊，你只好仰頭去數售票窗口上方一行行的站名：張村、沙舖、水泥厂、老窯、金馬、大年、漲水、龍灣、桃花塢——越來越加美好，可都不是你要找的地方。別看這小小的縣城，線路和班次可真不少。有一天多至五、六趟班車的，可去水泥厂絕非旅游的路線。最少的則只有一趟班車，想必是最偏僻的去處。而烏伊居然出現在這路線的終點，毫不顯眼，像任何一個普通的地名，沒有絲毫靈气。可你就像從一團無望解開的亂麻中居然找到了個線頭，不說高興得要死，也總算吃了顆定心丸。你必須在明早開車前一個小時先買好票。經驗告訴你，這种一天只有一趟的山區班車，上車就如同打架一樣，你要不准備拼命的話，就得赶早站隊。

此刻，你有的是時間，只不過肩上的旅行袋稍嫌累贅。你信步走著，裝滿木材的卡車連連掀著高音喇叭，從你身邊駛過。你進而注意到穿縣城而過的狹窄的公路上，往來的車輛，帶挂斗的和不帶挂斗的，都一律掀起刺耳的高音喇叭，而客車上的售票員，還把手伸出窗口，使勁拍打車幫子上的鐵皮，更為熱鬧。也只有這樣，行人才能讓道。

兩旁貼街的老房子一律是木板的舖面，樓下做的生意，樓上晒著衣服，從小儿的尿布到女人的乳罩，補了襠的短褲到印花的床單，像万國的旗幟，在車輛的喧鬧聲和揚起的灰塵中招展。路旁水泥電線杆子上，齊目高的地方，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廣告。有一張治療狐臭的特別引起你

的興趣，并不是因為你有狐臭，而是那廣告的文字來的花梢，在狐臭之后還打了個括號：

狐臭（又名仙人臭）是一种討厭的疾病，其味難聞，令人欲吐。為此影響朋友交往耽誤婚姻大事的不乏其人。青年男女還屢屢遭到從業參軍的限制，無限痛苦，不胜煩惱。現我處采用新式綜合療法，能立即完全徹底干淨根除臭味，療效高達97.5%。為您生活愉快，未來幸福，歡迎前來治療——

之后，你到了一座石橋上，沒有狐臭。清風徐來，涼爽而适意，石橋架在寬闊的河面上，橋上雖然是柏油路面，兩邊斑駁的石柱子上刻的猴子還依稀可辨，肯定很有一番年代了。你倚著水泥加固了的石檻杆，俯視由石橋連接的這座縣城，兩岸都是黑色的瓦頂，鱗次櫛比，讓人總也看不盡望不透。兩山之間，一條展開的河谷，金黃的稻田上方鑲的綠色的竹林。河水藍澄澄的，悠悠緩緩，在河床的沙灘間流淌，到了分水的青麻石橋基下，變得墨綠而幽深，一過橋拱，便攪起一片嘩嘩的水聲，湍急的漩渦上飄出白色的泡沫。石條砌的河堤總有上十米高，留著一道道水漬，最新的一層灰黃的印子當是剛過的夏天洪水留下的痕跡。這就是尤水？它的源頭則來之靈山？

太陽就要落下去了，橙紅的團團如蓋，通体光明卻不刺眼。你眺望兩旁山谷收攏的地方，層巒疊蟑之處，如煙如霧，那虛幻的景象又黑悠悠得真真切切，將那輪通明的像在旋轉的太陽，從下端邊緣一點一點吞食。落日就越加殷紅，越加柔和，并且將金爍爍的倒影投射到一灣河水里，幽藍的水色同閃爍的日光便連接一起，一气波動跳躍。坐入山谷的那赤紅的一輪越發安祥，端庄中又帶點嫵媚，還有聲響。你就听見了一种聲音，難以捉摸，卻又分明從你心底響起，彌漫開來，竟跳動了一下，像踮起腳尖，顛了一下，便落進黝黑的山影里去了，將霞光洒滿了天空。晚風從你耳邊響了起來，也還有駛過的汽車，照樣不斷掀出刺耳的喇叭聲。你過了橋，發現橋頭有塊新鑲嵌的石板，用紅漆描在筆划的刻道里：永宁橋，始建于宋開元三年，一九六二年重修，一九八三年立。這該是開始旅游業的信號。

橋頭擺著兩趟小吃攤子。你在左邊吃一碗豆腐腦，那种細嫩可口作料齊全走街串巷到處叫賣一度絕跡如今又父業子傳的豆腐腦，你在右邊又吃了兩個從爐膛里現夾出來熱呼呼香噴噴的芝麻蔥油燒餅，你還又在，在哪一邊已經弄不清楚了，吃了一顆顆比珍珠大不了許多甜滋滋的酒釀元宵。你當然不像游西湖的馬二先生那樣迂腐，卻也有不坏的胃

口。你品嘗祖先的這些吃食，听吃主和小販們搭訕，他們大都是本地的熟人，你也想用這溫款的鄉音同他們套點近乎，也想同他們融成一片。你長久生活在都市里，需要有种故鄉的感覺，你希望有個故鄉，給你點寄托，好回到孩提時代，撿回漫失了的記憶。

你終于在橋這邊還舖著青石板的老街上找到一家旅店，樓板都拖洗過了，還算干淨。你要了個小單間，里面放了張舖板，舖了一張竹席子。一床灰棉線毯子，不知是洗不干淨還就是它本色，你壓在竹席子底下，扔開了油膩的枕頭，好在天熱，你不必舖蓋。你此刻需要的是擱下變得沉重的旅行袋，洗一洗滿身的塵土和汗味，赤膊在舖上仰面躺下，叉開兩腳。你隔壁在吆三喝四，有人玩牌，摸牌和甩牌都听得一清二楚。只一板之隔，從捅破了的糊牆紙縫里，可以看見虛虛晃晃几個赤膊的漢子。你也并不疲倦得就能入睡，敲了敲板壁，隔壁卻哄了起來。他們哄的并不是你，是他們自己，有贏家和輸家，總是輸的在賴帳。他們在旅館里公然聚賭，房里板壁上就貼著縣公安局的通告，明令禁止一是賭博，二是賣淫。你倒想看看法令在這里究竟起不起效應。你穿上衣服，到走廊上，敲了敲半掩的房門。敲与不敲都一個樣，里面照樣哈喝，并沒有人答理。你干脆推門進去，圍坐在當中的一塊舖板上的四條漢子都轉身望你，吃惊的并不是他們，恰恰是你自己。四個人四張怪相，臉上都貼的紙條，有橫貼在眉頭上的，也有貼在嘴唇鼻子和面頰上的，看上去又可惡又可笑。可他們沒有笑，只望著你，是你打扰了他們，顯然有些惱怒。

「噢，你們在玩牌呢，」你只好表示歉意。

他們便繼續甩著牌。這是一种長長的紙牌，印著像麻將一樣的紅黑點子，還有天門和地牢。輸的由贏家來罰，撕一角報紙貼在對方指定的部位。這純粹是一种惡作劇，一种發泄，抑或是輸贏結帳時的記號，賭家約定，外人無從知曉。

你退了出來，回到房里，重新躺下，望著天花板上電燈泡四周密密麻麻的斑點，竟是無以計數的蚊子，就等電燈一滅好來吸血，你赶緊放下蚊帳，网羅在窄小的圓錘形的空間里，頂上有一個竹蔑做的蚊帳圈。你好久沒有睡在這樣的帳頂下了，你也早過了望著帳項可以睜眼暇想或是做夢的年紀，今天不知道明天會有什么沖動，該見識的你都＆#0；一領教了，你還要找尋什么？人到中年，該安安穩穩過日子，混上一個不忙的差事，有個不高不低的職位，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親，安一個舒适的小窩，銀行里存上一筆款子，月月積累，除去養老，再留點遺

產？

2

我是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過渡地帶，邛崍山的中段羌族地區，見到了對火的崇拜，人類原始的文明的遺存。無論哪一個民族遠古的祖先都崇拜過給他們帶來最初文明的火，它是神圣的。他坐在火塘前喝酒，進嘴之前，先要用手指沾了沾碗里的酒，對著炭火彈動手指，那炭火便噗哧噗哧作響，冒起藍色的火苗。我也才覺得我是真實的。

「敬灶神爺呢，多虧的他，我們才有得吃喝，」他說。

跳動的火光映照著他削瘦的面頰，高高的鼻梁和顴骨。他說他是羌族人，底下耿達鄉的人。我不便就問有關鬼神的事，只是說我來了解這山里的民歌。這山里還有沒有跳歌庄的？他說他就會跳，早先是圍著火塘，男男女女，一跳通宵達旦，后來取締了。

「為什么？」我明知故問，這又是我不真實之處。

「不是文化革命嗎？說是歌詞不健康，后來就改唱語錄歌。」

「后來呢？」我故意還問，這已經成為一种積習。

「后來就沒人唱了。現今又開始跳起來，不過，現今的年輕人會的不多，我還教過他們。」

我請他做個示范，他毫不遲疑，立刻站起來，前一腳后一腳踏著步子唱了起來。他聲音低沉而渾厚，有一付天生的好嗓子。我确信他是羌族人，可這里管戶口的民警就怀疑，認為申報為藏族或羌族的都是為了逃避計划生育，好多生孩子。

他唱了一段又一段。他說他是個好玩的人，這我也信。他解脫了鄉長的職務，重又像一個山里人，一個山里好熱鬧的老頭子，可惜過了風流的年紀。

他還能念好多咒語，是獵人進山時使的法術，叫黑山法，或是叫邪術。他并不回避，他确信這种咒語能把野獸赶進設下的陷阱，或是讓它踏上安的套子。這使邪術的又不光是人對野獸，人与人之間也用來報复。如果被人使用了黑山法，就注定在山里走不出來。這就像我小時候

听說過的鬼打牆，人在山里走夜路，走著走著，眼面前會出現一道牆，一座峭壁，或是一條深深的河，怎么也走不過去。破不了這法，腳就是邁不出這一步，就不斷走回頭路。于是，到天亮才發現不過在原地轉圈。這還算好的，更糟的還能把人引向絕境，那就是死亡。

他念著一串又一串咒語，不像他唱歌時那樣悠緩從容，都喃喃吶吶，十分急促。我無法完全听懂，卻感受到了這語言的魅力，這种魔怪森然的气息就彌漫在被煙子熏得烏黑的屋子里。火舌粘著炖羊肉的鐵鍋，將他那雙眼睛映得一閃一閃，這都真真切切。

你找尋去靈山的路的同時，我正沿長江漫游，就找尋這种真實。我剛經歷了一場事變，還被醫生誤診為肺癌，死神同我開了個玩笑，我終于從他打的這堵牆里走出來了，暗自慶幸。生命之于我重又變得這樣新鮮。我早該离開那個被污染了的環境，回到自然中來，找尋這种實實在在的生活。

在我那個環境里，人總教導我生活是文學的源泉，文學又必須忠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真實。而我的錯誤恰恰在于我脫离了生活，因而便違背了生活的真實，而生活的真實則不等于生活的表象，這生活的真實或者說生活的本質本應該是這樣而非那樣。而我所以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就因為我只羅列了生活中一系列的現象，當然不可能正确反映生活，結果只能走上歪曲現實的歧途。

我不知道我此刻是否走上了正道，好歹總算躲開了那熱鬧的文壇，也從我那間總煙霧騰騰的房間里逃出來了，那屋子里堆滿的書籍也壓得我難以喘气。它們都在講述各种各樣的真實，從歷史的真實到做人的真實，我實在不知道這許多真實有什么用處。可我竟然被這些真實糾纏住，在它們的羅网里掙扎，活像只落進蛛网里的虫子。幸虧是那誤診了我的大夫救了我的命。他倒是挺坦誠，讓我自己對比著看我先后拍的那兩張全胸片，左肺第二肋間一塊模糊的陰影蔓延到了气管壁。即使把左肺葉全部摘除也無濟于事，這結論不言自明。我父親便死于肺癌，從發現到去世只三個月，也是他診斷的，我相信他的醫術，他相信科學。我在兩個不同的醫院拍的兩張胸片都一模一樣，不叫能是技術上的差錯。他義開了一張作斷層照相的單子，登記預約的日期在半個月之后。我沒什么可著急的，無非再确定一下這腫瘤的体積。我父親去世前都做過，我拍与不拍都步他的后塵，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事。而我竟然從死神的指縫里溜出來了，不能不說是幸運。我相信科學，也相信命運。

我見過一位人類學家三十年代在羌族地區收集到的一段四寸多長的木頭，刻畫成一個用雙手倒立著的人形，頭上有墨跡點出的五官，身軀上寫著兩個字「長命」，叫做「倒立牾猖」，很有點惡作劇的味道。我問這位退休鄉長，現在還有沒有這种保護神，他說這叫做「老根」。這木偶得同新生儿共生死，人死后，也同尸体一起送出家門，死人埋葬了，它便擱在山野里，讓靈魂也回歸自然。我問他能不能替我找到一件，我好帶在身上。他笑了笑，說這是獵人上山揣在怀里辟邪的，對我這樣的人沒用。

「能不能找到一位懂得這种邪術的老獵人，跟他一起去打獵？」我又問。

「那石老爺最有本事了，」他想了想，說。

「能找到地嗎？」我立刻間。

「他在石老爺屋。」

「這石老爺屋在哪里？」

「從這里再往上去二十里到銀厂溝，從溝里進到山洞的盡頭，就有個石屋。」

「這是個地名，還就是他石老爺的屋？」

他說是個地名，也真有一間石屋，石老爺就住在里面。

「你能帶我去找他嗎？」我追問。

「已經死啦。他躺在舖上，就睡死過去了。太老了，他活到九十好几，也有說一百好几十，總歸，沒有人說得清他的歲數。」

「那他后人還在嗎？」我少不得又問。

「我老爺一輩，我剛記事，他就這樣一個人過。」

「也沒有老伴？」

「他就一個人住在銀厂溝里，從山溝里進去，高處獨家獨戶，一個人，一間屋。噢，屋里牆上還挂著他那杆槍。」

我問他這話什么意思。

他說這是一個好獵手，一個法術很高的獵手，現今是找不到這樣的獵手了。人都知道他屋里還挂著他那杆槍，百發百中，就是沒有人敢去取。

「為什么？」我更不明白了。

「進銀厂溝的路斷了。」

「再也進不去了？」

「進不去啦。早先有人在那里開過銀礦，成都來的一家字號，雇了一批工開礦。后來銀厂遭搶，人也跟著散了伙。開礦時修的進溝里的棧道垮的垮了，沒垮的也朽了。」

「那是哪年的事？」

「我老爺還在世，有頭五十年了吧。」

可不，他都已經退休，也成了歷史，真實的歷史。

「就再沒有人進去過？」我越發想打听個究竟。

「說不准，總歸不好進去。」

「那屋也朽了？」

「石頭搭的那能朽了。」

「我說那房梁。」「噢，那倒是。」

他不想領我進去，不想介紹個獵人才這樣唬弄我，我想。

「那怎么知道槍還挂在牆上？」我還要問。

「都這么說，總有人見到。都說這石老爺也真怪，尸首都不爛，也沒有野物敢碰它，直挺挺躺在鋪上，干瘦干瘦的，牆上就挂的他那杆槍。」

「這不可能，山里水气這樣重，尸体不可能不腐爛，槍都該銹成一

堆鐵銹了，」我反駁道。

「不曉得，好多年了，人都這樣講，」他不以為然，照樣講他的。火光在他眼睛里跳動，透出一層狡猾，我以為。

「你不是沒見嗎？」我仍然不放過。

「有人見過的講，」他就像睡著了一樣，干瘦干瘦的，「頭前牆上就挂著的他那杆槍，」他繼續說，不動聲色。「他會邪術，不要說沒有人敢去偷他那杯槍，野物都不敢沾邊。」

這獵手已經被神化了。歷史同傳說混為一談，一篇民間故事就這樣誕生的。真實只存在于經驗之中，而且得是自身的經驗，然而，那怕是自身的經驗，一經轉述，依然成了故事。真實是無法論證的，也毋須去論證，讓所謂生活的真實的辯士去辯論就得了，要緊的是生活。真實的只是我坐在這火塘邊上，在這被油煙熏得烏黑的屋子里，看到的他眼睛里跳動的火光，真實的只是我自己，真實的只是這瞬間的感受，你無法向他人轉述。那門外云霧籠罩下，青山隱約，什么地方那湍急的溪流嘩嘩水聲在你心里作響，這就夠了。

3

你于是來到了這烏伊鎮，一條舖著青石板的長長的小街，你就走在印著一道深深的獨輪車轍的石板路上，一下子便走進了你的童年，你童年似乎待過的同樣古舊的山鄉小鎮。不過你已經見不到手推的獨輪車了，代替那抹上豆油的棗木軸的吱呀聲是滿街直響的自行車鈴聲。這里騎自行車得有耍雜技的本事，車座上挂著沉甸甸的麻袋，在往來的行人，挑的擔子，拉的板車和屋檐下的攤販間搖晃穿行，少不了惹來叫罵，而叫罵在這一片叫賣討价調笑聲中倒也顯得生机勃勃。你吸著醬菜，豬下水，生皮子，松油柴，稻草和石灰混雜的气息，兩邊的小舖面南貨，醬園，油坊，米店，中西藥舖，綢布庄，鞋攤，茶館，肉案，裁縫店，開水爐子，草繩瓷器，香燭紙錢的雜貨舖子，讓你目不暇顧，一家緊挨一家，從前清以來就未曾有過多大變化。總敲著煎鍋貼的平底鍋的老正興也恢复了被砸了的字號，一品香樓上的窗戶如今又酒旗高挑。最气派的當然還數國營的百貨公司，新翻蓋的三層水泥樓房，一面玻璃櫥窗就頂得上一家老的舖面，只是櫥窗里的灰塵總也不見打掃。比較顯眼的再就是照相館了，挂滿了搔首弄姿或戲裝打扮的姑娘，都是當地有名有姓的美女，不像電影招貼畫上的那些明星遠在天邊。這地方還真出

美人，一個個如花似玉，托著香腮，做著眉眼，都經過攝影師精心擺布，只是著的顏色紅的過紅，綠的太綠。彩色擴印當然也有了，貼著告示，二十天取像，顯然少說也得拿到縣城里去沖洗。你如果不是命運的机緣，也許就在這小鎮上出生，長大，成親，也娶上個這樣的美人，也早給你生儿育女。想到這里，你就笑了，赶緊走開，免得人以為你相中了哪位，無端的想入非非。你還就有那么多遐想，望著店面上的那些閣樓，挂著窗帘，擺著盆景或花，不由得想知道這里的人過的什么樣的生活？有一幢門上挂著鐵鎖的危樓，柱子都傾斜了，朽了的雕花的椽頭和欄杆都說明當年的气派，這房主和他后代的命運就耐人尋思。旁邊的一家店面里則賣的港式衣衫和牛仔褲，還吊著長統絲襪，貼著外國女人露出大腿的商標。門前又挂了塊明晃晃的金字招牌，「新新技術開發公司」，也不知開發的是哪門技術。再往前，有一家堆滿生石灰的舖面，這就到了街的盡頭，前面大概是一家米粉厂，一塊空場子上釘著樁子，拉著鐵絲，挂滿了米粉。你折回頭，從茶水爐子邊上的一條小巷進去，拐了一個彎之后，便又迷失在回憶里。

一扇半掩著的門里一個潮濕的天井。一個荒蕪的庭院，空寂無人，牆角堆著瓦礫。你記得你小時候你家邊上那個圍牆倒塌的后院讓你畏懼還又向往，故事里講的狐仙你覺得就從那里來的。放學之后，你總提心吊膽止不住一個人去探望，你未見過狐仙，可這种神秘的感覺總伴隨你童年的記憶。那里有個斷裂的石凳，一口也許干枯了的井。深秋時分，風吹著枯黃的瓦楞草，陽光十分明朗。這些院門緊閉的人家都有他們的歷史，這一切都像陳舊的事故。冬天，北風在巷子里呼嘯，你穿著暖和的新棉鞋，也跟孩子們在牆角里跺腳，你當然記得那一首歌謠：

月亮湯湯，騎馬燒香，燒死羅大姐，气死豆三娘，三娘摘豆，豆角空，嫁濟公，濟公矮，嫁螃蟹，螃蟹過溝，踩著泥鰍，泥鰍告狀，告著和尚，和尚念經，念著觀音，觀音撒尿，撒著小鬼，把得肚子疼，請個財神來跳神，跳神跳不成，白費我二百文。

屋頂上的瓦楞草，干枯的和新生的，細白的和蔥綠的，在風中都輕微抖動，有多少年沒見過瓦楞草了？你赤腳在印著深深的獨輪車轍的青石板上僻僻叭叭拍打著，從童年里跑出來了，跑到如今，那一雙光腳板，污黑的光腳板，就在你面前拍打，你拍打過沒拍打過光腳板這并不重要，你需要的是這种心象。

你在這些小巷子里總算繞出來了，到了公路上，從縣城來的班車就在這里掉頭，當即再回轉去。路邊上是汽車站，里面有一個買票的窗口

和几條長凳，你剛才就在這里下的車。斜對面有一家旅店一趟平房，磚牆上刷的石灰，上面寫著「內有雅室」，看上去倒也干淨，你好歹也得找地方住下，便走了進去。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服務員在掃走廊，你問她有房間嗎？她只說有。你問她這离靈山還有多遠？她白了你一眼，這就是說是公家開的旅店，她按月拿的是國家的工資，沒有多余的話。

「二號，」她用掃帚的把手指了指開著的房門。你拎著旅行包進去，里面有兩個鋪位。一張床上繞腿躺著個人，抱了本《飛狐外傳》，書名寫在包著封面的牛皮紙上，顯然是書攤上租來的。你同他打個招呼，他也放下書沖你點頭。

「你好。」

「來了？」

「來了。」

「抽根煙。」他甩根煙給你。

「多謝，」你在他對面的空床上坐下。他也正需要有個人談談。

「來這里多時了？」

「上十天了。」他坐起來，給自己點上一支煙。

「來采購的？」你琢磨著問。

「弄木材。」

「這里木材好弄嗎？」

「你有指標嗎？」他反問你，滿有興趣。

「什么指標？」

「國家計划的指標呀。」

「沒有。」

「那不好辦。」他重又躺下。

「這林區木材也短缺？」

「木頭倒是有，价格不一樣。」他懶洋洋的，看出你是個老外。

「你是等便宜的价格的？」

「晦，」他漫聲應答了一下，便抄起書看。

「你們跑采購的見多識廣呀，」你還得奉承他兩句，好向他打听。

「那里，」他謙虛了。

「這靈山怎么去法？」

他沒有應答。你只好說你是來看風景的，哪里有好的去處？

「河邊上有個涼亭，坐在那里看對面的山水，風景都不錯。」

「您好生歇著！」你寒暄道。

你留下旅行袋，找服務員登了個記，便出了旅店。公路的盡頭是河邊的渡口。石條砌的台階陡直下去，有十多公尺，石級下停靠著几只插著竹篙的烏篷船。河面并不寬但河床開闊，顯然還不到漲水季節。對面河灘邊上有一只渡船，有人上下，這邊石階上坐的人都等那船過渡。

碼頭上方，堤岸上，還真有個飛檐跳角的涼亭。涼亭外擺著一副副差不多是空的籮筐，亭里坐著歇涼的大都是對岸赶集賣完東西的農民。他們大聲聒噪，粗粗听去，頗像宋人話本中的語言。這涼亭新油漆過。糖下重彩繪的龍鳳圖案，正面兩根柱子上一副對聯：

歇坐須知勿論他人短處

起步登程盡賞龍溪秀水

你再轉到背面，看那兩根柱子，竟然寫道：

別行莫忘耳聞萍水良言

回眸遠矚胜覽鳳里靈山

你立刻有了興致。渡船大概是過來了，歇涼的紛紛挑起擔子，只有

一位老人還坐在涼亭里。

「老人家，請問這對子——」

「你是問這楹聯？」老者糾正道。

「是，老先生，請問這楹聯是哪位的手筆？」你問得更加恭敬。

「大學士陳先宁先生！」他張開口，露出几顆稀疏的黑牙，一板一眼，咬字分明。

「沒听說過，」你只好坦白你的無知，「這位先生在哪個大學里任教？」

「你們當然不知道，都上千年的人了。」老人不胜鄙夷。

「您別逗，老人家，」你解嘲道。

「你又不戴眼鏡子，看不見嗎？」他指著亭子的斗拱說。

你抬頭看見那未曾著色的一道橫梁上，果真用朱筆寫著：大宋紹興十年歲次庚甲孟春立，大清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三月二十九重修。

第十部份

39

我必須离開這洞穴。這黔鄂湘四省交界處的武陵山脈的主峰，海拔三千二百多公尺，年降雨量高達三千四百多毫升，一年難得到一兩個整日的晴天，狂風呼嘯起來，風速時常達到每秒一百多公尺，又陰冷又邪惡。我必須回到人間煙火中去，去找尋陽光，去找尋溫暖，去找尋快樂，去找尋人群，重溫那种喧鬧，哪怕再帶來煩惱，畢竟是人世間的气息。

我經過銅仁，那里還保留屋檐都伸到街心的塞塞古；目的小街，行人和挑著的籮筐一路上碰撞。我沒多停留，當即赶上一班長途客車，傍晚到了一個叫玉屏的小車站。火車站邊上新蓋起一些個体戶經營的小客店，我要了間只捆得下一張單人舖位的小房間，蚊子頻繁騷扰，放下蚊帳又十分悶熱。窗外的高音喇叭百樂大作，還伴以嗡聲嗡气讓我起雞皮疙瘩的帶哭腔的對話，是外面的籃球場上在放電影，又是那老一套悲歡离合的故事，只不過換了個時代。夜里二點鐘，我上了去凱里的火車，早晨到了這苗族自治區的首府。

我打听到苗寨施洞有個龍船節，找到州民委的一位干部得以證實，說是這次是數十年來苗族地區沒有過的盛會，估計遠近山寨會有上万苗民聚會，省里和地區的首長都將前去觀光。我問怎么個去法，他說有二百多公里，沒車子是無法赶到的。我問能否跟他們机關的車去，他面有難色，我好說歹說他才答應我明早七點來看看他們車還有沒有空位。

我一早提前十分鐘赶到民委机關，前一天停在辦公樓前的几部大轎車已無影無蹤，空空的樓里只找到一個值班的辦事員，說車早就開走了。我明白被耍弄了，急中生智，掏出了我那個從沒派過用場只給我惹來麻煩的作家協會的會員證也唬弄一下，大肆宣稱我剛從北京專程赶來為此寫稿的，請他馬上同州政府聯系。他不明我底細，搖了一串電話，終于問到，說州長的車子還沒有出發。我一口气又跑到自治州府政府，算我幸運，州長已听了匯報，多話沒說，讓我擠進了他的小面包車。

出了城，這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塵土飛揚，竟一輛接一輛擠滿人的卡車和各式各樣的大小轎車，原來是自治州首府各机關乃至于許多企業學校工厂的干部職工赶去看熱鬧。這位以前的苗王現任的州長也許要主持

什么儀式，坐在司机邊上的一位干部開著車窗一路哈喝，不斷超車，經過了許多村寨，又穿過了兩座縣城，在一個渡口前終于被一大批車輛把路堵塞過不去了。一輛大轎車沒上得了渡船，前輪滑進水里。還有一輛特別出眾的黑色伏爾加，說是州委書記的車，里面坐有省里來的首長，也被卡在眾多的車輛之中，不得動彈。渡口上許多民警呵斥不停，指揮調遣足足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最后干脆把那輛大轎子車半截推進水里，才騰出地方搭上跳板，小面包車于是緊跟伏爾加，警車又在小面包車后面壓陣，渡船絞起纜索，方才离岸。

正午十二點，這一行浩浩蕩蕩來到坐落在開闊的清水江畔的這苗寨。清澄的江面上驕陽點點，十分耀眼。公路兩邊往來游動的全是花布陽傘和苗家婦女戴的高高的銀頭飾。河灘上，公路邊，有一座新蓋的二層帶平台的小磚樓，是鄉政府所在地，苗民的吊腳木樓則相互披連往下伸延到河灘。從鄉政府樓頂的平台上看下去，河灘上人頭攢動，鑲嵌著一團團花布陽傘和上過桐油光亮亮的斗笠，緩緩游移在一行行張著白布篷子的小攤販之間。綠澄澄平緩的河面上，几十條披挂紅布昂首的龍船輕捷滑行。

我尾隨州長混進了行舉手禮的民警把守的樓里，受到了同來的干部一樣的款待。穿著節日盛裝的苗家姑娘端米一盆盆熱水，送上洒了香水的新手巾帕子，請客人一一洗手淨面。姑娘們個個明眸皓齒，再雙手捧上清香扑鼻的新茶，同新聞記錄影片里看到過的首長訪問一模一樣。我問一位張羅接待的干部，她們是不是州歌舞團調來的演員？他告訴我全是縣城中學挑來的五好學生，由縣民委專門集訓了一個星期。隨后她們之中的兩位為客人們演唱苗家情歌。唱畢，首長接見，還說了些鼓勵的話，大家便被領到擺上酒席的餐廳，順序入座。一樣有啤酒和汽水，只缺餐巾。人順便把我介紹給本鄉的書記和鄉長，他們會說几句漢話，同我也一樣握手。席間都稱贊縣城里派來的廚師好手藝，廚師上菜時不免拱手自謙。之后再一次擦手淨面，再一次喝茶，這就到了下午兩點，龍船比賽該開始了。

鄉党委書記和鄉長在前領路，順石級而下，穿過了一條擠滿人的小巷。吊腳樓下的陰涼里，各處來的穿著百褶裙的苗家姑娘有的還在打扮，見這由民警護衛的一行，小鏡子也不照了，頭也不梳了，都好奇望著。這魚貫的行列又注視她們一身好几公斤重的各式各樣的銀冠、銀頸圈、銀手鐲，一時弄不清究竟誰在檢閱誰。

由民警圈起的一座臨河的吊腳樓上，擺滿了椅子和板凳，待眾人就

座，一人再發一把苗家姑娘用的小花陽傘，由這些干部們打著不一定好看。驕陽斜照，傘下仍止不住冒汗，我于是下到河灘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去了。

煙草，酸菜，人汗和牛羊豬魚案子的腥臊味在暑熱中蒸騰。各式攤販，從百貨布料到麥糖花生涼粉瓜子各种小吃，一片討价還价和打情調笑聲，再加上小儿在人堆里鑽來鑽去，煞是熱鬧。

我好容易擠到河邊，還被人潮擁著，几乎踩進水里，只得跳到一只挂在岸邊的小船上待著。前面有一條用整棵巨樹掏空做成的龍船，為保持船身的平衡，船弦貼水面處鑲一根刨光的樹干。船上一順溜三十來名水手，全一色短打扮，綻藍的褲挂上的語語發亮的牛骨膠，頭上是竹蔑編的精巧的小斗笠，一個個還戴的墨鏡，腰間束一條亮閃閃的鋼絲帶。

船身中部夾坐著一個女孩儿打扮的童男，戴的是女孩的銀項圈和頭飾，時不時敲打一下挂在面前的一面堂鑼，鑼音清亮。船頭高高翹起一段木雕彩繪的龍頭，足有一人半高，插滿小旗，披的紅布，還挂了几十只嘎嘎叫喚的活鵝活鴨。

一陣鞭炮，又有送祭品的來了。在船頭擊鼓的唯一的長者招呼水手們都站起來。一個中年漢子，雙手抱一大壇酒，也不挽褲腳，逕直涉水跑進齊腿深的水里，一碗一碗向好漢們敬酒。戴黑眼鏡的漢子們一邊大口喝酒，一邊唱和答謝，再把碗底的剩酒揮手持入河水里。

又有一個老漢同人抬著一頭活豬跑進水里，四腳倒挂的豬子嚇得嗷嗷直叫，更增添一番熱鬧。隨后，那壇酒和這頭活豬都送到這龍船后尾跟著的一條載祭品的小船上去了。

我回到那吊腳樓上的看台已將近下午五點，河面上鼓聲嗚嗚，此起彼伏，時緊時慢，往來游動的三十多條龍船各自在玩，仍不見要比賽的樣子。有几條剛要緊攏，又箭一般分射散開。看台上等得不耐煩了，先叫民委的人來，一會又傳体委的干部，還說上面發話了，每條參賽的龍船獎勵一百元現錢，兩百斤糧票。又過了好一會，太陽眼看西落，熱力減退，陽傘不必再打，船只卻還未集中起來，江面上依然毫無比賽的意思。這時有人傳話來，說今天不賽，要看賽船的得明天沿江而下，去下游三十里的另一個苗寨。觀光的自然都十分掃興，看台上立刻一陣騷動，決定撤了。

一輛輛排在公路上首尾銜接的這條車龍紛紛起動。十分鐘后，都消失在滾滾黃塵之中，路上只剩下仍然成群結伙不斷前來游方的苗族男女青年，這節日的盛況看來還在夜間。我留下來的時候，和我同車來的州政府的一位干部告誡我明天再走可就沒車了。我說攔不到過路的車子我也可以步行。他倒是好心，把苗鄉的兩位干部找來，將我托付給他們，并且警告道：「出了問題找你們負責！」書記和鄉長連連點頭，說：「放心好了，放心好了。」等我回到鄉政府的小樓，空無一人，門都上了鎖。那兩位書記和鄉長想必不知今夜酒醒何處，之后我就再沒見到容四個口袋干部服能講漢話的人了。我倒突然得到解脫，索性在寨子里游蕩。

沿河的這條老街巷里，家家都在接待親友，有的人家客人多的，飯桌都擺到了街邊，飯桶和碗筷全放在門口，我見許多人自取自乘，無須他人關照，我也餓了，顧不得客气，況且語言又不通，也自取了一份碗筷，竟不斷有人叫我吃菜。這大抵是苗家自古以來的遺風，我難得這樣自在。

情歌是黃昏時開始的，先從河對岸飄揚過來，太陽的余暉把對面山上的竹林映得金黃，河這岸已經籠罩在暮色里。姑娘們五六成群都上河灘上來，有的圍成一圈，有的手拉住手，開始呼喚情郎。悠揚的歌聲在蒼茫的夜色中迅速彌漫開來，我前后左右，捏著條手帕的，拿把小扇子的，都還打著陽傘，全是少女，也還有情竇初開的十三四歲的小女孩。

每一伙都有個領唱的，別的姑娘齊聲相和，起唱的這姑娘我發現差不多總是一群中最俊俏的，美的优先選擇這也合乎自然。

領唱的歌聲首先揚起，女孩子們全率情高歌。說是唱未必恰當，那一個個清亮尖銳的女聲發自髒腑，得到全身心響應，聲音似乎從腳板直頂眉心和額頭，再穎脫而出，無怪稱之為飛歌，全出于本性，沒有絲毫扭捏造作，不加控制和修飾，更無所謂羞澀，各各竭盡身心，把小伙子吸引過來。

男子更肆無忌憚，湊到女子臉面前，像挑選瓜果一樣選擇最中意的人。女孩子們這時候都挪開手上的手帕和扇子，越被端詳越唱得盡情。只要雙方對上話，那姑娘便由小伙子拉住手雙雙走了。白天這上万人頭攢動的攤販集市，此刻全然成了一片走不完的歌場。我頓時被包圍在一片春情之中，心想人類求愛原本正是這樣，后世之所謂文明把性的沖動和愛情竟然分割開來，又制造出門第金錢宗教倫理觀念和所謂文化的負

擔，實在是人類的愚蠢。

夜色越來越濃，黝黑的河面上鼓聲消失，顯出船只上點點燈火。我突然听見一聲漢話叫哥，覺得這聲音就來自我身邊。轉身見坡上四五個姑娘全朝我唱，一個明亮的聲音又叫了聲哥，這就再明白不過，她可能只會這一句漢話，對于求愛也就夠了。我看見了她昏暗中期待的目光，一眨不眨，竟然把我定住了，心突突跳了起來，霎時間我似乎回到了滿怀春情的少年時代，早已喪失了的這种的悸動猛的燃燒起來。我不覺貼近去看她，也許是受這里小伙子舉動的影響，也許由于光線昏暗，見她嘴唇還微微在動，卻沒再出聲，只等候著，同她一起的女伴們和唱的歌聲也輕了下來。她几乎是個孩子，一臉稚气未脫，高的額頭，翹起的鼻尖，一張小嘴。我此刻只要有一點表示，我知道她就會跟我走，假依著我，興高采烈，打起她的小傘。我受不了這持久的對視，赶緊笑了笑，那笑容肯定愚鈍，又連忙堅決搖了搖頭，怯弱得不行，轉身就走，并且再也沒敢回過頭去。

我沒有遇到過這种求愛方式，雖然也正是我夢寐以求，真遇到了卻措手不及。

我應該承認她那苗家姑娘特有的塌鼻梁，翹鼻子，高額頭，小巧的嘴唇和那副亮閃閃期待的眼神，喚起了我早已淡忘了的那种痛楚的柔情，可我即刻又意識到我已經回不到這种純真的春情中去。我得承認我老了，不僅是年齡和其他种种莫名的距离，那怕她近在咫尺隨手可以把她牽走，要緊的是我的心已經老了，不會再全身心不顧一切去愛一個少女，我同女人的關系早已喪失了這种自然而然的情愛，剩下的只有欲望。那怕追求一時的快樂，我也怕擔當負責。我并不是一頭狼，只不過想成為一頭狼回到自然中去流竄，卻又擺脫不了這張人皮，不過是披著人皮的怪物，在哪里都找不到歸宿。

蘆整響起來了。這時候，河灘下，樹叢旁一張張小傘后面，相認了的情侶偎依摟抱，再不就雙雙躺倒在天与地之間，全都沉浸到他們自己的世界中去。而這世界离我竟這么遙遠，就像是遠古的傳說，我悵惘离開了河灘。

公路邊的蘆笠坪上，一根大毛竹頂端吊著盞雪亮的汽油燈。她頭上罩著一塊黑布披巾，用個銀圈在頭頂束住頭發，戴著個亮閃閃的大銀冠，中間是盤龍戲鳳，兩邊各張開五片打成鳳鳥羽毛狀的銀泊，舉手投足都跟著抖動。左邊的銀泊片的羽毛還扎一條花線編織的彩帶，一直垂

挂到腰下，身腰舞動的時候，更襯托出她的嬌美。她身穿一統束腰的黑施子，寬大的袖口露出手腕上几串銀鐲，全身包裹在黑頭巾和黑飽之中，只裸露出頸脖子，套在一對大而厚重的銀頸圈里，胸前還挂了一把花紋精致的長命鎖，環環相扣的銀鎖鏈從微微隆起的胸脯前垂下。

她深知這一身裝束比綴滿五彩繡片的姑娘更令人注目，滿身銀飾又足以表明她身分貴重。她那雙赤腳也很美麗，蘆簽聲中她起舞的時候腳踩上兩串銀鬮子也晶晶吟唱。

她來自黑苗的山寨，這山寨里出落的一枝俊秀的白蘭，兩片鮮紅的嘴唇又像是早春的山茶花，啟開的唇間亮出螺鋼般的細牙。她扁平稚气的鼻子，那圓圓的臉蛋上，兩眼更顯得分開，總也微微在笑，烏黑的眼仁閃爍，更增添她异樣的光彩。

她不必到河灘上去招引情郎，各個寨子里最牛气的后生，扛著兩人多高彩帶飄搖的大蘆空就在她面前弓腰。他們鼓足了腮幫，搖搖擺擺，退步跺腳，引得姑娘們的百語裙在他們眼前忽忽直飄。唯獨她只腳踝輕抬，轉動得那么靈巧，她不光叫小伙子個個為她折腰，還要逗他們把蘆簽吹破，嘴唇全吹起血泡，就洋溢那份神气，她就有那么驕傲。

她不懂得什么叫妒恨，不知道婦人的歹毒，不明白那做蠱的女人為什么把蜈蚣、黃蜂、毒蛇、螞蟻同鉸下的自己的頭發，和上精血和唾液，還將那刻木為契的負心漢貼身的衣褲也統統剪碎，封進壇子里，挖地三尺，再理進土里。

她只知道河那邊有個阿哥，河這邊有她阿妹，到了怀春的年紀，都好生苦悶，蘆空場上雙雙相會，姣好的模樣看進眼里，多情的种子在心底生根。

她只知道等夜里火塘蓋上灰燼，老人打著呼哈，小儿在說夢話，她起身開了后門，赤腳走進花園。跟過來一個后生，頭戴的銀角帽，從籬笆邊走過，輕輕吹著口哨。早起阿爸叫九聲，喊多了阿媽要生气，推開房門要拿律相，鋪上空空沒有人了。

我半夜躺在岸邊屋檐下的樓板上，河面的火光不知什么時候消失了，也沒有星光，河水和對面的山影幽黑的連成一片，夜風中透著寒气，傳來几聲狼爆。我從夢中惊醒，細听是一個還在求偶的絕望的叫喚，似歌非歌，斷斷續續，分外凄涼。

她說她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她又說她該有的都有了，丈夫，儿子，一個別人眼里看來美滿的小家庭，丈夫是個電腦工程師，你知道這一行現今有多吃香，他又年輕有為，人都說他只要弄到一個專利，就能掙上大錢。但是她并不幸福。她結婚三年了，戀愛和新婚的那股熱勁都已過去，儿子，有時候，她發現竟是個累贅，最初有這念頭的時候，她自己都吃了一惊。隨后也就習慣了，她還是愛她的儿子，只有這小東西能給她點安慰。可她沒有喂過他奶，為了保持体形，她脫了白大褂在她研究所里的浴室沖澡的時候，那些生過孩子的女同事都羨慕不已。

又是一個白大褂，你說。

是她的一個女友，她說，她總來找她說她的苦悶。她說她不能同那些有孩子的女人整天只談她們的孩子，上班一有空就為孩子和丈夫織毛衣。一個女人并不是丈夫和孩子的奴隸，毛衣她當然也為孩子織過，事情就打這開始，她說她煩惱也全來自這件毛衣。

這毛衣又怎么了？

她要你听她說下去，別打岔，她又問她說到哪儿了？

說到毛衣和毛衣惹來的煩惱。

不，她說她只有去教堂里听管風琴和做彌撒時的歌聲，才得一點平靜。她有時星期天去教堂做彌撒，讓丈夫看一會孩子，他也該為孩子做一點事情，不能全付擔子都落在她身上。她并不信天主，是她有一次路過教堂，現今教堂也對外開放，能自由出入，她進去听了一會，以后得空時就去。她還喜歡巴哈，是的，听巴哈的「安魂曲」，她受不了那些流行音樂，這鐐繞她，她已經煩不胜煩，她問是不是講得太亂？

她說，她開始吃藥，每天服安眠藥。她看過大夫，醫生說這屬于神經衰弱，她覺得非常疲勞，總也睡不夠，可不吃安眠藥又睡不著。她不是性苦悶，你不要誤解了，她同她丈夫也有性高潮，也不是滿足不了她，你不要往那方面想，他比你年輕得多，可他有他的工作，他是個事業心很強的人，甚至有點野心，一個男人有點野心沒什么不好，他關在實驗室里夜里經常加班，在家嫌孩子吵鬧。她不應該這么早有孩子，是他要的，他愛她，要她為他生個孩子，問題也就出在小孩子身上。

事情是這樣的，她說她給她儿子織了件貼花的毛衣，她自己設計的花樣，比展覽會上的那些儿童服裝還好看，至少她這樣以為。她同她所里新調來的一位同事一起去看一個出口時裝展銷會，單位里發的票。那几天他們測試的儀器坏了待修，班上沒事，他們乘上班的時間去展銷會上轉了一圈，想看看有什么可買的沒有。他陪她去，說給他妻子也許買點什么。他們結果什么都沒有買。他倒是也說她給她儿子織的那件毛衣胜過那些展出的儿童服裝，她完全能搞服裝設計。那以后，她開始琢磨，又買了本時裝裁剪的書作為參考，用一塊她買來一直沒去做的粗毛藍棉布同一塊她不怎么戴的頭巾剪了拼接在一起，做了件露出肩膀的連衣裙，穿著上班去了。進机房更衣之前他看見了，濤講了一番，還說她就應該穿她自己設計的衣服。這之后沒兩天，他弄來兩張模特儿時裝表演的票，請她一起去看。

事情主要出在這些模特儿身上。

她要你听她說下去，不，她說他說她如果容那件毛藍布拼接的連衣裙上台，完全能比過這些模特儿，還說她身材特別好。可她說她知道她不夠丰滿。他卻說模特儿并不需要乳房太高，只要腿長，身上有線條，又說她身上線條特別苗條，尤其是她穿那件毛藍布連衣裙的時候。她說她也真喜歡穿這件連衣裙上班，因為是她自己做的，可她每次穿去他總要打量一番。有一次，她更衣出來，他又那么看她，還說請她出去吃晚飯。

她于是去了。

不，她說她拒絕了，她要去托儿所接小孩，她不能把孩子晚上扔在家里不管。他問她是不是她丈夫晚上不讓她單獨出門？她說不是，但她出去走動也多半帶著小孩，況且不能太晚，小孩子要早睡覺。當然她并不是晚上一個人沒出去過，讓丈夫看一會孩子，總之，她不能問他晚上出去吃飯。有一天，他又請她第二天午間休息到他家去吃中飯，讓她嘗嘗他燒的四喜九子，他拿手的好菜。

她又拒絕了。

不，她先答應了。可他又說希望她穿那件毛藍布的連衣裙來。

她答應了？

不，她沒有答應而且說她不一定去。但是第二天，她還是穿著這件

連衣裙去上班了。中午休息時跟他去了他家。她不知道這連衣裙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她只不過拼接上兩塊絲綢，那條印花的絲綢巾單看甚至有點俗气，她只不過把那整塊的圖案裁開拼接在胸前和腰身上，就有點特別。她并不認為她身上的線條怎么好，她丈夫開玩笑都說她過于扁平，缺乏性感，難道一穿上這連衣裙就真那么好看？

你說問題不在于連衣裙。

那在于什么？她說她知道你要說什么。

你說你沒說在于什么，總之不在于連衣裙。

在于無論她穿什么她丈夫都無所謂，那种無所謂的態度！她說她并不想引誘誰。

你連忙否認你什么也沒說。

她說她什么也不說了。

你說她不是要找人談談？談談她的苦惱？她那位女朋友的苦惱？你讓她繼續說下去。

她不知道還說什么好。

說四喜九子，他拿手好菜。

她說他全都事先計划好了，他妻子出差不在。

你提醒她原本不是看他妻子而是去吃飯，她應該估計到他妻子不在，只是不該加以提防。

她承認是這樣的，越提防心里壓迫越大。

越發控制不住自己？

她沒法抗拒。

在他看她連衣裙的時候？

她只好閉上眼睛。

不愿意看見她自己這樣失去理智？

是的。

不愿意看見她自己也一樣瘋狂？

她說她都胡涂了，她沒想到弄成這樣，可當時她知道她并不愛他，無論從那方面來說。她丈夫都比他強。

你說她其實誰都不愛。

她說她只愛她儿子。

你說她只愛她自己。

也許是，也許不是，她說她后來走了，再也不愿單獨見到他。

但還是見了？

是的。

也還約在他家？

她說她想同他說個清楚——

你說這說不清楚。

是的，不，她說她恨他，也恨她自己。

又再一次瘋狂？

別再說了！她煩惱透了，她不知道為什么要講這些，她只想這一切赶快結束。

你問她如何結束得了？

她說她也不知道。

41

我到這里的時候，兩年前他已經死了。他當時是這遠近上百個苗寨

里還活著的最后一名祭師，數十年來卻沒有再做過那么盛大的祭祖儀式。他知道自己歸天的日子不遠了，還能活到這高齡，全仗他以往祭過祖宗的緣故，眾多的魔鬼才不敢輕易傷害他。他怕哪個早晨要是起不來，就過不了那個冬天。

他乘腿腳還能活動，那除夕夜，扛上堂屋里的方桌，從屋門口的石階上下來，擺在自家的吊腳樓前。肅瑟的河灘上沒有一個人影，家家關門閉戶都在屋里吃年飯。他們如今即便祭祖先，也同辦年飯一樣，弄得越來越簡朴。人是一輩一輩衰弱了，這已無可挽回。

他擺上一碗水酒，一碗豆腐，一碗糯米年糕，還有鄰家送來的一碗牛雜碎，在桌子底下再擱一個扎好的糯谷把子，又在桌前堆上柴炭，就很吃力，站住歇了口气。然后才爬上石階，回到屋里灶堂夾來一塊炭火，緩緩蹲下，趴在地上用嘴去吹，煙子黛得他干澀的老眼流淚。終于呼的一下冒起火苗，他著實咳嗽了好一陣子，喝了口桌上祭祖的水酒，才壓了下去。

對岸蒼山頂上的一線余暉消失了，河面上晚風嗚咽起來。他端息著在桌前的高凳子上坐下，踩著桌下的糯谷把子，心里方才踏實，抬頭望著深黛的山脈，感到滲和淚水的鼻涕有些冰涼。

他當年祭祖的時候，得二十四個人供他調遣，通師二人，主事二人，端道具的二人，司禮二人，長刀二人，持酒二人，施肴二人，龍文二人，傳達二人，損飯團數人，多大的排場，少則宰牛三頭，多達九頭。

祭家主人光為了酬謝他就得送七道糯米：第一道，上山砍鼓樹，七缸。第二道，抬鼓進洞，八缸。第三道，攔鼓進寨，九缸。第四道，綳鼓，十缸。第五道，殺牛祭鼓，十一缸。第六道，跳鼓，十二缸。第七道，送鼓，十三缸。打祖上起，這都有規定。

他做最后一次祭祖的時候，祭家主人派了二十五個人為他抬米飯和酒菜，那是什么光景！好日子算是完結啦。想當年，就這宰牛前為撥正牛毛的旋窩，先得在場上豎起五花柱子，主人家全得換上新衣新褂，吹起蘆里，打起鑼鼓。他身穿紫色長袍，頭上戴著一頂紅絨帽，衣領里再插上大鵬的翎毛，右手搖起銅鈴，左手拿著大芭蕉葉做的答子，啊——

牛啊牛啊，

你生在平水，

長在沙灘，

跟媽涉水，

隨爸爬山，

同螞作爭祭鼓，

同螳螂搶祭筒，

去三坡打仗，

沖殺七沖灣，

你打胜螞炸，

殺死螳螂，

搶得長商，

奪得大鼓，

拿長簡祭媽，

拿大鼓祭爸。

牛呀牛呀，

你背四旋銀，

你駝四旋金，

你跟媽去，

你隨爸行，

進到黑洞，

去踩鼓門，

你跟媽守山坳，

你跟爸看門問，

不讓惡鬼把人害，

不許邪魔進宗房，

讓媽千年安靜，

讓爸百輩溫暖。

人這時便將麻繩拴住公牛的鼻子，用蔑圈套住牛角，牽了出來，穿上新衣的主人家向牛再三跪九叩首。在他高聲唱頌中祭家的男主人于是手執梭標，追牛刺殺。爾后，這家人親屬中年輕后生們一個個接過梭標，在鼓樂聲中，輪番沖刺。牛繞著五花柱噴血狂奔，直到倒地斷气，眾人割下牛首分肉，牛胸脯盡歸他祭師所有。好日子現今徹底完啦！

他如今牙已掉光，只能吃點稀飯。他畢竟過過那好日子，如今卻再也沒人來伺候。后生意有了錢，也學會嘴上叼根帶嘴子的香煙，手里提個吱呀亂叫的電盒子，還帶上那鬼樣的黑眼鏡子，那還再想到祖先？他越唱越覺得凄涼。

他想起忘了擺上香爐，可再進堂屋里去取這石階上下還得兩趟，便把香在柴火上點著，就手插在桌前的沙地上。早先，地上得鋪一塊六尺長的青布，糯谷把子要放在青布上。

他踩住糯稻把，閉上眼睛，看見了面前一對龍文，年方十六的妙齡，都是寨子里最姣美的小女子，那兩雙水汪汪的眼睛像河水一樣清亮，說的還不是漲水的時候，現今這河一下大雨就變得渾濁不堪，兩岸几十里地以內都再也挑不到能祭祖的大樹。那起碼要十二對不同的樹木，一樣長，一樣粗細，白水得是青杠，紅木得是楓樹，青杠木剁出的成銀，楓樹才能剁出金。

走呀！楓樹鼓爸，

走呀！青杠樹媽，

隨楓樹去。巴，

眼青杠木走，

到期王所在，

去祖公的處所，

送了鼓就拔楔，

祭師抽刀出鞘喲，

抽刀來劇木，

拔櫻來送鼓，

哈卡哈哈嗡，

哈卡卡哈嗡，

卡哈卡嗡嗡，

嗡卡哈哈卡，

几十把刀斧徹夜不歇，都得有一定的下數，那五官精巧身材出挑的一對龍女這時候便伸展腰身。

妻子要丈夫，

男人要女人，

房內去生育，

悄悄去造人，

別叫骨根斷，

不許种子滅，

生七女靈巧，

生九男英俊。

一對龍女，兩雙目不轉睛。烏亮的眼仁，他全看進心里，重新有了欲念，生出气力，仰天高頌，雄雞便喔喔叫了起來，雷公在天上打閃，沒頭沒腦的鬼怪在鼓皮上像撒上去的豆粒蹦蹦彈跳不已，啊，高高的銀發冠，沉沉的銀耳環，炭火上的銅盆里熱气蒸騰，淨手再洗面，心里好喜歡，天神也高興，放下了天梯，媽爸才下來，引鼓當當的響，谷倉打開，流出的精米九罐九缸也裝不完，灶火熊熊，炭火烘烤，人家才富貴喲，媽祖的靈魂才下來，都膨脹啦，九個木桶蒸蒸冒熱气，白花花的米飯喲，大家都來做飯團，起鼓啦，起鼓啦，鼓主前走，祖公隨后跟，前前后后緊跟上，鼓師隨后來。

去浴富貴水！

去淋發財湯！

富貴水育子，

然花雨生儿，

于判、像芭茅，

后代像魚蔥，

都來鼓主家，

喝九角水酒，

拿飯去祭奠，

拿酒去特地，

請天神來領，

請地鬼來吃，

鼓主才揚斧，

祖宗才拔劍，

超渡老祖輩，

追念親生母，

來鑿一對簡，

來造一雙鼓——

他高聲唱頌，使盡了气力，那蒼老的聲音像破了的竹筒在風中嗚咽。他喉嚨干渴，又喝了口水酒，知道這是最后一次了，靈魂隨著他飄散的聲音已經出竅。

那黑沉沉空蕩蕩的河灘上哪還有人能听見，幸虧一個老婆婆開門潑髒水，似乎听見人聲嗚咽，這才見河灘上一堆火光，以為是來打魚的漢人。漢人如今到處亂竄，只要有錢可賺。她關了房門又一想，漢人苗人這除夕夜里一樣要過年，除非窮得沒法，莫非是流浪要飯的叫花子？就又盛了一碗吃剩的年飯端出門，一直下到火堆前，才認出了方桌邊上的老祭師，便呆呆站住。她家老頭見房門敞開，冷風往里直灌，起身要去關門，才想起他老伴剛才說要給叫花子送碗飯，不見回轉就也出來看看，尋到火堆跟前竟也楞住了。然后，先是這家的女儿，再是這家人的儿子，都出來了，也都不知如何是好。還是這后生在鄉里小學校念過几年書有點主意，便上前去勸說：

「你老人家這冷天夜里別受風寒，送你回屋去吧。」

老人流著清水鼻涕，并不理會，依然閉目吟唱，沙啞的聲音在喉嚨里顫抖，含糊不清。

之后，別家的屋門一扇一扇開了，有老媽媽也有老頭子，還有跟米的后生小意，一寨子人陸陸續續都仁立到河灘上。有人于是想起回屋里拿了些糯米飯團子，也有提了只鴨子，又有端來碗水酒和剩下的大半碗牛肉，也還有人拎來了半片豬腦殼，都擱到他跟前。

「忘了祖先可是罪過——」老人喃喃吶吶。

有個水妹子一時感動了，跑回屋里抱來一床准備陪嫁的人造混紡毛毯，披在老人身上，用花手帕子給他擦了擦鼻涕，說：

「老伯伯，回屋里去吧！」

后生們也都說：

「几可怜的老人呀！」

楓樹的媽，青杠木的爸，忘了祖公，會報應的呀！老人的聲音只能在喉嚨里滾動，涕淚俱下。

「老伯伯，決不要說了。」

「快回屋里去吧。」

后生們上前去扶他。

「我就死在這里——」老人掙扎，終于喊出聲來，像個任性的孩子。

有一個老媽媽說：

「由他唱吧，他過不了這個春天了。」

我手頭上擺著這本《祭鼓詞》，是我結識的一位苗族朋友記錄翻譯成漢文的，我寫下這一則故事也算是對他的答謝。

42

那是一個大晴天，天空沒有一絲云，蒼穹深遠明淨得讓你詫异。天底下有一座寂寞的寨子，一層層吊腳樓全在懸岩上支撐，遠遠看去，精巧得像石壁上挂著個蜂巢。那夢境是這樣的，你在山崖下轉來轉去，怎么都找木到去那里的路，你眼看接近它了，誰知又繞了開去，來回盤桓了許久，最后只好放棄，隨便循一條山路信步走去，直到它終于消失在山崖背后，你不免有些惋惜。你也不知道腳下的這條路通往何處，況且你本來就無什目的。

你退自朝前走，山道回環。你這一生原本就沒有個固定的目標。你所定的那些目標，時過境遷，總也變來變去，到頭來并沒有宗旨。細想，人生其實無所謂終极的目的，都像這蜂巢，棄之令人可惜，真要摘到了，又得遭蜂子一頓亂咬，不如由它挂著，觀賞一番，也就完了。想到這里，腳下競輕快得多，走到哪里算哪里，只要有風景可瞧。

兩邊都是楊梅林子，可又不是搞梅子的季節，等結的梅子成熟，你還不知身在何處。梅子等人？還是人等梅子？是一個玄學的題目。這題目有許多做法，而且盡可以無窮無盡做下去，梅子照舊是梅子，人也依然故我。或者說，今年的梅子并非明年的梅子，人也今是而昨非。問題

是如今果真是？或許不是？這判斷的標准又從何而立？讓玄學家去談玄，你只管走你的路。

你一味爬坡，在山道上走得渾身冒汗，卻突然來到這寨子腳下，望著寨子里的陰影心里也生出一片蔭涼。

你全然沒有料到，這一幢幢木樓一根根腳柱下，長長的石級竟坐滿了人，你只得走在他們盤坐的腿腳空隙中間。沒人看你，全低著頭，輕聲啼哺吶吶，背誦經文，看來都很憂傷。前去的石級隨著巷子拐彎，兩邊的木樓七歪八斜，相互支撐住一幢也倒不了，除非等到哪一天地震或是山崩，要塌得全塌。

這些坐著的老人一個挨一個，也是這樣，只要推倒其中一個，就會像小孩碼著玩的骨牌，一倒全倒。你沒敢去推，怕會是一場災難。

你小心翼翼，下腳在他們盤坐的精瘦的腳踝之間。他們都穿的布縫的襪子，裹住雞爪一樣的腳掌，木樓在他們的呻吟之中也發出格吱格吱的響聲，叫你弄木清響的是木樓還是他們的骨節。他們還都患有老年痙攣的毛病，搖擺身軀叨念的時候，頭也總顫個不停。

這巷子彎彎曲曲，沒有盡頭，連兩邊的石階上也坐得滿滿的，全穿的青灰色訂了補丁的衣裳，那是一种陳年上布，一洗就瓤。危樓的欄杆上垂挂下一條條晾起的被單和粗夏布做的許多蚊帳，沉浸在悲哀中的這些老人便顯得越發庄嚴。

他們喃吶聲中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像貓爪子一樣刺痛了你，還抓住你不放，吸引你不斷前去。你無法确定這聲音來自何處，見一家人門前吊著几串黃的紙錢，煙香從挂著帘子的門洞里飄逸出來，一定是什么人死了。

你越往前去越加困難，人一個緊挨一個，越來越密集，簡直無從下腳，生怕踩到哪根踝骨上，准造成骨折。你不得不更加小心，從盤根錯節老樹根樣交錯的腿腳之間，撿那么點能跪下腳尖的空隙，屏住气息，一步一步倒騰。

你走在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哪怕抬一下頭。他們不是纏的包頭，便蓋的布帕子，你也看不見他們的臉面。這時候他們齊聲唱了起來，你仔細听，漸漸才听個明白。

你們都來喲，

一天跑六回，

一回跑六次，

陰間里撒下米，

有事要你們來擔起。

那領唱的尖聲就來自你身邊石門坎上坐著的一位老太婆。她稍許有些特別，肩上搭著塊黑布，把頭整個蒙住，一只手哆哆嘖嘖直抖，拍打膝頭，身体悠悠緩緩，隨著吟唱前搖后擺。她身邊地上放了一碗清水，還有一節裝滿了米的竹筒和一疊四方的粗糙的草紙，草紙上鑿打的一行行小孔。只見她手指在水碗里每沾一下，便掀一張紙錢散向空中。

不知你們几時來，

不知你們几時去，

去大地盡頭，

東坡那邊，

都坍哎，都坍喲，

殺人不要半領米，

救人不要半毫分，

有苦有難都得救喲，

請你們都來齊！

你想繞過她，又怕碰到她肩膀，這身軀一推就倒，只好撥開她的腳踝，她卻突然尖聲大叫：

都丹喲，都丹依，

筷子細的腳，

頭有鴨籠粗，

他來才快當，

他講才算數，

請他快快來，

叫他莫耽誤！

她一邊尖叫，一邊居然緩緩站起，朝你舞動手臂，一雙雞爪樣的手指伸向你，直在你眼前唬弄，你不知哪來的勇气，擋開她手臂，撩起她黑布蓋頭，里面竟是個干癟的小臉，雙沒有目光的眼窩，深深陷進之，嘴皮子張開卻只露出一顆牙，似笑非笑，叫著還又跳。

五花紅蛇到處游，

老虎豹子都出動，

山門呼呼在打開，

都從那石門來，

四面八方都喊全，

一個一個都叫齊，

快快去救那落難的人！

你企圖擺脫她的糾纏，可他們都緩緩站了起來，一個個干柴樣的老人團團把你圍住，一片顫抖的聲音跟著叫喊：

都丹依，都丹喲，

快快開門請四方，

寅時請卯時到，

請到雷公電母，

得馬共騎，

得錢共用！

眾人一起扑向你，沖你吼叫，聲音又都憋在喉管里。你只得推開他們，一個一個嗡然倒地，紙做的那樣輕飄，無聲無息，周圍便一片死寂。你頓時也就明白，那門洞布帘子背后，鋪板上躺著的那人正是你自己。你不肯就這樣死去，翻然要回歸人世。

目錄

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

第三部份

第四部份

第五部份

第六部份

第七部份

第八部份

第九部份

第十部份

第二部份

4

我從自然保護區的招待所出來，又到那位退休的羌族鄉長家去了，門上挂著一把大鎖。我已經去過三次，再也沒有碰上他。這扇可以為我打開通往那個神秘世界的門對我已經關上了，我想。

我信步走去，細雨迷蒙。我好久沒有在這种霧雨中漫步，經過路邊上的臥龍鄉衛生院，也清寂無人的樣子，林子里非常寂靜，只有溪水總不遠不近在什么地方嘩嘩流淌。我好久沒有得到過這种自在，不必再想什么，讓思緒漫游開去。公路上沒有一個人影，沒有一部車輛，滿目蒼翠，正是春天。

路邊有一座空寂的大房子，該是昨晚保護區的干事講的土匪頭子宋國泰的巢穴吧？四十年前，只有一條馬邦走的山道經過這里，往北翻過五千多公尺高的巴朗山，進入青藏高原的藏族地區，往南則通往岷江河谷，進入四川盆地。南來的鴉片煙土和北來的鹽巴，走私販都要在這里乖乖丟下買路錢，這還算是賞臉的，要鬧翻了撕破面皮，就有來無還，都去見閻王。

這是一座全部木結构的老房子，兩扇高大笨重的大門敞開，里面有個被樓房環抱荒蕪了的大院子，容得下整個馬邦數十頭牲口。想當年，只要大門一關，這四周圍著木欄杆的樓上廊檐里都會站滿持槍的匪徒，那過夜的馬邦就如同瓮中捉鱉。就是槍戰的話，這院里也沒有一處是火力夠不到的死角。

有兩處樓梯，也都在院子里。我走上去，樓板格支格支直響。我越加大步走著，故意表明有人來了。但這樓上也空寂無人，推開一個又一個空蕩蕩的房間，一股塵土和霉味。只有挂在鐵絲上的一條灰白的毛巾和一只破鞋表明這里竟有人住過，也該是几年前的事了。自從這里建立自然保護區，集中在這所大房子里的供銷社，土產收購站，糧油站，獸醫站以及一個山鄉的全部机构和人員便都遷到保護區管理處修建的那條一百米長的小街上去了，聚集在這樓上宋國泰手下那一百來條漢子和一百來條槍當然更留不下一點蹤影。他們當年躺在草席子上，抽著鴉片，摟著女人，那些被搶來的女人白天得為他們做飯，夜里就輪流奸宿。有時為分贓不均，有時為個年輕女人，時不時還發生火拼，這樓板上想必

也熱鬧非凡。

「只有匪首家國泰能鎮得住他們。這家伙手狠心毒，狡猾得出名。」他是搞政治工作的，說起話來，振振有詞，他說他給來這里實習的大學生們做報告，從保護大熊貓講到愛國主義，可以把女學生們講得痛哭流涕。

他說被土匪搶來的女人中還有個紅軍女戰士，三六年紅軍長征過毛儿蓋草地的一支隊伍，有個團就在這里遭到土匪的襲擊。洗衣隊的十几個從江西來的姑娘都被搶走奸污了，最小的只有十七、八歲，就她一個人活了下來，几經轉手，后來被山里的一個羌族老漢買了去當老婆，現今就住在這附近的一個山沖里。她還能報出來她當年屬于几支隊几分隊几連的連指導員的姓名，人如今可是當了大官，他很有番感慨。他說他當然不能給學生們講這些，便又回到這匪首宋國泰身上來。

這宋國泰原先小伙計出身，他說，跟個商人跑鴉片生意。這商人被盤踞這里的匪首陳老大擊斃了，便投靠了新的主子。七混八混，不久當上了老大的心腹，進出這樓后面的老大住的小院。這小院后來被解放軍吊迫擊炮炸毀了，現今都長成了雜樹林子。當年這可是個小重慶，土匪頭子陳老大同他一窩子小老婆們就在里面花天酒地。能在里面伺候他的男人只有這來國泰一人。有一回，從馬爾康過來了一支馬邦，其實也是群土匪，看中了這條可以坐吃現成的地盤，雙方激戰了兩天，互有死傷，卻未分胜負，便商議說和，歃血為盟。于是開了大門，把對方迎了進來，樓上樓下，兩股土匪，混同一起，猜拳舉碗。其實是老大的一計，把對方都灌醉了好一舉收拾。他又叫他小老婆們解開奶子，在桌間粉蝶似的飄來蕩去。豈止對方，兩股人馬，誰能抵擋得住？無不喝得爛醉。只有兩名匪首還端坐在桌上，按事先約好的，老大舉手訂個響蜚，宋國泰上前添酒，一手抓過那匪首擱在桌上的快慢机，說時遲，那時快，一槍一個，連同老大，當即撂倒了，便問：還有哪個不服的沒有？土匪們一個個面面相覷，那還敢有半個不字。這宋國泰就此住進了老大的小院，那些小老婆也統統歸他所有。

他說得這般有聲有色，做報告能把女學生都說哭了，并非吹牛。他還說五。年進山剿匪，兩個連的兵力夜里把這樓和那個小院包圍了，拂曉進行喊話，叫他們放下武器，改邪歸正，大門口就好几挺机槍火力封鎖，一個也別想逃得出去，好像他就親自參加了戰斗。

「后來呢？」我問。

「開始當然頑抗，就用迫擊炮把小院轟了。土匪們活著的都把槍扔了，出來投降，可就沒有宋國泰，進到小院里搜查，也只有些哭成一團的婆娘。都說他屋里有一條通山上的暗道，可也沒有發現，他人也沒再亮相。如今，都四十多年了，有說他還活著，有說他死了，都沒有确鑿的證据，只是种分析。」他靠在藤圈椅上，捏著扶圈的手指彈動著，分析道：

「關于他的下落，有三种說法。一說他逃走了，流竄在外地，在哪里隱姓埋名，落下腳來，种田當了農民。二是他可能在當時槍戰中被打死了，土匪們不說。土匪有土匪的規矩，他們里面可以打得天翻地覆，對外人卻不吐一點內情。他們有他們的道德，江湖義气，另一方又手狠心毒，土匪也有他們的兩面性。那些女人，本來是搶來的，一旦進了這窩子，也就等于入了伙，一方面受他揉擰，又還為他保守秘密。」他搖搖頭，不是不理解，而是感慨人世之复雜，我想。

「當然，也不排斥第三种可能，跑進山里出不來了，就餓死在山里。」

「也有迷失在這山里就死在里面的？」我問。

「怎么沒有？別說外地進來挖藥材的農民，就是本地的獵人也有困死在山里的。」

「哦？」我對這更有興趣。

「去年就有個打獵的，進山十多天了，也沒有回來。他們家屬這才找到鄉政府，鄉里又找到我們。我們同林區派出所聯系，放出了警犬，讓它嗅了嗅他的衣服，跟蹤搜索，最后找到了，人卡在岩石縫里，就死在里面。」

「怎么會卡在石縫里？」

「什么情況都有，心慌嘛，偷獵，保護區里禁止狩獵的。也還有哥哥打死弟弟的。」

「那為什么？」

「他以為是熊。兄弟兩個一起進山里安套子，弄麝香，這可來錢呢。安套子如今也現代化了，把林場施工工地上的鋼絲纜索擰開，一小

股鋼絲就能弄個套子，上山一天可安上几百個套子。這么大的山，我們哪看得過來？都貪心著呢，沒有辦法。這兄弟倆在山上安套子，安著安著就走散了。要照他們山里講的又成了迷信，說是中了邪法。兩個人圍著個山頭轉了個圈，正巧碰上。山里霧气大，他哥看見他弟的人影，以為是熊，揣槍就打，做哥的就把弟弟打死了。他半夜里還回家了一趟，把他弟的槍也帶了回來，將兩根槍并排靠在他家豬圈的籬笆門上，早起他媽喂豬食時就可以看見。他沒有進家門，回轉到山里，找到他弟死的地方，用刀把自己的脖子抹了。」

我從這空蕩蕩的樓上下來，在那容得下一個馬幫的院子里站了一會，走到公路上來。路上也還是沒有人，沒有車輛。我望著對面的霧雨迷蒙中蒼綠的山上，有一條灰白的放木材的陡直的滑道，植被已經完全破坏了。早先，公路未通之前，這兩邊山上也該是森森的林木。我總想到這山顛背后的原始森林里去，我說不出為什么那總吸引著我。

細雨不斷，而且越加集密了，成為一層薄幕，把山梁都籠罩住，山谷和溝壑就更加朦朧。雷聲滾動，在山背后，沉悶，隱隱約約。我突然發覺更為喧響的還是來自公路下方的河水，總也不停息，總在咆哮，總這樣充沛的流量，從雪山下來注入岷江的這皮條河，流得這樣的急促，帶有一股鎮懾人的凶險勁頭，是平川上的河流絕對沒有的。

5

你就在這涼亭邊上碰上了她，是一种說不分明的期待，一种隱約的愿望，一次邂逅，一次奇遇。你黃昏又來到河邊，麻條石級下，棒槌清脆的搗衣聲在河面上飄蕩。她就站在涼亭邊上，像你一樣，望著對岸蒼茫的群山，而你又止不住去望她。這山鄉小鎮上，她那么出眾，那身影，那姿態，那分茫然的神情，都非本地人所有。你走了開去，心里卻惦記著，等你再轉回到涼亭前，她已經不在了，夜色已暗，涼亭里亮著兩點煙火，明明暗暗，有人在輕聲說笑。你看不清他們的面目，但從聲音上大致可以辨出是兩男兩女，也不像是本地人，他們無論調情還是發狠，都嗓門響亮。進而細听，這兩對青年男女講的好像是各自的把戲，怎么瞞過父母，哄騙他們工作單位的頭儿，找种种借口溜出來逍遙。講得那么得意，還止不住格格直笑。你已經過了這年紀，用不著受誰的約束，唯獨沒有他們這分快樂。他們興許是乘下午的車剛到，可你記得從縣城里來只有早上的一趟班車，總歸他們有他們的辦法。她似乎并不在他們之中，也不像他們這樣快活。你離開涼亭，沿著河岸，徑直走下去。你已經用不著辨認，這河岸上几十戶家門，只最后一家開著賣煙酒

手紙的半爿店面，石板路便折向鎮里，然后是高的院牆，右手昏黃的路燈下，漆黑的門洞里便是鄉政府。里面帶望樓的高屋大院想必是早年間鎮上富豪的舊宅。再過去，一片用殘磚圍住的菜園子，菜地對面有一個醫院。隔一條小巷，便是近年來才蓋的影劇院，正放映一部武打功夫片。這小鎮你已經轉過不止一遍，連晚場電影開演的時間你都不用湊近去看。從醫院邊上的小巷子里可以穿插到正街上，一出巷口，便面對龐大的百貨公司，這你都清清楚楚，仿佛這鎮上的老住戶。你甚至可以導游，倘有人需要，而你自己尤其需要同人交談。

你未曾想到的是，這條小街人夜了竟還這么熱鬧。只有百貨公司鐵門緊閉，玻璃櫥窗前的鐵柵欄也都拉起上了鎖。別的店鋪大都照舊開著，只不過白天在門前擺著的許多攤子收了起來，換上些小桌椅或是竹床鋪板。當街吃飯，當街搭訕，或是望著鋪子里的電視，邊吃邊看邊聊天，樓上的窗帘則映著活動的人影。還有吹笛子的，還有小孩哭鬧，家家都把聲音弄得山響。錄音机里放的是都市里前几年流行過的歌曲，唱得綿軟，帶點嗲味，還都配上電子樂強烈的節奏。人就坐在自家門口，隔著街同對面交談。已婚的婦女這時候也就只穿著背心和短褲，跟著塑料拖鞋，端著澡盆，把髒水潑到街心。那半大不小的小子則成群結伙，滿街亂竄。朝手勾著手的小丫頭們擦肩而過。而你，突然，又看見了她，在一個水果攤子前。你加快腳步，她在買柚子，才上市的新鮮柚子。你便湊上前，也去問价。她手摸了一下那透青的滾圓的柚子，走了。你也就說，是的，太生。你跟上她，來玩儿的？你似乎就听見她悟了一聲，還點了點頭，她頭發也跟著抖動了一下。你忐忑不安，生怕碰一鼻子灰，沒想到她答得這么自然。你于是立即輕松了，跟上她的步子。

你也為靈山而來？你還應該講得再俏皮一些。她頭發又抖動了一下，這樣，就有了共同的語言。

你一個人？

她沒有回答。在裝有日光燈的理發鋪子前，你于是看到了她的臉，年紀輕輕，卻有點憔悴，倒更顯得楚楚動人。你望著套上電吹風頭罩燙發的女人，說現代化就數這最快。她眼睛動了一下，笑了，你也跟著就笑。她頭發散披在肩上，烏黑光亮，你想說你頭發真好，又覺得有點過分，沒有出口。你同她一起走著，再沒說什么。不是你不想同她親近，而是你一時找不到語言。你不免尷尬，想盡快擺脫這种窘境。

我可以陪你走走嗎？這話又說得太笨。

你這人真有意思。你仿佛听見她在嘟囔，又像是責怪，又像是允諾。可你看得出來她都故意顯得輕快，你得跟上她輕捷的腳步。她畢竟不是孩子，你也不是毛頭小伙，你想試著招惹她。

我可以當你的向導，你說，這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少說有五百年的歷史，你說的是這中藥舖子背后那座封火牆，那山牆上的飛檐，黑暗中襯著星光翹起的一角。今晚沒有月亮。五百年前的明代，不，那怕就几十年前，這街上走個夜路，也得打上燈籠。要是不信，只要离開這條正街，進到黑古隆冬的巷子里，不只几十年，只是几十步，你就回到了那古老的時代。

說著，你們便走到了一品香茶館門前，牆角和門口站了好些人，大人小孩都有。踮腳朝里一望，你們也都站住了。門面狹窄進深很長的茶館里，一張張方桌都收了起來。橫擺著的條凳上伸著一顆顆腦袋，正中只一張方桌，從桌面上垂挂下一塊鑲了黃邊的紅布，桌后高腳凳上，坐的一位穿著寬袖長衫的說書人。

「太陽西下，濃云遮月，那蛇公蛇婆率領眾妖照例來到了藍廣殿，看到童男童女，肥胖雪白，豬牛羊擺滿兩旁，心中大喜。蛇公對蛇婆說：托賢妻的福，今天這份壽禮，甚是丰厚。那邊道：今天是太夫人大春，理該少不了管弦樂器，還需洞主操心。」拍的一響！他手上的醒堂木拍在桌子上，「真是謀高主意多！」

他放下醒堂木，拿起鼓錘，在一面松了的鼓皮上悶聲敲了几下，另一只手又拿起個穿了些鐵片的鈴圈，緩緩晃了晃，錚錚的響，那老腔啞嗓子便交代道：

「當下蛇公吩咐，各方操辦，不一會，把個藍廣殿打扮得花花綠綠，管弦齊奏。」他猛然提高嗓門，「還有那青蛙知了高聲唱，貓頭鷹揮舞指揮棒。」他故意來了句電視里演員的朗誦腔調，惹得听眾哄的一陣笑。

你望了她一下，你們便會心笑了。你期待的正是這笑容。

進去坐坐？你找到了話說。你便領著她，繞過板凳和人腳，揀了張沒坐滿的條凳，擠著坐下。就看這說書人耍得好生熱鬧，他站了起來，把醒堂木又是一拍，響亮至极。

「拜壽開始！那眾小妖魔。」他哈依依哎呀呀，左轉身拱手作拜壽狀，右轉身擺擺手，做老妖精唱道：「免了，免了。」

這故事講了一千年了，你在她耳邊說。

還會講下去，她像是你的回聲。

再講一千年？你問。

嗯，她也抿嘴應答，像個調皮的孩子，你非常開心。

「再說那陳法通，本來七七四十九天的路程，他三天就赶到了這東公山腳下，碰上了王道士，法通頂禮道：賢師有請。那王道上答禮，客官有請。請問這藍廣殿在何處？問那做甚？那里出了妖精，可厲害呢，誰敢去呀？在下姓陳，字法通，專為捉妖而來。那道士歎了口气說，童男童女今天剛送去，不知蛇妖入肚了沒有？法通一听，呀，救人要緊！」

啪的一聲，只見這說書人右手舉起鼓錘，左手搖著鈴圈，翻起白眼，口中念念有詞，渾身抖索起來——你聞到一种气味，濃烈的煙草和汗珠中的一絲幽香，來自她頭發，來自于她。還有僻僻剝剝吃瓜子的聲音，那吃瓜子的也目不轉睛盯著罩上了法衣的說書人。他右手拿神刀，左手持龍角，越說越快，像用嘴皮子吐出一串滾珠：

「三下靈牌打打打三道催兵符盡收廬山茅山龍虎山三山神兵神將頃刻之間哦呀呀啊哈哈達古隆冬倉嗯呀呀呀嗚呼，天皇皇地皇皇吾乃真君大帝敕賜弟子軌邪除妖手持通靈寶劍腳踏風火輪左旋右轉。」

她轉身站起，你跟著也邁過人腿，人們都轉而對你們怒目而視。

「急急如律令！」

你們身后哄的一陣笑聲。

你怎么了？

沒什么？

干嗎不听下去？

有點想吐。

你不舒服？

不，好些了，里面空气不好。

你們走在街上，街旁閒坐聊天的人都朝你們望著。

找個安靜的地方？

嗯。

你領她拐進個小巷，街上的人聲和燈光落在身后，小巷里沒有路燈，只從人家的窗戶里透出些昏黃的光亮。她放慢了腳步，你想起剛才的情景。

你不覺得你我就像被驅赶的妖精？

她噗哧笑出聲來。

你和她于是都止不住格格大笑，她也笑得都彎下了腰。她皮鞋敲在青石板上格外的響。出了小巷，前面一片水田，泛著微光，遠處模模糊糊有几幢房舍，你知道那是這市鎮唯一的中學，再遠處隆起的是山崗，鋪伏在灰蒙蒙的夜空下，星光隱約。起風了，吹來清涼的气息，喚起一种悸動，又潛藏在這稻谷的清香里。你挨到她的臂膀，她沒有挪開。你們便再沒有說什么，順著腳下灰白的田埂，向前走去。

喜歡嗎？

喜歡。

你不覺得神奇？

不知道，說不出來，你別問我。

你挨緊她的手臂，她也挨緊你，你低頭看她，看不清她的面目，只覺得她鼻尖細小，你聞到了那已經熟悉了的溫暖的气息。她突然站住了。

我們回去吧，她吶吶道。

回哪里去？

我應該休息。

那我送你。

我不想有人陪著。

她變得固執了。

你這里有親友？還是專門來玩的？

她概不回答。你不知道她從哪里來，又回哪里去。你還是送她到了街上，她徑自走了，消失在小街的盡頭，像一則故事，又像是夢。

6

在海拔兩千五百公尺觀察大熊貓的營地，到處在滴水，被褥都是潮濕的。我已經住了兩夜，白天穿著這營地里的羽絨衣，身上也總潮呼呼的。最舒服的時候，是在火堆前吃飯，喝著熱湯。一口大鋁鍋用鐵絲吊在伙房棚子的橫梁上，底下架著的樹干不用鋸斷，架起在灰燼上順著燒，火苗冒起足有一兩尺高，又可以照明。每當圍著火堆吃飯，有一只松鼠總來，蹲在棚子邊上，滾圓的眼睛直轉。也只有在吃晚飯的時候，人才聚齊。有几句玩笑。吃完晚飯，天也就全黑了，營地被魁黑的森林包圍著，人都鑽進棚子里，在煤油燈下做自己的事情。

他們長年在深山里，該說的都已說完，沒有新聞。只有一位雇的羌族山民，從海拔兩千一百公尺的臥龍關，進山后最后的一個村落，每隔兩天，用背簍背來些新鮮的蔬菜和整片的羊肉或豬肉。保護區管理處离村子也還遠。他們只有一個月或几個月才輪流下山休息一兩天，去管理處理發、洗澡，改善一下伙食。平時的假日都積攢起來，到時候乘保護區的車子到成都去看女朋友，或是回到其他城市他們自己的家，對他們來說，那才是生活。他們沒有報紙，也不收听廣播，雷根，經濟体制改革，物价上漲，清除精神污染，電影百花獎，等等等等，那個喧囂的世界都留給了城市，對他們來說這都太遙遠了。只有一位去年才分配來這里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總戴著耳机。我湊近他身邊，才听出他在學英語。再有一位在油燈下看書的青年人，他們都准備報考研究生，好离開這里。還有一位，把白天接收到的無線電訊號，按測定的方位，一一畫在一張航空測繪的座標圖上，這些訊號是由被誘捕套上無線電頸圈再放回

到林海中去的大熊貓身上發射出來的。

同我一起進山在這山里連續轉了兩天的那位老植物學家早已躺下不知是否睡著了，這潮濕的被褥里我怎么也暖和不過來，和衣躺著，連腦子也好像凍僵了，而山外正是陽春五月。我摸到了一只草蚤，盯在我大腿內側，是白天在草叢中轉從褲腿里爬上來的，有小指甲這么大，硬得像塊傷疤。我按住使勁揉搓，也還拔不出來。我知道再使勁就會拔斷，它那緊緊咬住的頭嘴就只能長久長在我皮肉里。我只好向我旁邊鋪位上的營地的一位工作人員求援，他讓我脫光了，在我大腿上猛一巴掌，就手把這吸血鬼擰了出來。扔進燈罩里，冒出一股肉餡餅的气味。他答應明天給我找一副綁腿。

棚子里十分安靜，听得見棚子外、林子里，到處都在滴水。山風由遠及近，并不到跟前來，就又退了回去，只在幽遠的山谷里喧嘩。后來，我頭頂上的板壁也開始滴水了，好像就涌在被子上。漏雨了？我無意起身，里外反正都一樣潮濕，就由它一滴，一滴，滴著——后來，听見了砰地一聲，清晰又沉悶，在山谷里回蕩。

「在白崖那個方向，」有人說了一句。

「媽的，偷獵的，」另一個人罵道。

人都醒了，或者說，就都沒睡著。

「看一看時間？」

「十二點差五分。」

就再沒有人說話，似乎等著槍聲再響。而槍聲也就不再響。這种破碎了又懸置的沉寂中，只有棚子外的滴水聲和抑郁在山谷里的風潮。你就似乎听見了野獸的蹤跡。這本是野獸的世界，人居然還不放過它們。四下的黑暗中都潛伏著騷亂和躁動，這夜顯得更加險峻，也就喚醒了你總有的那种被窺探，被跟蹤，被伏擊的不安，你依然得不到靈魂中渴求的那分宁靜——

「來了！」

「誰來了？」

「貝貝來了！」那大學生喊道。

棚子里一片忙亂，大家都起來了，跳下了床。

棚子外面呼味呼味噴著鼻息，這就是他們援救過的，產后病了的，饑餓的，來找尋食物的熊貓！他們就等著它來。他們就相信它會再來。已經又有十多天了，他們都算著日子，他們說它肯定會來，在新竹筍長出之前，它就還要再來，而它就來了，他們的寵儿，他們的寶貝，用爪子扒搔著板壁。

有人先開了一線門縫，拎著一桶玉米粥閃了出去，大家跟著都跑出去了。朦朧的夜色中，一只灰黑的大家伙正一搖一擺，走動著。那人將玉米粥立刻倒在盆里，它跟上前去，呼哧呼哧著粗气，手電光全落到這黑腰圍黑眼睛身軀灰白的野獸身上。它也不理會，只顧著吃，頭都不抬一下。有人搶著拍照，閃光燈直亮，大家輪流湊近它身旁，叫它，逗它，摸一下它那硬得像豬棕樣的皮毛。它抬起頭來，人又都匆忙逃開，鑽進棚里。畢竟是野獸，一只健壯的熊貓可以同豹子格斗。它第一次來把盛食物的鋁盆也嚼碎了一起吃下，消化不了的一顆顆鋁豆再排泄出來，他們都追蹤過它的糞球。曾經有一位記者，為了宣傳大熊貓像貓咪一樣可愛，在山下管理處誘捕到的熊貓飼養場里，企圖摟住它合影，被一爪子抓掉了生殖器，當即用車子送到成都去急救。

它終于吃完了，抓了根甘蔗，咬著，搖晃肥大的尾巴，鑽進營地邊上的冷箭竹和灌叢中去了。

「我說過貝貝今天要來的。」

「它多半是這時候來，總在二點到三點之間。」

「我听見它呼哧呼哧在抓搔門板。」

「它知道討吃了，這坏東西！」

「餓坏了，一大桶全都吃光了。」

「它胖了些，我摸的。」

他們談論得這樣熱情，講述每一個細節，誰怎么先听見的，誰先開的門，怎么從門縫里看見它，它怎么跟蹤人，怎么把頭伸進桶里，又怎

么在盆子邊上還坐下了，怎樣吃得津津有味，誰又說它在玉米粥里還放了糖，它也喜歡吃甜的！他們平時都很少交談，可談起這貝貝，就像是大家的情人。

我看了看表，這前后總共不超過十分鐘，他們談起來卻沒完沒了。油燈都點亮了，好几位索性坐在床上。可不，山上這單調寂寞的生活，就靠這點安慰。他們從貝貝又講到了憨憨。先頭那一聲槍響，叫大家都擔心。貝貝之前的憨憨，就是被山里的一個叫冷治忠的農民打死的。他們當時收到憨憨的信號，好多天都在一個方位不曾移動。他們判斷它大概病了，情況嚴重，便出發去找尋。結果在林子里一堆新上下挖出了憨憨的尸骨和還在播放無線電訊號的頸圈。又帶著豬犬跟蹤搜索，找到了這冷治忠的家和吊在屋檐下卷起的皮子。另一只也誘捕過帶上了頸圈的莉莉的訊號就干脆消失在茫茫的林海里，再也不曾接收到。是被豹子捕食時也把頸圈咬碎了，還是碰上個更為精明的獵人，用槍托把頸圈也砸了，就無從知道。

天將亮時分，又听見兩聲槍響，來自營地下方，都很沉悶，回響在山谷里拖得很長。就像退膛時搶膛里的煙子，回旋著不肯消散。

7

你后悔你沒同她約定再見，你后悔你沒有跟蹤她，你后悔你沒有勇气，沒有去糾纏住她，沒有那种浪漫的激情，沒有妄想，也就不會有艷遇。總之，你后悔你的失誤，你難得失眠，但你竟然一夜沒有睡好。早起，你又覺得荒唐，幸虧沒有莽撞。那种唐突有損你的自尊，可你又討厭你過于清醒。你都不會去愛，軟弱得失去了男子的气概，你已經失去了行動的能力。后來，你還是決定，到河邊去，去試試運气。

你就坐在涼亭里，像那位采購木材的行家說的那樣，坐在亭子里看對岸的風景。早起，渡口十分繁忙。渡船上擠滿了人，吃水線到了船邦子邊上。船剛靠碼頭，纜繩還沒有拴住，人都搶著上岸，挑的籮筐和推著的自行車碰碰撞撞，人們叫罵著，擁向市鎮。渡船來來回回，終于把對岸沙灘上候船的人都載了過來，渡口這邊也才清靜。只有你還坐在涼亭里，像一個傻瓜，煞有介事，等一個沒有約定的約會，一個來無蹤去無影的女人，像白日做夢。你無非是活得無聊，你那平庸的生活，沒有火花，沒有激情，都煩膩造了，還又想重新開始生活，去再經歷再体驗一回？

河邊不知何時又熱鬧起來了，這回都是女人。一個挨著一個，都在貼水邊的石階上，不是洗衣服就是洗菜淘米。有一條烏篷船正要靠岸，站在船頭撐篙的漢子沖石階上的女人叫喊。女人們嘰嘰喳喳也都不讓，你听不清是打情賣俏還是真吵，你于是竟又見到了她的身影，你說你想她會來的，會再來這涼亭邊上，你好向她講述這涼亭的歷史。你說是一位老人告訴你的，他當時也坐在這涼亭里，干瘦得像根劈柴，兩片風干了的嘴皮子囁囁嚅嚅活像個幽靈，她說她害怕幽靈，那便不如說嗚嗚的像高壓線上吹過的風。你說這鎮子《史記》里早有記載，而眼前的渡口早年間叫做禹渡，傳說大禹治水就從這里經過。岸邊還有塊圓圓的刻石，十七個蝌蚪般的古文字依稀可見。只因為沒人認識，建橋取石才被炸掉，又因為經費籌集不足，橋也終于未能建成。你讓她看這廊柱上的格聯，都出于宋代名士之手，你來找尋的靈山，古人早已指明。世世代代生活在這里的鄉里人卻不知道這里的歷史，他們甚至都不知道他們自己。就這鎮子上一個個天井和閣樓里住的些什么樣的人家，一生又一生又怎樣打發，要不加隱瞞，不用杜撰，統統寫出來，小說家們就都得傻眼。你問她相信不相信？比方說，那位坐在門檻上望呆的老太婆，牙全都掉光了，布滿折皺的臉皮像購了的蘿卜，活脫一具木乃伊，只有深陷的眼窩里兩點散漫無光的眼珠還會動彈。可當年，人也有過水靈靈的年紀，那方圓几十里地，也還是數一數二的美人，誰見了不得看上兩眼？現今誰又能想象她當年的模樣？更別談她做了土匪婆之后那番風騷。土匪頭子則是這鎮上的二大爺，不管是他本家弟兄中他排行老二，還是金蘭結義，換貼拜的把子，總歸鎮上的人老少當時都叫他二大爺，有几分巴結，更多的是敬畏。別看她坐的門檻里天井不大，可一進院子套著一進，從烏篷船上當年抬進的大洋都用籮筐來裝。她這會儿呆望著那些烏篷船，早先就是從這烏篷船搶了來的。那時候她也像石階上那些長辮子搗衣的少女，只不過屐的木屐而不是塑料拖鞋，拎著竹籃下河邊洗菜，一條烏篷船就在她身邊靠岸。她未曾明白過來，便被兩個漢子擰住胳膊，拖進船艙，也未曾來得及呼救一團麻線便堵住了嘴。船撐出不到五里地，就被几個土匪輪流霸占了，在這河上漂流了一千年的一模一樣的烏篷船里，拉上竹蔑編的篷子，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干這种勾當。第一宿，她赤條條躺在光光的船板上，第二宿就得上船頭生火做飯——

你再說，說什么呢？說二大爺和她，和她怎么成為土匪的老婆？說她總坐在門檻上？那時候不像如今有眼無光，她怀里還總擱著蔑匾，手上做著針線。那雙養得白胖了的手指繡的不是鴛鴦戲水，便是孔雀開屏。烏黑的長辮子也挽成了發髻，插上一根鑲了翡翠的銀管子，畫了眉毛還續了臉，她那番風騷竟沒有人敢去招訕。明底細的自然知道，那匾

里面上擱的五彩絲線，底下卻是一對烏黑發亮的二十響，子彈全都上了膛。只要那攏岸的船里，鑽出來官兵，這一雙繡花的巧手就能把他們一個個撂倒，而神出鬼沒的二大爺，這時候准在屋里睡大覺。這婆娘被二大爺看中獨占了，也就隨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婦道。這鎮上就沒有人告發？連兔子也懂得不吃窩邊草。她就活來了，像一個奇跡。至于有過善人美名的土匪頭子二大爺，不論旱路水路黑道上來的朋友，誰也討不到他的便宜，臨了竟還死在這婆娘手里。又為什么？二大爺手狠，這婆娘更狠，要狠，男人狠不過女人。不信，盡可以去問這鎮上中學校里的吳老師，他正在編一本這烏伊鎮的風物歷史故事，受的是縣里新成立的旅游辦公室的委托。旅游辦的主任是吳老師侄媳婦的娘舅，要不這差事也落不到他頭上。凡土生土長的肚子里都有些掌故，能寫文章的這鎮上也不只他一個。誰又不想青史留名？更何況還可以預支些不叫稿費叫加班費作為報酬。再說，這吳老師也是本地世家，文化革命中查抄出來當眾燒掉的黃綾裱的宗譜就一丈二尺長，祖上也曾顯赫過，從漢文帝的中郎將到光緒年間的翰林，到了他父親一輩，赶上土改分田，背上個地主出身的包袱，才倒了几十年的霉。如今，眼看快到退休的年紀，流落海外音訊斷絕的長兄居然在外國當了教授，由副縣長陪同，坐了小汽車回家鄉觀光。還給他帶回來一部彩色電視机，鎮上的干部對他也就刮目相看。不談這些。好，講長毛造反，夜里打著火把，將一條街燒了大半。早先，這市鎮碼頭沿岸才是正街，現今的汽車站就在正街的盡頭龍王廟的舊址。說的是龍子廟未成瓦礫灘之前，一到農歷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夜里，站到這龍王廟的戲台上看燈最為精彩。兩岸四鄉的龍燈都匯集到這里，一隊隊清一色的包頭布，紅黃藍白黑，耍什么顏色的龍就扎什么顏色的包頭。鑼鼓齊鳴，滿街上人頭跟著攢動。沿岸的店鋪，家家門口都撐出竹竿，挂的紅包，或多或少都包几個賞錢，一年的生意誰又不圖個吉慶。通常，總是龍王廟斜對面米行錢老板的紅包最大，雙股五百響的炮仗從樓上一直挂下來。耍燈的就在這僻僻叭叭火光四濺中大顯身手，一條條龍燈舞得在地上轉著打滾，挑頭耍繡球的則最賣气力。說著就來了兩條，一條是鄉里谷來村的赤龍，一條是這鎮上吳貴子領的青龍——你不要說了，不，你還是說下去。說這條青龍？說這耍青龍的吳貴子是這鎮上盡人皆知的一把好手？年輕風流的媳婦們見了沒有不眼熱的，不是叫貴子，喝口茶吧，就是給他揣一碗米酒。德行！什么？你說你的。這吳貴子引著青龍一路耍來，渾身早已熱气蒸騰，到了龍王廟前，索性把布搭子也解了，就手扔給街上看熱鬧的熟人，他胸脯上就刺的青龍一條，兩旁的小子們不由得一陣子叫好。這時，谷來村的赤龍也從下街頭到了。二十來個一扎齊的后生，一個個血气方剛，也來搶米行錢老板的頭彩。當下各不相讓，都耍了起來。這一青一赤兩條龍燈里都

點的蜡燭，就見兩條火龍在人頭腳底滾動，說昂首都昂首，說擺尾都擺尾，那吳貴子舞著火球，更是赤膊在石板路上打滾，惹得這青龍轉成一道火圈。那赤龍也不含糊，緊緊盯住繡球，往來穿梭，像一條咬住了活物的大蜈蚣。雙股五百響的鞭炮剛放完，又有伙計炸了几個天地響。兩隊人馬，气喘吁吁，汗津津都像剛出水的泥鰍，一起擁到柜台邊上來搶挑在竹竿上的紅包，竟被谷來村一個小子躍起一把抓在手心。吳貴子們那能受這委屈，當下雙方的叫罵便代替了鞭炮，進而這一青一赤兩條龍便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旁觀的也說不清誰先動的手，總歸是拳頭發痒，武斗往往就這樣開場。惊叫的照例是小孩和婦人家，站在門口凳子上看熱鬧的女人抱了孩子，躲進門里，留下的板凳便成了相互格斗的凶器。這鎮公所里倒有一名巡警，這時節不是被誰人拖去喝酒，便是站

在那張牌桌邊上看人打牌，好抽點頭子算做香錢，維持治安，總不能白干。這一類民事糾紛又不吃官司，武斗的結果，青龍隊死了一個，赤龍隊死了兩個，還不算小瑩子他哥，看熱鬧去無端的被人擠倒了，當胸口踩上一腳，斷了三根肋條骨，幸虧貼了挂紅燈籠的喜春堂隔壁唐麻子祖傳的狗皮膏藥，才揀回來一條性命。都是瞎編的。可也算是故事，也還可以再講下去。人不要听。

8

營地下方，那片槭樹和椴樹林子里，同我一起上山來的那位老植物學家，發現了一棵巨大的水青樹，一百万年前冰川時代了遍植物的活化石，有四十多公尺高。光光的樹梢上，仰望才能看見一些細小的新葉。樹干上有個大洞，可以做熊的巢穴。他讓我爬過去看看，說是有熊的話，也只冬天才待在里面。我鑽進去了，洞壁里面也長滿了苔蘚。這大樹里外都毛茸茸的，那盤根錯節，龍蛇一般，爬行在周圍一大片草木和灌叢中。

「這才是原始生態，年輕人，」他用登山鎬敲著水青樹干說，他在營地里把所有的人都叫做年輕人。他少說也六十出頭了，身体很好，拄著這把登山搞作為拐杖，也還能滿山跑。

「他們把珍貴成材的樹都砍了，要不是這么個樹洞，它也早完了。這里已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原始森林，充其量只能算原始次森林，」他感慨道。

他來采集大熊貓的食物冷箭竹的標本的。我陪他鑽進一人多高枯死

的冷箭竹叢中，沒有找到一棵活的竹子。他說這冷箭竹從開花到結籽枯死到种子再發芽成長再到開花，整整六十年，按佛教的輪回轉世說，正好一劫。

「人法地，地法天、無法道，道法自然，」他大聲說道，「不要去做違反自然本性的事情，不要去做那不可為的事情。」

「那么這搶救熊貓有什么科學上的价值？」我問。

「不過是這個象征，一种安慰，人需要自己欺騙自己，一方面去搶救一個已經失去生存能力的物种，一方面卻在加緊破坏人類自身生存的環境。就這岷江兩岸，你沿途進來，森林都砍光了，連岷江都成了一條烏泥江了，更別說長江。還要在三峽上攔壩修水庫！异想天開，當然很浪漫。這地質上的斷層，歷史上就有過許多崩塌的紀錄，攔江修壩且不說破坏長江流域的整個生態，一旦誘發大地震，這中下游的億万人口都將成為魚鱉！當然，沒有人會听我這老頭子的，人這樣掠奪自然，自然總要報复的！」

我們在林子里穿行，周圍是齊腰深的貫眾，一圈圈輪生的葉子像巨大的漏斗。更為碧綠的則是七片葉子輪生的鬼燈擎，到處都一片陰濕的气息。

「這草莽中有蛇嗎？」我不禁問。

「還不到季節，初夏的時候，天暖和了，它們才凶猛。」

「野獸呢？」

「可怕的不是野獸，可怕的是人！」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曾經一天中碰到三只虎，一頭母虎帶只幼虎，從他身邊走開了。另一只公虎迎面而來，他們只相互望了望，他把眼光挪開，那虎也就走了。「虎一般不襲擊人，而人到處追殺老虎，華南虎都已經絕跡了。你現在要碰到老虎還真算你運气。」他嘲笑道。

「那到處賣的虎骨酒呢？」我問。

「假的！連博物館都收不到老虎的標本，近十年來全國就沒有收購到一張虎皮。有人到福建哪個鄉里總算買到了一付虎骨架子，一鑒定，原來是用豬和狗的骨頭做的！」他哈哈大笑，喘著气，靠在登山鎬上歇

了一會，又說：

「我這一生中几次死里逃生，都不是從野獸的爪子底下。一次是被土匪逮住，要一根金條贖人，以為我是什么富家子弟。他們哪里知道，我這個窮學生去山里考察，連塊手表還是找朋友借的。再一次是日本飛机轟炸，炸彈就落在我住的那房屋的屋梁上，把屋瓦全都砸飛了，就是沒炸。再就是后來被人告發，打成右派，弄到農場去勞改，困難時期，沒有吃的，全身浮腫，差一點死掉。年輕人，自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你只要熟悉自然，它就同你親近，可人這東西，當然聰明，什么不可以制造出來？從謠言到試管嬰儿，另一方面卻在每天消滅兩到三個物种，這就是人的虛妄。」

這營地里我只有他是可以交談的，也許因為畢竟都從那個繁華的世界來的，其他人長年在這山里，都像樹木一樣沉默寡言。几天之后，他也下山回去了。我為我無法同他們交流有些苦惱。我當然也知道我在他們眼里不過是個好奇的旅游者。而我跑到這山里來又為的什么？是体驗一下這种科學考察營地的生活？這种体驗又有什么意義？如果僅僅為了逃避我遇到的困境，也還可以有更輕松的辦法。那么，也許是想找尋另一种生活？遠遠离開煩惱不堪的人世？既然遁世又何必同人去交流？不知道找尋什么才是真正的苦惱。太多的思辨，太多的邏輯，太多的意義！生活本身并無邏輯可言，又為什么要用邏輯來演繹意義？再說，那邏輯又是什么？我想，我需要從思辨中解脫出來，這才是我的病痛。

我問替我抓草蚤的老吳這里還有沒有原始森林？

他說這周圍早先都是。

我說那當然，問題是現在哪里還能找到？

「那你去白石頭，我們修了一條小路，」他說。

我問是木是營地下方，有一條通往一個峽谷的小路，峽谷上方，一塊裸露的岩壁，遠看像蒼莽的林海中冒出來的一塊白石頭。

他點頭說是。

那里我也已經去過了，林相要森嚴得多，可山澗里也還倒著未被山水沖下去的一棵棵巨樹烏黑的軀干。

「也已經采伐過了，」我說。

「那是在建立保護區之前，」他解釋道。

「這保護區里究竟還有沒有人工痕跡的原始森林？」

「當然有，那得到正河。」

「能去得了嗎？」

「別說是你，連我們帶著各种器材和裝備都沒進到核心區，全都是地形复雜的大峽谷！周圍是五千到六千多公尺的大雪山。」

「我有什么辦法能看到這真正的原始森林？」

「最近處也得到十一M，十二M，」他講的是航空測繪的他們專用的地圖上的坐標號，「不過你一人去不了。」

他說去年有兩位新分配來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拿了包餅干，帶著羅盤，以為沒事，當晚便沒回得來。直到第四天頭上，他們中的一個總算爬到了公路上，才被進青海的車隊看見，又下到山谷里去找另一個，也已經餓得昏迷了。他告誡我一個人絕不能走遠，我實在想要進原始森林看看的話，只有等他們有人去十一M十二M作業，收集大熊貓活動信號的時候。

9

你有心事？你說，逗著她玩。

你怎么看得出來？

這明擺著，一個女孩子獨自跑到這种地方來。

你不也一個人？

這是我的嗜好，我喜一個人游蕩，可以沉思冥想。可像你這樣一個年輕姑娘——

得了吧，不只是你們男人才有思想。

我并沒有說你沒有思想。

恰恰是有的男人并沒有思想！

看來你遇到了困難。

思想人人都有，并不非要有困難。

我沒有同你爭吵。

我也沒有這意思。

我希望能對你有些幫助。

等我需要的時候。

你現在沒有這种需要？

謝謝，沒有。我只需要一個人，誰也別來打扰我。

這就是說你遇到了煩惱。

隨你怎么說。

你患了憂郁症。

你說得也太嚴重了。

那你承認你有煩惱。

煩惱人人都有。

可你在自尋煩惱。

為什么？

這不需要很多學問。

你這人真油。

如果還不至于討厭的話。

并不等于喜歡。

可也不拒絕，一起沿河岸走走？你需要證明你還有吸引姑娘的能力。她居然隨同你，沿著堤岸，向上游走去。你需要找尋快樂，她需要找尋痛苦。

她說她不敢朝下望，你說你就知道她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水。

她哈哈笑了起來，你听出那笑聲有些勉強。

你就不敢跳下去，你說著便故意貼著堤岸走，陡直的堤岸下，河水滚滚。

我如果就跳下去呢？她說。

我跟著就跳下去救你。你知道這樣能博得她的歡心。

她說她有點暈眩，又說那是很容易跳下去的，只要閉上眼睛，這种死法痛苦最少，又令人迷醉。你說這河里就跳下過一位同她一樣從城市里來的姑娘，比她年紀還小，也比她還要單純，你不是說她就怎么复雜，你是說今天的人較之昨天也聰明不了許多，而昨天就在你我面前。你說那是個沒有月亮的夜晚，河水更顯得幽深。這撐渡船的駝背王頭的老婆后來說，她當時還推了一下王頭，說她听見鎖纜繩的鐵鏈在響。她說她當時要起來看一看就好了，她后來就听見了嗚咽聲，以為是風。那哭聲想必也很響，夜深人靜，狗也不曾叫喚，才想不會是有人偷船，就又睡去了。迷糊之中，那嗚咽聲還持續了好一陣子，她睡了一覺醒來也還听見，撐船的駝背王頭的老婆說，當時要有個人在就好了，這姑娘也不會尋短見，都怪這老鬼睡得太死。平常也是，真要夜里有急事渡河的，會敲窗戶大聲叫喊。她不明白的只是這姑娘尋短見為什么又搬弄鐵鏈子，莫非想弄船好去縣里，從縣城再回到城市里她父母身邊？她完全可以乘中午縣里來的班車，沒准是怕人發現？誰也說不清她死前想的什么。總歸一個好端端的女學生，從城市莫名其妙弄到這一不沾親二不帶故的鄉里來种田，叫個書記給糟蹋了，真是罪孽啊。天亮以后，在离這里三十軍的下沙鋪，才被放水排的撈了起來。上身赤條條的，衣服也不知在河灣被那根樹權子挂住了。可她一雙球鞋卻端端正正留在那塊石頭上，那塊石頭將刻上「禹渡」的字樣，再用油漆描紅，旅游的都將爬到那石頭上拍照，留念的又只是這后來的題字，渡口上屈死的冤魂將統統

被忘掉。听著嗎？你問。

說下去，她輕聲答道。

早先，那地方總是死人，你說死的不是孩子，就是女人。小孩子夏天在石頭上扎猛子，扎下去不見浮起的叫做找死，被前世的父母收了回去。屈死的總歸是女人。有城里被赶下來無依無靠的女學生，有受婆婆和丈夫虐待的年輕媳婦，也有的是倩女殉情。所以，這禹渡在鎮上的吳老師考證之前，鄉里人又叫做怨鬼崖，小孩子去那里玩水，大人總不放心。也還有人講，子夜時分，總看見穿白衣服的女鬼在那里出現，唱著一支總也听不清唱詞的歌謠，有點像鄉里的儿歌，又像是要飯花子的花鼓調。這當然都是迷信，人往往自已被自己講的嚇著了。可這地方，确有一种水鳥，當地人叫做青頭，讀書人說是青鳥，能從唐詩中得到引證。這青頭拖著長長的頭發，自然也是鄉里人的說法。這鳥儿你當然見過，個儿不大，錠藍的身子，頭頂有兩根碧藍的翎毛，長相精神，靈巧至极，非常耐看。她總歇在堤岸下的陰涼里，或是在水邊長著茂密的竹林子邊上，左顧右盼，從容自在。你盡可以盯住她欣賞不已，可只要一挪動腳步，即刻就飛了。《山海經》里講的給西王母啄食的青鳥是一种神鳥，同這鄉里的青頭不是一回事，可也都充滿靈气。你對她說這青鳥就像是女人，愚蠢的女人自然也有，這里講的是女人中的精靈，女人中的情种。女子鐘情又難得有好下場，同為男人要女人是尋快活，丈夫要妻子是持家做飯，老人要儿媳為傳宗接代，都不為的愛情。這你就講到了么妹，她專心听著。你說么妹就屈死在這河里，人都這么說，她也跟著點頭，就這么傻听著，傻得讓你覺得可愛。

你說這么妹也許給了人家，可婆家來領人的時候，她就不見了，跟了她的情哥哥，鄉里的一個小伙子。

他也玩龍燈嗎？她問。

鎮上玩龍燈武斗的那伙是下面谷來村的，這小伙子家在上水旺年，相隔有五十里地，也差了好几個輩分，可當年都是上好的后生。說的是這么妹的情哥，沒錢沒勢，家中只兩畝旱地九分水田。這地方只要人手腳勤快，倒是餓不著。當然也還要沒有天災，沒有兵禍，要都赶上了，一村子死他十之八九，也不是不曾有過。還是說這么妹子，這么妹子的情哥，要娶上么妹這樣標致靈巧的姑娘，那點家當就不夠了。么妹有么妹這樣的姑娘的賣价，一付銀手鍋子的定錢，一挑子八個糕點盒子的聘禮，兩擔描金的衣柜衣箱的嫁妝，都出在買上頭上。買姑娘的這主就住

在水巷，現今的照相館后面，那老房如今也早換了主人，說的是當年的老板，正房里一味只生丫頭，這財東心想儿子才決定納妾。又碰上么妹她娘這樣精明的寡婦，替女儿倒也算來算去，与其跟個窮漢种一輩子田，不如上富人家去當個姨娘。經中人往來說合，花轎算是不抬了，里外的衣裳都＆#0；一做得，說好了接人的日子，姑娘夜里卻偷偷跑了。她只挎了個包袱，裹了几件衣服，半夜里敲她情哥哥的窗戶，把這后生招了出來，那干柴烈火，當下便委身于他。又抹著眼淚，發下山盟海警，說好投奔山里，燒山開荒為生。雙雙來到河邊渡口，望著滾滾的河水，這后生竟躊躇了，說是回家去拿把斧子，抄几樣做活的家伙，不料被娘老子發覺。做老子的拿起柴禾就打，打這不孝之子，做娘的又心疼得不行，可也不能放儿子离鄉背井。做老子的打來做娘的哭，哭哭鬧鬧天跟著就亮了。早起擺渡的還說看見過一個拎包袱的女子，后來就起了大霧。天越見亮，晨霧越濃，從河面上騰騰升起，連太陽都成了一團暗紅的炭火。擺渡的加倍小心，碰上行船還算事小，叫放排的撞上可就遭殃。岸上聚集許多赶集的人，這墟場迄今少說也有三千年，三千年來赶墟場的總有人听見，霧里傳來一聲喊叫，剛出聲又噎了回去，水聲扑騰了一下，耳尖的說還不止一下哩，人又都在講話，就什么聲音也听不清了。這真是個繁忙的渡口，要不大禹也不會從這里過渡，滿滿的一船柴、炭、谷子、山芋、香菇、黃花、木耳、茶葉、雞蛋和人和豬，竹篙打得彎彎的，吃水到了船沿，白蒙蒙的河面上怨鬼崖那塊岩石也只是灰灰的一道影子。貧嘴的婦人會說，那天早起就听見老鴉在叫，听見老鴉叫總是不祥的征兆，那黑老鴉叫著在天上盤旋，准聞到了死人的气味，人要死未死之前先發出死亡的气息，這如同晦气，你看不見，聞不到，全憑感覺。

我帶著晦气？她問。

你不過自己同自己過不去，你有种自殘的傾向。你故意逗她。

才不是呢，生活就充滿痛苦！你也就听見她叫喚。

第三部份

10

樹干上的苔蘚，頭頂上的樹枝丫，垂吊在樹枝間須發狀的松蘿，以及空中，說不清哪儿，都在滴水。大滴的水珠晶瑩透明，不慌不忙，一顆一顆，落在臉上，掉進脖子里，冰涼冰涼的。腳下踩著厚厚的綿軟的毛茸茸的苔蘚，一層又一層，重重疊疊。寄生在縱橫倒伏的巨樹的軀干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每走一步，濕透了的鞋子都呱嘰作響。帽子頭發羽絨衣褲子全都濕淋淋的，內衣又被汗水濕透了，貼在身上，只有小腹還感到有點熱气。

他在我上方站住，并不回頭，后腦勺上那三片金屬葉片的天線還在晃動。等我從橫七豎八倒伏的樹干上爬過去，快到他跟前，還沒喘過气來，他就又走了。他個子不高，人又精瘦得像只靈巧的猴子，連走點曲折的之字形都嫌費事，不加選擇，一個勁往山上直竄，早起從營地出發，兩個小時了，一直不停，沒同我說過一句話。我想他也許用這种辦法來擺脫我，讓我知難而退。我拼命尾隨他，距离卻越拉越大了，他這才時不時站住等我一下，乘我喘息的時候，打開天線，戴上耳机，找尋著信號，在小本子上記上一筆。

經過一塊林間隙地，那里設置了一些气象儀器。他查看作些記錄，順便告訴我，空气的濕度已經飽和了，這是他一路上同我說過的第一句話，算是友好的表示。前去不久，他又向我招手，讓我跟他拐進一片枯死的冷箭竹叢，那里立著個用圓木釘的大囚籠，一人多高，閘門洞開，里面的弓子沒有安上。他們就是用這种囚籠誘捕熊貓，然后打上麻醉槍，套一個發射無線電訊號的頸圈，再放回森林里去。他指著我胸前的照相机，我遞給他，他為我拍了一張在囚籠前的照片，幸好不在囚寵里面。

在幽暗的椴木和槭樹林子里鑽行的時候。山雀總在附近的花揪灌叢中（左口右去）呤（左口右去）呤叫著，并不感到寂寞。等爬到二千七、八百公尺高度進入針葉林帶，林相逐漸疏朗，黑体鋒的巨大的鐵杉聳立，枝干虯勁，像傘樣的伸張開。灰褐的云杉在三、四十公尺的高度再超越一層，高達五、六十公尺，長著灰綠新葉的尖挺的樹冠越發顯得俊秀。林子里不再有灌叢，可以看得很遠，杉樹粗壯的軀干間，几株團團的高山杜鵑足有四米多高，上下全開著一蓬蓬水紅的花，低垂的枝丫

仿佛承受不了這丰盛的美，將碩大的花瓣撒遍樹下，就這樣靜悄悄展現它凋謝不盡的美色。這大自然毫不掩飾的華麗令我又有一种說不清的惋惜。而這惋惜純然是我自己的，并非自然本身的屬性。

前前后后，有一些枯死了又被風雪攔腰折斷的巨樹，從這些斷殘的依然矗立的龐大的軀干下經過，逼迫我內心也沉默，那點還折磨我想要表述的欲望，在這巨大的庄嚴面前，都失去了言辭。

一只看不見的杜鵑在啼鳴，時而在上方，時而在下方。時而在左邊，時而到了右邊，不知怎么的總圍著轉，像要把人引入迷途，而且好像就在叫喚：哥哥等我！哥哥等我！我禁不住想起兄弟倆去森林里點种芝麻的那個故事，故事中的后娘要甩掉丈夫前妻的孩子，卻被命運報复到她自己親生的儿子身上，我又想起迷失在這森林里的兩位大學生，有种無法抑制的不安。

他在前面突然站住，舉手向我示意，我赶緊跟上，他猛拉了我一把，我跟他蹲下，立即緊張起來，隨即也就看見前面樹干的間隙里，有兩只灰白帶麻點的赤足的大鳥，在斜坡上疾走。我悄悄往前邁了一步，這一片沉寂頓時被空气的搏擊聲打破。

「雪雞。」他說。

只一瞬間，空气又仿佛凝固了，坡上那對生机勃勃灰白帶麻點赤足的雪雞，就像根本不曾有過，讓人以為是一种幻覺，眼面前，又只有一動不動的巨大的林木，我此刻經過這里，甚至我的存在，都短暫得沒有意義。

他變得比較友善了，不把我甩遠，走走停停，等我跟上。我和他的距离縮短了，但依然沒有交談。后來他站住看了看表，仰面望著越見疏朗的天空，像用鼻子嗅了嗅似的，然后陡直往一個坡上爬去，還伸手拉了我一把。

我喘息著，終于到了一片起伏的台地，眼前是清一色的冷杉純林。

「該三千公尺以上了吧？」我問。

他點頭認可，跑到這片台地高處的一棵樹下，轉過身去，戴上耳机，舉起天線四面轉動。我也轉著看，四周的樹干一樣粗壯，樹与樹之間距离相等，一律那么挺拔，又在同樣的高度發杈，也一樣俊秀。沒有

折斷的樹木，朽了就整個儿倒伏，在嚴峻的自然選擇面前，無一例外。

沒有松蘿了，沒有冷箭竹叢，沒有小灌木，林子里的間隙較大，更為明亮，也可以看得比較遠。遠處有一株通体洁白的杜鵑，亭亭玉立，讓人止不住心頭一熱，純洁新鮮得出奇，我越走近，越見高大，上下裹著一簇簇巨大的花團，較之我見過的紅杜鵑花瓣更大更厚實，那洁白潤澤來不及凋謝的花瓣也遍洒樹下，生命力這般旺盛，煥發出一味要呈獻自身的欲望，不可以遏止，不求報償，也沒有目的，也不訴諸象征和隱喻，毋需附會和聯想，這樣一种不加修飾的自然美。這洁白如雪潤澤如玉的白杜鵑，又一而再，再而三，卻總是單株的，遠近前后，隱約在修長冷峻的冷杉林中，像那只看不見的不知疲倦勾人魂魄的鳥儿，總引誘人不斷前去。我深深吸著林中清新的气息，喘息著卻并不費气力，肺腑像洗滌過了一般，又滲透到腳心，全身心似乎都進入了自然的大循環之中，得到一种從未有過的舒暢。

霧气飄移過來，离地面只一公尺多高，在我面前散漫開來，我一邊退讓，一邊用手撩撥它，分明得就像炊煙。我小跑著，但是來不及了，它就從我身上掠過，眼前的景象立刻模糊了。隨即消失了色彩，后面再來的云霧，倒更為分明，飄移的時候還一團團旋轉。我一邊退讓，不覺也跟著它轉，到了一個山坡，剛避開它，轉身突然發現腳下是很深的峽谷。一道藍雷雷奇雄的山脈就在對面，上端白云籠罩，濃厚的云層滾滾翻騰，山谷里則只有几縷煙云，正迅速消融。那雪白的一線，當是湍急的河水，貫穿在陰森的峽谷中間。這當然不是几天前我進山來曾經越過的那道河谷，畢竟有個村寨，多少也有些田地，懸挂在兩岸的鐵索橋從高山上望下去，顯得十分精巧。這幽冥的峽谷里卻只有黑森森的林莽和崢嶸的怪石，全無一丁點人世間的气息，望著都令人脊背生涼。

太陽跟著出來了，一下子照亮了對面的山脈，空气竟然那般明淨，云層之下的針葉林帶剎時間蒼翠得令人心喜欲狂，像發自肺腑底蘊的歌聲，而且隨著光影的游動，瞬息變化著色調。我奔跑，跳躍，追蹤著云影的變化，搶拍下一張又一張照片。

灰白的云霧從身后又來了，全然不顧溝壑，凹地，倒伏的樹干，我實在無法赶到它前面，它卻從容不迫，追上了我。將我倏繞其中。景象從我眼前消失了，一片模糊。只腦子里還殘留著剛才視覺的印象。就在我困惑的時刻，一線陽光又從頭頂上射下來，照亮了腳下的獸蹤，我才發現這腳下竟又是個奇异的菌藻植物的世界，一樣有山脈、林莽、草甸和矮的灌叢，而且都晶瑩欲滴，翠綠得可愛。我剛蹲下，它又來了，那

無所不在的迷漫的霧，像魔術一樣，瞬間又只剩下灰黑模糊的一片。

我站了起來。茫然期待。喊叫了一聲，沒有回音。我又叫喊了一聲，只听見自己沉悶顫抖的聲音頓然消失了，也沒有回響，立刻感到一种恐怖。這恐怖從腳底升起，血都變得冰涼。我又叫喊，還是沒有回音。周圍只有冷杉黑呼呼的樹影，而且都一個模樣，凹地和坡上全都一樣，我奔跑，叫喊，忽而向左，忽而向右，神智錯亂了。我得馬上鎮定下來，得先回到原來的地方，不，得先認定個方向，可四面八方都是森然矗立的灰黑的樹影，已無從辨認，全都見過，又似乎未曾見過，腦門上的血管突突跳著。我明白是自然在捉弄我，捉弄我這個沒有信仰不知畏懼目空一切的渺小的人。

我啊喂哎喊叫著，我沒有問過領我一路上山來的人的姓名，只能歇斯底里這樣叫喊，像一頭野獸，這聲音听起來也令我自己毛骨悚然。我本以為山林里都有回聲，那回聲再凄涼再孤寂都莫過于這一無響應更令人恐怖，回聲在這里也被濃霧和濕度飽和了的空气吸收了，我于是醒悟到連我的聲音也未必傳送得出去，完全陷入絕望之中。

灰色的天空中有一棵獨特的樹影，斜長著，主干上分為兩枝，一樣粗細，又都筆直往上長，不再分枝，也沒有葉子，光禿禿的，已經死了，像一只指向天空的巨大的魚叉，就這樣怪异。我到了跟前，竟然是森林的邊緣。那么，邊緣的下方，該是那幽冥的峽谷，此刻也都在茫茫的云霧之中，那更是通往死亡的路。可我不能再离開這棵樹，我唯一可以辨認的標志，我在記憶中努力搜索一路來見到過的景象，得先找到像它這樣可以認定的畫面，而不是一連貫流動的印象。我似乎記起了一些，想排列一下，建立個順序，作為退回去的標志。可記憶就這般無能，如同洗過的扑克牌，越理越失去了頭緒，又疲憊不堪，只好在濕淋淋的苔前上就地坐下。

我同我的向導就這樣失去了聯系，迷失在三千公尺以上航空測繪的座標十二M一帶的原始森林里。我身上一沒有這航測地圖。二沒有指南針，口袋里只摸到了已經下山了的老植物學家前几天抓給我的一把糖果。他當時傳授給我他的經驗，進山時最好隨身帶一包糖果，以備万一迷路時應急。手指在褲袋里數了數，一共七顆，我只能坐等我的向導來找我。

這些天來，我听到的所有迷路困死在山里的事例都化成了一陣陣恐怖，將我包圍其中。此刻，我像一只掉進這恐怖的羅网里又被這巨大的

魚叉叉住的一條魚，在魚叉上掙扎無濟于改變我的命運，除非出現奇跡，我這一生中不又總也在等待這樣或那樣的奇跡？

11

她說，她后來說。她真想去死，那是很容易的。她站在高高的河堤上，只要眼睛一閉，縱身跳下去！如果只跳到岸邊的石級上，她木寒而栗，不敢想象腦袋進裂腦漿四濺那慘死的景象。這太丑惡了。要死也應該死得很美，讓人同情，讓人都惋惜，都為她哭。

她說，她應該順河岸向上游走去，找到個河灘，從堤岸下到河灘上去。當然，不能讓任何人看見，也不會有人知道，她將在夜里走進黑黝黝的河水中去，連鞋子也不脫，她不要留下痕跡，就穿著鞋向水中走去，一步步涉水，到齊腰深處，還不等水沒到胸口呼吸難受的時候，河水湍急，一下子就把她卷進急流中去，卷入河心，再也飄浮不出水面，身不由己，就是掙扎，那本能求生的欲望也無濟于事。最多只手腳掙扎兩下，那也很快，沒有痛苦，還來不及痛苦人就完了。她不會喊叫。完全絕望，而且即使喊叫也即刻嗆水，人同樣听不見，更無法去救。她這多徐的生命就這樣無影無蹤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既然無法擺脫這种痛苦，只好以死來解脫，一了百了，干干淨淨，死得也清白，只要是真能死得這樣清清白白就好。死了之后，尸体如果擱淺在下游某個沙洲上，被水泡漲，太陽晒過，開始腐爛，讓一群蒼蠅去葉，她又不由得一陣子惡心。沒有比死更惡心的了。她怎么都擺脫不了，擺脫不了，擺脫不了這种惡心。

她說沒有人能認出她來，沒有人知道她的姓名，連她住旅店登記時填寫的名字都是假的。她說她家里沒有任何人能找得到她，誰也想象不到她會跑到這么個山鄉小鎮上來，她倒是想象得出她父母是什么樣子。繼母朝她工作的醫院里打電話准瓮聲瓮气，像感冒了一樣，甚至帶點哭腔，而且准是在她父親一再央求之下。她知道她就是死了，她繼母也木會真哭，這家里她只是個累贅，繼母有她自己親生儿子，都老大不小的小伙子。她要回家過夜，弟弟只好搭個鋼絲床在過道里睡。他們就等她那間房子，巴不得她早早出嫁。她也不愿意待在醫院里，那几間給值夜班的護士休息的宿舍里，總有股消毒水的气味。一天到晚，白的床單，白的大褂，白的蚊帳，白的口罩，只有眉毛底下的眼睛才是自己的。酒精，鉗子，鑷子，剪子和手術刀的碰撞聲，一遍又一遍洗手，整個手臂都浸在消毒液中，直到皮膚浸得發白，先失去光澤，再失去血色。在手術室工作的人長年下來，手上的皮膚如同白蜡，有一天她也會只剩下一

雙失去血色的手，擱在河灘上，爬滿蒼蠅，她又感到惡心了。她討厭她的工作，她的家，也包括她的父親，窩窩囊囊，只要繼母嗓門一高，就沒主意。你少講兩句好不好？他即使抗議也不敢聲張。那你說，你把錢掉哪儿了？人沒老就先胡涂了，還怎么讓你身上放錢？一句能招來十句，繼母的嗓門還總那樣高。他就一聲不吭。他碰過她的腿。在飯桌子底下，摸摸索索，繼母和弟弟不在家，就他們兩人，他喝多了。她原諒了他。可她又不能原諒他，那么沒出息，她恨他那么軟弱。她沒有一個令人羡慕的父親，一個有男子气概可以依靠的父親，讓她能引為自豪。她早就想离開這個家，一直盼望有個她自己的小家庭。可這也那么惡心，她從他褲子口袋里翻出了避孕套。她為他定期吃藥，從來沒讓他操過心。她不能說她一見鐘情就愛上他。可他是她遇到的第一個敢于向她求愛的男人。他吻了她。她開始想他。他們又遇見了，便約會。他要她，她也給了他，期待著，陶醉了。迷迷糊糊，心直跳，又害怕，還又心甘情愿。這一切都自然而然，幸福的，美好的，羞澀的，也是無邪的。她說，因為她知道，她先要愛他，也被他愛。然后會做他的妻子。將來也會做母親，一個小母親，可是她吐了。她說她不是怀孕，是他剛同她作愛之后，她從他脫下的褲子屁股上的口袋里摸到了那東西，他不讓她翻，她還是翻出來了，她便吐了。她那天下了班，沒有回到宿舍，也沒吃一口東西，赶到他那里。他都沒讓她喘過气來，剛進門，就吻著她，就同她作愛。他說過要享受青春，享受愛，盡情的，她就在他怀里，也都答應。先不要孩子，無憂無慮，好好玩几年，攢點錢也為的游山玩水，先不置家，只要有這么間房子，他也已經有了，她只要有他，他們就瘋狂，無止盡，永遠永遠——還來不及品味，就只剩下惡心。她止不住惡心，苦膽水翻出來了，后來就哭了，歇斯底里，她詛咒男人！可她愛他，愛過他，都已經過去了。她愛他背心上那股汗味，那怕洗淨了她也聞得出來。他竟然這樣不值得人愛，可以對任何女人隨時都做那樣的事，男人就這么肮髒！她剛剛開始的生活就也被弄得這樣肮髒。像那小旅店里的床單，誰都來睡。也不換洗，散發著男人的汗臭，她不該到這种地方來！

那么，到哪里去？你問。

她說她不知道，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一個人跑到這地方來。她又說她就找這么個誰也不可能認識她的地方，就她自己一個人，沿著河岸，往上游去，什么也不想，一直走下去，到筋疲力竭，倒斃在路上——

你說她是個任性的孩子。

不！她說沒有人理解她。你也一樣。

你問她能同你過河嗎？去河對岸，那邊有一座靈山，可以見到种种神奇，可以忘掉痛苦，可以得到解脫，你努力引誘她。

她說她對家里人說的是醫院里要組織一次旅行。她對醫院里又說她家中父親生病要她照看，請了几天的假。

你說她還是夠狡猾的。

她說她又不是傻瓜。

12

我作這次長途旅行之前，被醫生判定為肺癌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唯一可做的事情便是到城郊的公園里去走一趟。大家都說這污染了的城市只有公園里空气好些，城郊的公園里空气自然更好。城牆邊的小山丘本來是火葬場和墳山，改成公園不過是近几年的事。也因為新建的居民區已經擴展到本來荒涼的墳山腳下，再不圈起來，活人就會把房子蓋到山頭上去奪死人的地盤。

如今只山頭上還留著一片荒草，堆著些原先用來做墓碑未曾用完的石板。附近的老人每天早晨來這里打打太极拳，會會鳥儿。到九點多鐘，太陽直射山頭，他們又都拎著鳥籠子回家去了。我盡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從口袋里掏出一本《周易》。看著看著，在秋日暖和的陽光下，瞌睡來了，在當中的一塊石板仰面躺下，將書枕在后腦勺，默念剛剛讀過那一支。陽光的熱力下通紅的眼瞼上便現出藍瑩瑩的那一支的卦象。

我本已無意讀書，再多讀一本，少讀一本，讀和不讀無非一樣等著火葬。我所以看起《周易》純屬偶然，我儿時的一位朋友，听說我的情況，特地來看望我，問我有什么事情他能幫忙的，于是談到了气功。他听說有用气功治愈癌症的，又說他認識個人在練一种功夫，同八卦有關。他勸說我也練練，我明白他的好意。人既到了這地步，只能死馬當成活馬醫，我便問他能不能給我找本《易經》來，我還一直未曾讀過。過了一天，他果真拿來了這本《周易正義》。我受了感動，便說，小時候，我曾經怀疑他偷了我才買的一把口琴，錯怪過他，后來又找到了，問他是否還記得？他胖胖的圓臉笑了，有些不自在，說，還提這于什么？窘迫的竟然是他而不是我。他顯然記得，對我還這樣友善。我才覺

得我也有罪過，并非只是人加罪于我。這是在忏悔嗎？莫非也是死前的心態？

我不知道我這一生中，究竟是人負于我多還是我負于人多？我知道确實愛我的如我已亡故的母親，也有憎恨我的如我离异的妻子，我這剩下的不多的日子又何必去作一番清算。至于我負于人的，我的死亡就已經是一种抵償，而人負于我的，我又無能為力。生命大抵是一團解不開恩怨的結，難道還有什么別的意義？但這樣草草結束又為時過早。我發現我并未好好生活過，我如果還有一生的話，我將肯定換一种活法，但除非是奇跡。

我不相信奇跡如同我本不相信所謂命運，可當人處于絕境之中，唯一可以指望的不就只剩下奇跡？

十五天之后，我如期來到醫院，作預約的斷層照相。我弟弟放心不下，一定要陪我去醫院，這是我不情愿的。我不愿意在親人面前流露感情。一個人的話，我更容易控制自己，但我拗不過他，他還是跟去了。醫院里還有我一位中學時的老同學，他領我直接找到放射科主任。

這主任照例戴著眼鏡，坐在轉椅上，看了我病歷上的診斷，又看了我那兩張全胸片，說還要再拍一張側位的胸片。他當即寫了個條子，讓我拿到另一處去拍，說是定影之后即刻把濕片子提來。

秋天的陽光真好。室內又特別蔭涼，坐在室內望著窗外陽光照射的草地更覺無限美好。我以前沒這么看過陽光。我拍完例位的片子坐等暗房里顯影的時候，就這么望著窗外的陽光。可這窗外的陽光离我畢竟太遠，我應該想想眼前即刻要發生的事情。可這難道還需多想？我這景況如同殺人犯證据确鑿坐等法官宣判死刑，只能期望出現奇跡，我那兩張在不同醫院先后拍的該死的全胸片不就是我死罪的證据？

我不知什么時候，未曾察覺，也許就在我注視窗外陽光的那會儿，我听見我心里正默念南無阿彌陀佛，而且已經好一會了。從我穿上衣服，從那裝著讓病人平躺著可以升降的設備像殺人工厂樣的机房里出來的時候，似乎就已經在禱告了。

這之前，如果想到有一天我也禱告，肯定會認為是非常滑稽的事。我見到寺廟里燒香跪拜喃喃呐呐口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老頭老太婆，總有一种怜憫。這种怜憫和同情兩者應該說相去甚遠。如果用語言來表達我

這种直感，大抵是，啊！可怜的人，他們可怜，他們衰老，他們那點微不足道的愿望也難以實現的時候，他們就禱告，好求得這意愿在心里實現，如此而已。我不能接受一個正當壯年的男人或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也禱告。偶爾從這樣年輕的香客嘴里听到南無阿彌陀佛我就想笑，并且帶有明顯的惡意。我不能理解一個人正當盛年，也作這种蠢事，但我竟然祈禱了，還十分虔誠，純然發自內心。命運就這樣堅硬，人卻這般軟弱，在厄運面前人什么都不是。

我在等待死刑的判決時就處在這樣一种什么都不是的境地，望著窗外秋天的陽光，心里默念南無阿彌陀佛。

我這老同學等不及，敲開了暗房的門，我弟弟跟了進去，他隨后又被赶了出來，只好守在出片子的窗口。一會儿，我這老同學也出來了，也到窗口去等候。他們把對死囚的關心放到對他的判決書上。這比喻也不恰當。我望著他們進出，像一個無什關系的旁觀者，只心中守護著那句反反复复默念著的南無阿彌陀佛。后來，我突然听見他們惊叫起來：

「怎么？」

「沒有？」

「再查查看！」

「下午只有這一張側位胸片。」暗房里的回答沒好气。

他們倆用架子夾著片于，舉起來看，技師也從暗房里出來，看了一眼，隨便又說了句什么，就不再理會他們了。

佛說歡喜。佛說歡喜是最先替代那南無阿彌陀佛的字句的，然后便成為皆大歡喜這更為普遍的表達。這是我擺脫絕境后最初的心態，也是最實在的幸福。我受到了佛的關照，奇跡就這樣出現了。但我還只是竊喜，不敢貿然袒露。

我還不放心，捏著濕的片子又去戴眼鏡的主任那里驗證。

他看了片子，做了個非常戲劇化的動作，雙臂揚起，說：

「這不很好嗎？」

「還需不需要做？」我問的是那斷層照相。

「還需要做什么？」他呵斥我，他是救人性命的，他有這樣的權利。

他又叫我站到一架有投影屏的愛克司光透視机前，叫我深呼吸，叫我吐气，叫我轉身，左轉，右轉。

「你自己都可以看見。」他指著影屏說，「你看，你看。」

事實上我什么都沒看清，我頭腦里一團漿糊，只看見明明暗暗的影屏上一副胸骨架子。

「這不什么都沒有？」他大聲呵斥，仿佛我故意同他搗蛋。

「可那些胸片上又怎么解釋？」我止不住還問。

「沒有就是沒有了，消失了。還怎么解釋？感冒、肺炎，都可能引起陰影，好了，就消失了。」

我只是沒有問心境，心境會不會引起陰影？

「好好活著吧，年輕人。」他扭轉靠椅，對我不再理會。

可不是，我好比檢了一條新的生命，比新生的嬰儿還年輕。

我弟弟騎著自行車赶緊走了，他本來還有個會。

這陽光也重新屬于我，歸我享受，我同我這位同學干脆在草坪邊上的椅子上坐下，開始討論起命運，人的命運又總是在用不著討論的時候才加以討論。

「生命就是种奇妙的東西。」他說，「一個純粹偶然的現象，染色体和染色体的排列有多少可能，可以計算。但這一個特定的机會，落在那一個胚胎上，能預先算定嗎？」他滔滔不絕，他是學遺傳工程的，寫畢業論文時做實驗得出的結論同指導他的系主任意見不合，被系党總支書記找去談話，他頂撞了一下，畢業后便把他分到大興安岭的一個養殖場去養鹿。后來他費了好大的周折才弄到唐山一所新建成的大學里去教書，不料又被弄成反革命黑幫分子的爪牙被揪出來批斗。又折騰了將近十年，才落得個「此案查無」。唐山大地震前十天他剛調离了，整他的人沒想到卻砸死在倒塌的樓房里，半夜一個也沒跑得出來。

「冥冥之中，自有命運！」他說。

而我，倒是應該想一想，我撿來的這條性命如何換個活法？

13

前面有一個村落，全一色的青磚黑瓦，在河邊，梯田和山崗下，錯落有致。村前有一股溪水，一塊條石平平駕在溪流上。你于是又看見一條青石板路，印著深深的一道獨輪車轍，通向村里。你就又听見赤腳在石板上拍打的聲音，留下潮濕的腳印，引導你走進村里。又是一條小巷，像你儿時見過的模樣，留在青石板上的泥水印子斷斷續續。你居然發現這一塊塊石板的縫隙下也僅泊流著溪水，從石板路下穿村而過。家家門口，都掀起一塊石板，可以用水，可以刷洗，翻翻的波紋上也還有碎青菜葉子飄過，也還可以听見大門后院子里雞啄食爭斗格格在扑打。村巷里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孩子，也沒有狗，好一個清幽的所在。

屋角上射來的陽光照著一面抹了石灰的封火牆，十分耀眼，巷子里卻很陰涼。一家的門楣上晃著一面鏡片，鏡片周圍畫的八卦。你站到門檐下，便發現這避邪的八卦鏡正沖著封火牆的跳角，把對面挑來的晦气再反射回去。可你從這里取影拍照的話，那明亮的陽光中泛黃的封火牆同巷子里灰藍的陰影和路上青灰的石板，不同色調的這种對比視覺上只令人愉悅，會造成一种宁靜，還有那飛檐上斷殘的瓦片，磚牆上的裂縫，又喚起一种鄉愁。或者換一個角度，拍這邊的人家的大門，八卦鏡片上的反光和被小孩們的屁股蹭得光亮的石頭門檻，在照片中都可以拍得真真切切，而這兩家世世代代的冤仇卻找不到一點痕跡。

你講的都是野蠻可怕的故事，我不要听，她說。

那你要听什么？

講些美的人和美的事。

講朱花婆？

我不要听巫婆。

朱花婆不同于巫婆，巫婆都是些又老又惡的老太婆，朱花婆卻總是漂亮的少婦。

像那二大爺的土匪婆？我不要听那种凶殘的故事。

朱花婆可是又妖燒又善良。

出了村口，沿溪澗而上，巨大的石頭被山水冲得渾圓光滑。

她穿著皮鞋在這潮濕的長著舍前的石頭上走，你說她注定走不遠，她便讓你拉住她的手。你提醒過她，可腳下還是一滑。你就手把她摟進怀里，說你并非是故意，可她說你坏，嚷著眉頭，嘴角卻挂著笑容，抿住的嘴唇綳得很緊你止不住去吻，她雙唇即刻松弛了，綿軟得又讓你吃惊。你享受著她溫香的气息，說是山里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她誘惑著你，而你又受了誘惑。她于是就靠在你怀里，閉上眼睛。

你說呀。

說什么？

說朱花婆。

她專門引誘男人，在山里，山陰道上，突然一個拐彎處，往往在山岭的涼亭里——

你見到過？

當然見過，她就端坐在涼亭的石凳上，涼亭建造在山道當中，山道從涼亭里兩條石凳中穿過。你只要走這山道，沒法不經過她身邊。一位年紀輕輕的山里的女人，穿著件淺藍的竹布褂子，腰間助下都布鎖的鈕扣，領子和袖口滾的白邊，扎了一坎蜡染的頭巾，扎法也十分仔細。你不由得放慢腳步，在她對面的石凳上故意歇下。她若無其事掃你一眼，并不扭過頭去，抿著薄薄的艷紅的嘴唇，那烏黑的眉眼也都用燒了的柳條描畫過。她深知自己的滋力，毫不掩飾，眼里閃爍挑逗的目光，不好意思的往往竟是男人。你倒首先不安，起身要走，在這前后無人的山陰道上，立刻被她迷了心竅。你自然知道這風流俊俏的朱花婆只能愛三分，敬七分，只能相思，不敢造次。你說這都是石匠們告訴你的，你在他們山上采石的工棚里過夜，同他們喝了一夜的酒，談了一夜的女人。你說你不能帶她去那种地方過夜，女人去了難保不惹禍，這些石匠也只有朱花婆才能制伏。他們說是凡朱花婆都會點穴，手指上的功夫可是世代相傳，一雙巧手專治男人治不了的疑難雜症，從小儿惊風到半身不遂，而婚喪喜事，男女陰私，又都靠她們一張巧嘴調配排解。山里碰到

這种野花只看得采不得。他們說，有一回，三個后生拜把子兄弟，就是不信，山道上碰到了個朱花婆，起了邪念。哥儿三個還對付不了一個女人？三人合計了一下，一哄而上，把這朱花婆硬拖到山洞里。她畢竟是個女人，擰不過三個大小伙子，頭兩個干完事了，輪到這小老三。朱花婆便央求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年紀還小，別跟他們造孽，听我的把我放了，我告訴你一個秘方，日后派得上用場，到時候足夠你正經娶個姑娘，好好過日子。小伙子將信將疑，人到底年輕，見女人弄成這樣，倒也動了測隱之心，把她放過了。

你是冒犯了，還是也把她放了？她問。

你說你起身走了，又止不住回頭再看一眼，就看見了她那邊面頰，一朵艷紅的山茶花插在鬢角，她眉梢和唇角都閃亮了一下，像一道閃電，把個陰涼的山谷突然照亮，你心頭火熱，跟著跳動了一下，立刻明白你碰到了一位朱花婆。她活生生端坐在那里，淺藍的竹布褂子下聳起結實的胸脯，手臂還挽著個竹籃，籃子上蓋條嶄新的花毛巾，腳上穿的也是雙藍布貼花的新鞋，分明得如同剪紙的窗花。

你過來呀！她向你招呼。

她坐在石頭上，一手拎著她那高跟皮鞋，一只赤腳在滾圓的卵石上小心試探，清亮的溪水里洁白的腳趾蠕動，像几只肉虫子。你不明白事情是怎么開始的，你突然把她的頭按倒在水邊的野蒼蒲上，她挺直了身腰，你摸到了她脊背上胸罩的搭扣，解開了的渾圓的乳房在正午的陽光下白得透亮。你看見那一顆粉紅挺突的乳頭，乳暈下細小的青筋都清清楚楚。她輕輕叫了一聲，雙腳滑進水里。一只黑色的鳥儿，白的腳趾，你知道這鳥儿叫伯勞，就站在溪澗當中一塊像乳房一樣渾圓灰褐色的岩石上，石頭邊緣映著溪水翻翻的閃光。你們都滑進水里，她直惋惜弄濕了裙子，而不是她自己，潤濕的眼睛像溪水中反映的陽光，閃閃爍爍。你終于捕捉住她，一頭頑強掙扎的小野獸在你怀里突然變得溫順，無聲哭了起來。

這黑色的伯勞，白的腳趾，左顧右盼，頻頻翹起尾巴，一只蜡紅的像上下點動。你剛走近，就起飛了，貼著溪流，在前面不遠的一塊岩石上停下，依然轉過身來，再沖著你，點頭擺尾。逗你走近了再飛起，并不遠去，依然在前面等你，咭——咭——細聲尖叫。這黑色的精靈，那就是她。

誰？

她的靈魂。

她又是誰？

你說她已經死了，那些雜种帶她夜里到河里去游泳，都回來了，說是上岸以后，才發現只少了她。全是鬼話，可他們都這么說，還說可以驗尸，不信盡管去找法醫。她父母不同意，忍受不了，女孩子死的時候剛十六周歲。而你當時比她還小，可你知道那全是預謀。你知道他們不止一次約她夜里出去，把她堵在橋墩下，一個個從她身上路過去，再碰頭交流經驗。他們笑話你不吃不摸才是傻瓜。他們早就預謀，要得到她。你不只一次听見他們污齷的談論，都提到她的名字。你偷偷告訴過她，夜里當心不要跟他們出去。她也同你說過，她害怕他們。可她又不敢拒絕，還是去了。她太膽小，你不也怕？你這個懦夫！就是這些雜种把她害了，又不敢承認。可你也不敢揭發，多少年來，她在你心頭，像個噩夢。她的冤魂木讓你安宁，總顯現成各种模樣，而她從橋墩下出來那一回模樣，卻總也不曾改變。她總在你前面，咭——咭——這黑色的精靈，白趾紅唇的伯勞。你拉住荊條，抓住石縫里一棵黃楊的根，從溪澗里爬了上來。

這里有路，從這里上來，你說你拉住她的手，叫她用腳抵住石頭。

她叫了一聲。

怎么啦？

歪腳了。

穿這高跟鞋就沒法爬山。就沒准備爬山。

可既然進山了，就准備吃苦吧。

第四部份

14

這雞腸小巷里的老房子樓上，從窗戶里望出去，可以看見一片片瓦頂，歪歪斜斜，相互連接，沒個盡頭。

還可以望見兩個屋脊之間冒起的小閣樓的窗戶，窗戶下的屋瓦上晒著鞋。這小房間里放了一張硬木的雕花架子床，挂著蚊帳，一個鑲著圓鏡子的紅木衣柜，窗口放了張藤靠椅，門邊上還有一條凳子。她讓我同她在這窄條凳上坐下，房里几乎就沒有可以走動的地方。我同她前一天晚上才認識，在一位記者朋友家里，我們一起抽煙、喝酒，聊天，說到有關性的玩笑，她也毫不避諱，在這小山城里，顯得很新潮。后來談到我這事情，我那位朋友便說，這事需要女人家作向導。她答應得很爽快，果然領我來了。

她在我耳邊竊竊說著本地方言，急切告誡我：「她來了你要請香，清香還要下跪三叩頭，這些規矩你可要做的啊。」那聲調和舉止全都還原為本地的女人家了。同她挨著，擠在又短又窄的條凳上，我頓時覺得很不是滋味，像是在這小縣城里有了個私通的女人，這里人人又都相識，就只能到這种地方來偷情。我聞到了一种腳菜的酸臭味。可這房里一塵不染，連那當中一小塊地板都擦洗得露出了水頭的本色，門板后面也貼的是干干淨淨的糊牆紙，這房里就沒有放膨菜壇子的地方。

她頭發碰著我的臉，湊在我耳邊說：

「來了！」

先進來的是一位剛過中年的胖婦人，跟著進來了一位老女人。胖婦人解下圍裙，排了擇衣衫，那衣衫雖然洗褪了色，卻也干淨。她剛從樓下做完飯上來。后進來的那瘦小的老女人朝我們點了點頭，我這位女友便立刻提醒我：

「你跟她去。」

我起身跟隨她到樓梯邊上，她拉開一扇不顯眼的小門，進去了。里面是一間极小的房間，只放了一張桌子，設了個香案，供著太上老君、光華大帝和觀世音菩薩的牌位，案下上供著糕點，水果，清水和酒。板

壁上下挂了許多紅布做成的鑲著黑邊或黃色犬牙的旗幟，都寫著求吉利祛災禍的話。陽光從屋頂上一片明瓦透了進來，一注點燃的香煙在光柱中冉冉上升，造成一种禁聲的气氛，我也才明白我這位女友為什么一進房里便在我耳邊私語。老女人從香案下面的格檔里取出一扎黃婊紙包著的線香，我便按照我那位女友預先的囑咐，立即塞給她一元錢，接過香來，在她用火柴點燃的紙媚子上再把香燒著，雙手握住，跪到香案前的蒲團上，著實拜了三拜。老女人朝我抿了一下癟嘴，表明贊許我這分虔誠，接過香去，分成三束，插進香爐里。

回到房里，胖女人已經收拾停當，端坐在藤靠椅上，垂著眼皮，通神的靈姑看來是她。老女人坐在另一頭的床沿，同她低聲說了几句話，轉而便向我這位女友問我的生辰八字，我說了我陽歷的生日，陰歷的日子記不清了，但可以推算。老女人又問我出生的時辰，我說我父母雙亡，已無從知道。那老女人顯得非常為難，同靈姑又低聲商量。靈姑說了一句什么，我明白那意思是說不要緊的。然后，她雙手放在膝蓋上，閉目靜坐。她背后窗外屋瓦上落下一只鴿子，咕咕打鳴，頸脖子上一圈閃著紫色光澤的羽毛蓬松起來，我自然明白那是只公鴿子在發情。這靈姑突然倒抽一口气，鴿子飛走了。

我看見屋瓦總有种惆悵，披鱗含接的屋瓦總喚起我童年的記憶，我想到了雨天，雨天屋角的蜘蛛网上沾著透亮的水珠，在風中哆嗦，就又聯想到我不知道為什么來到這世界上，屋瓦有一种魔力，能削弱人，讓人無法振作。我有點想哭，可我已經不會哭了。

靈姑又硬噎了一聲，想必是神靈附体。她不斷打噎，排除胃气。她居然有那么多胃气可以排除，我就止不住也想打嗝。可我沒有敢打，只硬噎在胸中，怕敗坏了她的情緒，誤認為我特地來同她搗蛋，拿她開心。我确實誠心誠意，盡管我并不真信。她止不住噎越打越頻繁，全身開始抽搐，也不像放意做作。她身上這种自發的抽搐，我想也許是靜坐時气功的效應，渾身直顫，手指突然指向空中，也就是說，沖我而來。可她眼睛依然緊閉，十指張開，十指中的兩個食指，又都分明沖著我。背后是板壁，我無處可退，只得挺直了腰杆。我沒敢看我那位女朋友，她肯定比我更加恭敬，盡管她來是陪我算命。藤靠椅在這胖女人身軀的搖晃下嘰咕嘰咕不斷出聲，她語義含糊念著咒語，說的大概是王母娘娘天地君親神靈的靈筒屋里一棵松足踏天輪地輪牛鬼蛇神統統打殺百無禁忌，她越說越快，越來越急促，這确實要一番功夫，我相信她已經入境了。老女人耳朵湊近她，听完，沉下臉對我說：

「你這人流年不利，可要當心啊！

靈姑還繼續滿前咕咕，詞句已全然听不清了。老女人又解釋道：

「她說，你遇到了白虎星！

我听說白虎指的是一种非常性感的女人，一旦被纏住，便難以解脫。我倒巴不得有被這种女人糾纏的福气，問題是能否逃脫厄運。老女人搖搖頭說：

「你這險境難得逃脫了。

我看來不是個幸運的人，也似乎沒有過十分幸運的事。我盼望的總實現不了，不指望的倒屢屢出現。這一生中總劫數不斷，也有過同女人的糾紛和煩惱，對了，也受到過威脅，倒并不一定來自女人。我同准其實也沒有實實在在的利害沖突，我不知道我妨礙過誰，只希望人也別妨礙我。

「你眼前就有大災大難，你被小人包圍了，」老女人又說。

我也知道小人是什么東西，《道藏》中就有過描述，這些叫三尸的赤身裸体的小人平時寄生在人的身体里，躲在咽喉下，吃人的唾液，還專等人打盹的時候偷上天庭，向上帝報告人的罪行。

老女人還說有眼中流血的惡人要懲治我，我就是燒香還愿也難逃脫。

胖女人已經從藤椅上滑坐到地上，在地板上打滾，怪不得地板都擦這么干淨，我即刻又覺得我這思想不洁才招致她的詛咒。而她還就詛咒我，說包圍我的白虎達九頭之多。

「那我還有救嗎？」我望著她問。

她口吐白沫，眼白翻出，神情可怕，多半是自己對自己實行催眠，已經進入歇斯底里狀態。房里沒有地方足夠她滾，身体都碰到我的腳。我連忙抽回腳，站了起來，望著這女人瘋狂滾動的肥胖的身軀，不由得有种恐懼，不知是對自己命運的恐懼還是被她詛咒得害怕了，我花錢戲弄她終究會得到懲罰，人与人之間的關系有時候也确實令人懼怕。

靈姑還不斷前吶，我轉而問那老女人是什么意思。她只搖頭不再解

說了。我就看見腳下這堆肥胖的身軀抽搐著，漸漸弓起了背，又慢慢收縮在藤椅腳下，像一頭受傷了的動物。人其實就是這么种動物，受了傷害會特別凶狠，這不是東西的人讓人畏懼的又是人的癲狂，人一旦癲狂了就又被絞殺在自己的癲狂里，我想。

她長長舒了口气，聲者在喉管里含糊滾動，又有些像野獸的呻吟。她依然閉著眼睛，隨后摸索著站了起來，老女人赶忙上前去扶，幫她在藤椅上坐下。我相信她确實歇斯底里發作了一通。

她的感覺并不錯，我來尋開心，她就該報复，詛咒我的命運。倒是陪同我來的這位女友甚為著急，同老太婆商量，問能不能替我做一個會，為我燒香還愿。老女人又問靈姑，靈姑含含糊糊說了些什么，依舊閉著眼睛。老女人便解釋說：

「靈姑說了，你這會也做不好的。」

「我多買些香燭呢？」我問。

我這位女友便問老女人要多少錢？老女人說二十元。我想無非等于請朋友上飯館吃頓飯，更何況為的是我自己，立刻答應了。老女人又同靈姑商量了一會，回答我說：

「做也做不好的。」

「那我就沒法逃脫厄運了？」我問。

老女人把我這話也傳達過去，靈姑又摘咕了一句，老女人說：

「那就要看啊。」

看什么？看我的虔誠？

窗外傳來鴿子的打鳴聲，我想那只公鴿子一定跳到了母鴿子身上。我也還是得不到寬恕的。

15

村口那棵烏柏樹霜打過了，葉子變得深紅，樹下依鋤站著個面色死灰的男人。你問他這叫什么村子？他兩眼直勾勾望著你，不作回答。你轉身對她說這家伙是盜墓的，她忍不住直笑。等走過了，她在耳邊也對

你說，是水銀中毒的緣故。你說他盜墓時在墓道里待得太久，兩人一伙，另一個中毒死了，就剩下他還活著。

你說，他太爺一輩就干的這個，他太爺的太爺也干這行，這行當只要祖上有人干過，洗手也難。又木橡抽鴉片，到頭來傾家蕩產，盜墓的卻無本万利，只要狠下心來，下得了手，撈著一回，世世代代跟著上癮。你對她這般說著，好生快活。她挽住你手，也百依百順。

你說他太爺的太爺的太爺，那時候乾隆皇帝出巡，各地官員誰不巴結圣上？千方百計不是挑選當地的美女，就收羅前朝的珍寶。他太爺的太爺的太爺他爸，祖上只兩畝薄田，農忙下田，閒時熬他几斤糖稀，染上各种顏色，做成糖人挑副擔子去遠近村鎮上叫賣。做個小娃娃的雞巴叫子，做個豬八戒背媳婦，又能有好大的賺頭？他太爺的太爺的太爺小名叫李三，整天游游逛逛，無心學做精人，卻開始想背媳婦那事，見婦人家就答訕，村里人又都叫他皮漏。有一天村里來了個蛇郎中，拿著竹筒、通條和鐵鉤子，背著個裝蛇的布口袋，在墳頭間亂鑽。他覺得好玩，便跟上這蛇郎中，替他拿個家伙。這蛇郎中也就給他一顆黑頭屎樣的蛇藥，讓他含在嘴里，甜絲絲的，倒也清涼潤嗓。跟了半個月下來，他也就看出了門道，人拿蛇是幌子，挖墓是真。這郎中也正想找個幫手，他就這樣發跡了。

這李三再回到村里來，頭上戴頂黑緞子瓜皮帽，還綴了顆翡翠頂子，自然也是舊的，烏伊鎮街上陳大麻子的當舖里弄來的便宜貨，說的是鎮上那條老街還沒有被長毛燒掉的時候。他著實神气了一番，用村里人的話說，叫抖起來了，跟著就有人跨進地家門檻，向他老頭子提親。他隨后討了個小寡婦，也弄不清是那小寡婦先勾搭的地，還是他先把小寡婦弄上了手。總歸，他豎起大拇指說，烏伊鎮下街頭那桃紅燈籠的喜春堂他李三也不是沒逛過，出手就一錠白花花的銀子，他當然不會說那銀子在墓穴里叫石灰雄黃水早浸得發黑，多虧他在鞋幫子上使勁擦了又擦。

那墓在落鳳坡東二里一個亂石崗上，雨后，有一股水直往一個洞子里流，叫他師傅發現了。洞越捅越大，從下午到天將黑時分，挖得剛能鑽進一個人，自然是他先進去。爬著爬著，他奶奶的，人就掉了下去，把他的魂都嚇掉了一半。泥水中居然摸到好些壇壇罐罐，一不做二不休，他統統砸了。還有一面銅鏡，是他從朽得像豆腐渣樣的棺材板里摸出來的，競烏亮的木生一點銅綠，給娘儿們梳頭那真叫棒。他說他要有半句謊話就是狗養的？可惜都叫他師傅那老家伙弄走了，只給了他一包

銀子。吃一回黑，長一回乖，摸出門道他自己也能干。

你便來到了這村中的「李氏宗祠」，門帽上有塊早先的鶴鹿松梅的石刻安在這新修的門垛上。你推開虛掩的大門，立刻有個蒼老的聲音問你做什么？你說來看看的，廊度下的一間房里便出來了一位矮小而并不萎縮的老者，看守宗祠顯然也是一分榮耀的差事。

他說這外人不讓看的，說著便推你出去。你說你也姓李，這宗族的后裔，多少年在外漂泊，如今回來看望故里。他蹙著白毛滋生的眉頭，從上到下打量你一番。你問他知道不知道這村里早年有個盜墓的？他臉上的折皺加深了一層，一副叫人痛苦的表情，回憶又多半少不了痛苦，你不知道他是搜索記憶還是在努力辨認，你總之不好意思再看他這張變形了的老臉。他含糊嘟囔了好一陣子，不敢貿然相信這穿旅游鞋而不穿麻鞋的子孫，半天終于哦哦的說出一句，不是死了嗎？也不知是誰死了？總歸是老子而不是儿孫。

你說這李家的子孫在外國都發了橫財，他嘴張得就更大，終于讓開，彎下腰，恭恭敬敬，領你來到宗詞堂下，像一個老的管家。他早先就穿的皂鞋，提著鑰匙，說的是這詞堂還沒有改作小學校的時候，現今又改了回來，小學校倒另挪了地方。

他指著出土文物樣的那塊橫匾，漆皮剝落，可「光宗耀祖」那墨他意酣的楷書卻毫不含糊。橫匾下方有個鐵鉤，當然是挂宗譜的地方，只不過平時不拿出來張挂，歸村長他老爹保存。

你說那是抹在黃綠于上一幅中堂樣的卷軸，他說一點不錯，一點不錯。土改分田時燒掉了一回，后來又偷偷重修了一張，藏在閣樓上，清查成份的那陣子拆了樓板搜了出來，又燒了一回。現今這張還是李氏三兄弟憑記憶拼湊，找到小學校的老師毛娃儿他爸新修的，毛娃儿也已經有八歲的閨女了，還想要個儿子。現今不是生育都要計划嗎？生第二個罰款不說，戶口都不給上！你說可不是嗎，又說你想看看這張宗譜。他說一准有你，一准有你，這村里姓李的人家都修了進去。還說只有三戶外姓，也都娶過李家的姑娘，要不，休想在村里待住。不過外姓人總歸是外姓人，而婦人家一概都上不了這譜。

你說這你都明白，唐太宗李世民做皇帝之前就有了這姓氏，這村里的李家且不去牽扯是不是皇親，祖上當將軍和司馬的可大有人在，不是只出盜墓的人。

從飼堂出來你就被小娃儿們圍住，不知打那儿冒出來的，一十好几。你走到哪里，他們跟到哪里，你說他們是一群跟屁虫，他們一個個都跟著傻笑。你舉起相机，他們轟的就跑。只有個娃娃頭站出來，說你相机里沒有膠卷，你可以打開來看。這是個聰明的小子，細條個儿，像水中的白條，領著這群小魚。

「喂，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你向他發問。

「大戲台，」他回答你說。

「什么大戲台？」

他們就跑進一條小巷里。你跟蹤他們，巷口的屋角有塊基石，刻著「泰山石敢當」的字樣。你永遠也弄不明白這行文字的准确含意，如今也未必有人能說得清楚，總之，這都同你童年的記憶聯系在一起。在這條只容得人挑一擔水桶走過的空空的小巷里，你又听見那一雙赤腳拍打著洒上水跡的青石板僻僻拍拍清脆的聲響。

你穿過巷子出來，突然面對一片舖滿稻草的晒場，空中彌漫一股新收割的稻草甘甜的清香。晒場的盡頭果真有一個舊戲台子，用整根的木料构架的，台面有半人多高，也堆滿了成捆的稻草。這群小猴子沿著柱子爬了上去，又從上面跳到晒場里，在稻草堆里翻著筋斗。

四面通風的舞台四根大柱子撑著個飛檐跳角的大屋頂，頂上几根橫梁當年想必用來挂旗旗，燈籠和要把戲的繩索，柱子和橫梁都曾經有過彩繪，頒子和漆皮如今已經剝落。

這里演過戲，殺過頭，開過會，慶賀過，也有人下過跪，也有人叩過頭，到收割的時候又堆滿稻草，娃娃們總爬上爬下。當年也爬上爬下的娃儿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上了宗譜和沒上宗譜的都弄不清楚，憑記憶拼湊的譜系又是否原樣？有譜与無譜到頭來也無甚差別，只要沒高飛遠走，就都得种田吃飯，剩下的又只有孩子和稻草。

戲台對面有座廟，在砸毀了的老廟址上如今又新蓋了起來，重彩奪目。朱紅的大門上繪的一青一赤兩位門神，手執刀斧，眼若銅鈴。粉牆上墨筆寫著：華光廟再建樂助錄金名單開列如下：某某某一百元，某某某一百二十元，某某某一百二十五元，某某某五十元，某某某六十元，某某某二百元——最后的落款：靈岩老中青代表公布。

你走了進去，殿內華光大帝腳下，一排老婦人或站或跪，全都一身上下青衣青褲，又都沒有牙，站著的跪下，跪下的起立，紛紛燒香禮拜。這華光大帝長個光滑的臉蛋，闊臉方腮，一派福像，香煙線繞之中，顯得越發慈祥。他面前的條案上還放的筆墨硯台，一副文官辦公事的樣子。放燭台和香爐的供桌上垂下一幅紅布，用五彩絲線繡著「保國佑民」的字樣。帳幔和華蓋之上，一塊烏黑的橫匾寫著「通天顯應」，邊上有一行小字，「靈岩士民供奉」，就說不清是哪年哪月留下的骨董。

你倒是确認了這地方叫靈岩，想必就真有這么個靈异的去處，證明你奔靈山而來并沒有錯。

你問這些老婆婆，她們都張著沒牙的癟嘴，發出絲絲絲絲的聲音，沒有一個說得清去靈芝的路。

「在這村子邊上？

「是是斯斯——」

「离村子不遠？

「斯斯希希——」

「要拐個彎？

「希希奇奇——」

「還有二里路？

「青奇稀稀——」

「五里路？

「稀稀奇奇——」

「不是五里是七里？

「稀是奇是稀是斯——」

有一座石橋？沒有石橋？就順著溪澗進去？還是走大路的好？走大

路就遠了？繞點路心里明白？心里明白了一找就到？要緊的是心誠？心誠就靈驗？靈驗不靈驗全在運气，有福之人無須去找？這就叫踏破鐵鞋無處尋，尋來全不費功夫！說這靈岩無非是頑石一塊？不好這么說的，那么該怎么說？這不好說是不好說還是不能說？就全看你了，你看她是什么模樣就什么模樣，你想是個美女就是個美女，心里中了邪惡就只見鬼怪。

16

我走了一天的山路，到大靈岩的時候，天還沒全黑。沿著一條很長的峽谷進去，兩邊都是陡峭的深褐的岩壁，有水流的地方才長些暗綠的獸蘗。落日的余暉映在山谷盡頭山脊的岩壁上，赤紅得像一片火焰。

岩壁底下，水杉林子后面，几棵千年的老白果樹下，有一座由寺廟改成的招待所，也接待游客。從山門進去，淡黃的白果樹葉落了一地，沒有人聲。我一直轉到樓下左邊的后院里，才找到一位在刷鍋的炊事員。我請他開飯，他頭也不抬，說已經過了吃飯的時間。

「晚飯通常這里開到几點？」我問。

「六點。

我讓他看表，這會才五點四十分。

「向我講沒有用，你找管理員去，我只憑飯票子開飯。」他依然刷地的鍋。

這一大座空樓里回廊曲折，我又轉了一遍，還是沒找到人，只好大聲喊：

「喂，到底有人值班沒有？」

好几聲之后，才有個懶洋洋的聲音答應。然后響起了腳步聲，一位穿白褂于制服的服務員出現在走廊里，收了房錢，飯費和鑰匙的押金，給我開了個房間，把鑰匙交給我便走了。晚飯只有一盤剩菜和涼得沒有一點熱气的雞蛋湯，我后悔沒有在她家住下。

我從龍潭出來，在山路上遇上她的。她挑著兩大捆鐵芒額，穿的花布單衣褲，在前面悠悠走著。下午兩三點鐘光景，深秋的太陽還是很有

熱力，她背上汗濕了，衣服貼在脊椎的那道溝槽上，挺直的脊背只腰肢扭動，我緊跟在她后面。她顯然听見我的腳步，把帶鐵頭的針擔轉了個角度好讓我過去，可插在針擔上大捆的鐵芒藏還是把狹窄的山道擋住。我說：

「木要緊，你走你的。」

后來要過一條小溪，她把擔子歇下來。于是我便看見了她紅扑扑的腮幫子上貼著汗濕的鬢發，厚厚的嘴唇，孩子气的臉，而胸脯卻聳得挺高。

我問她几歲了？她說她十六，并沒有山里姑娘見到生人害臊的樣子。我說：

「你一個人走這山路不害怕嗎？這前后都沒人，也望不到村庄。」

她望了望插在鐵芒額里帶鐵尖的扦擔，說：

「一個人走山路的時候，帶一根棍子就夠了，用來赶狼。」

她還說她家不遠，山洼子那邊就是。

我又問她還上學嗎？

她說她上過小學，現在她弟上學。

我說你爸為什么不讓你繼續讀書？

她說她爸死了。

我問她家還有什么人？

她說還有她媽。

我問這一擔怕有百十來斤吧？

她說打不到柴禾，就靠它燒火。

她讓我走在前面。剛翻過山崗，就看見路邊一幢孤零零的瓦屋，坐落在山坡邊上。

「賭，那門前种了棵李樹的就是我家，」她說。

那樹的葉子差不多落盡了，剩下的几片橙紅的葉片在赤紫色的光洁的枝條上抖動。

「我家這李樹特別怪，春天已經開過一回花了，秋天又開了一次，前些日子那雪白的李花才落盡。可不像春天，一顆李子也沒結，」她說。

到了她家路邊，她要我送去喝茶。我從石階上去，在門前的磨盤上坐下。她把鐵芒簍挑到屋后去了。

一會儿，她推開掩著的正中的大門，從堂屋里出來，提了把陶壺，給我倒了一大藍邊碗茶。那壺想必偎在灶火灰里，茶水還是滾熱的。

我靠在招待所房里棕繃子床上，覺得陰冷。窗戶關著，這二層樓上，四面都是板壁，也還透著寒气，畢竟是山谷里深秋的夜晚。我又想起了她給我倒茶的時候，看我雙手托著碗，朝我就笑了。她嘴唇張開著，下唇很厚，像腫脹了似的，依然穿著汗濕了的單褂子。我說：

「你這樣會感冒的。」

「那是你們城里人，我冬天還洗冷水呢，」她說，「你不在這里住下？」她見我愣住了，立刻又說，「夏天游客多的時候，我們這里也住客。」

我便由她目光領著，跟她進屋里去。堂屋的板壁上，半邊貼滿了彩印的繡像連環畫樊梨花的故事。我小時候似乎听說過，可也記不起是怎樣一回事了。

「你喜歡看小說？」我問，指的當然是這類章回小說。

「我特別喜歡听戲。」

我明白她指的是廣播里的戲曲節目。

「你要不要擦個臉？我給你打盆熱水來？」她問。

我說不用，我可以到灶屋里去。她立刻領我到灶屋里，操起個臉盆，手腳麻利，就手從水缸里勺了一勺水，擦了擦臉盆，倒了，從灶鍋

里又勺了一瓢熱水，端到我面前，望著我說：

「你到房里去看看，都干干淨淨呢。」

我受不了她濕潤的目光，已經決定住下了。

「誰呀？」一個女人低沉的聲音，來自板壁后面。

「媽，一個客人，」她高聲答道，又對我說：「她病了，躺在床上，有年把了。」

我接過她遞來的熱手巾把子，她進房里去了。听見她們低聲在南響咕咕說話。我擦了擦臉，覺得清醒些了，拎上背包，出門，在院子里磨盤上坐下。她出來了，我問她：

「多少水錢？」

「不要錢的，」她說。

我從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錢塞在她手里，她擰著眉心望著我。我下到路上，等走出了一段路才回頭，見她還捏著那把錢站在磨盤前。

我需要找個人傾吐傾吐，從床上下來，在房走動。隔壁的地板也有響聲。我敲了敲板壁，問：

「有人嗎？」

「誰？」一個低沉的男人的聲音。

「你也是來游山的？」我問。

「不，我是來工作的，」他遲疑了一下說。

「可以打扰你一下嗎？」

「請便。」

我出門敲他的房門，他開了門，桌上和窗台上擺著几張油畫速寫，他胡子和頭發都很久沒有梳理了，也許這正是他的打扮。

「真冷！」我說。

「要有酒就好了，可小賣部沒人，」他說。

「這鬼地方！」我罵了一句。

「可這里的姑娘，」他給我看一張女孩頭像的速寫，又是厚厚的嘴唇，「真性感。」

「你是說那嘴唇？」

「一种無邪的淫蕩。」

「你相信無邪的淫蕩嗎？」我問。

「沒有女人是不淫蕩的，但她們總給你一种美好的感覺，藝術就需要這個。」他說。

「那你不認為也有無邪的美嗎？」

「那是人自己欺騙自己？」他說得很干脆。

「你不想出去走走，看看山的夜景？」我問。

「當然，當然，」他說，「可外面什么也看不見，我已經去轉過了。」他端詳那厚厚的嘴唇。

我走到院子里，從溪澗升起的几棵巨大的白果樹將樓前路燈的燈光截住，葉子在燈光下變得慘白。我回轉身，背后的山崖和天空都消失在燈光映照得灰蒙蒙的夜霧中，只看得到燈光照著的屋檐。被封閉在這莫名其妙的燈光里，我不禁有點暈眩。

山門已經關上。我摸索著拔開了門栓，剛跨出去，立刻陷入黑暗中，山泉在左近嘩嘩響。

我走出几步后再回頭，山崖下燈光隱約，灰藍的云霧在山巔欽繞。深澗里有一只蟋蟀顫禁禁嘶鳴，泉聲時起時伏，又像是風，而風聲卻在幽暗的溪澗中穿行。

山谷中彌漫著一層潮濕的霧气，遠處被燈光照著的白果樹粗大的樹干的側影在霧气中變得柔和了。繼而，山影逐漸顯現，我落在由峭壁環抱的這深谷之中。黝黑的山影背后泛出幽光，可我周圍卻一片濃密的黑

暗，而且在漸漸收縮。

我抬頭仰望，一個黑影龐然拔地而起，凌空俯視，威懾我。我看出來了，當中突起的是個巨大的兀鷹的頭，兩翅卻在收攏，似乎要飛騰起來，我只能屏息在這凶頑的山神巨大的爪翼之下。

再往前，進入到兩旁高聳的水杉林子里就什么也看不見了。黑暗濃密得渾然成為一堵牆，再走一步似乎就要碰上。我禁不住猛然回頭。背后的樹影間透出一點微乎其微的燈光，迷迷糊糊的，像一團不分明的意識，一种難以搜索的遙遠的記憶。我仿佛在一個不确定的地方觀察我來的那個去處，也沒有路，那團未曾涌滅的意識只是在眼前浮動。

我舉起手想測驗一下自身的存在卻視而不見。我打著打火机，這才看見了我過高舉起的手臂，像擎著個火炬，而這火苗隨即熄滅了，并沒有風。四下的黑暗更加濃重，而且漫無邊際，連秋虫斷斷續續的嘶鳴也暗啞了。耳朵里都充滿了黑暗，一种原始的黑暗，于是人才有對火本能的崇拜，以此來戰胜內心對黑暗的恐懼。

我又打著打火机，那跳動的微弱的光影旋即被無形的陰風扑滅。這蠻荒的黑暗中，恐懼正一點點吞食我，使我失去自信，也喪失對方向的記憶，再往前去，你將掉進深淵里，我對我自己說。我立刻回轉，已經不在路上。我試探几步，林間一條柵欄樣的微弱的光帶向我顯示了一下，又消失了。我發現我已到路左邊的林子里，路應該在我的右邊。我調整方向，摸索著，我應該先找到那灰黑突兀的鷹岩。

一團匍匐著的迷迷蒙蒙的霧露，又像一條垂落在地上的帶狀的煙，其間，有几星燈光閃爍。我終于回到了黑壓壓的兀立的鷹岩底下，可我突然發現，兩側垂下的翅翼當中，它灰白的胸脯又像一位披著大塑的老婦人，毫不慈祥，一副巫婆的模樣，低著頭，大學里露出她干枯的軀体，而她大衣底下，竟還跪著個裸体的女人，赤裸的脊背上有一條可以感覺到的脊椎槽。她雙腿跪著，面向披著黑大衣的惡魔在苦苦哀求，雙手合掌，肘部和上身分開，那赤裸的身腰就更分明了，面貌依然看不清楚，可右臉頰的輪廓卻姣好而嫵媚。

她散開的頭發長長垂在左肩和手臂上，正面的身腰就更加分明。她依然跪著，跪坐在自己腿上，低垂著頭，是一位少女。她恐懼不已，像是在祈禱，在懇求，她隨時都在變幻，此刻又還原為前一個年輕的女人，合掌祈求的女人，可只要轉過身來就又成了少女，形体的線條還更

美，左側的腰部上的乳房的曲線閃現了一下，就又捕捉木到了。

　　進了山門，黑暗全消失了，我又回到這次蒙蒙的燈光下。從溪澗伸起的几棵老白果樹上還未脫盡的葉子，映照得失去了顏色，只有燈光照著的走廊和屋檐才實實在在。

第五部份

17

你走到村子的盡頭，有一個中年女人，長袍上扎著個圍裙，蹲在門前的溪水邊，用刀子在刮一條條比手指長不了許多的小魚。溪水邊上燃著松明，跳動的火光映著明晃晃的刀子。再往前去，便是越見昏暗的山影，只在山頂上還剩一抹余霞，也不再見到人家。你折了回來，也許就是那松明子吸引你，你上前去打听可否在她這里留宿。

「這里常有人米歇腳。」這女人就看透了你的意思，望了望你帶來的她，并不多話，放下刀，在圍裙上擦了擦手，進屋里去了。她點亮了堂屋里的油燈，拿著燈盞。你跟在她后面，樓板在腳下格支格支作響。樓上有一股稻草的清香，新鮮的剛收割的稻草的香味。

「這樓上都是空的，我抱被子去，這山里一到夜間就冷。」她把油燈留在窗台上，下樓去了。

她說，她不愿意住在樓下，她說她害怕。她也不肯同你睡在一間房里，她說她也怕。你于是把燈留給她，踢了踢堆在樓板上的稻草，到隔壁屋里去。你說你不愛睡鋪板，就喜歡在稻草上打滾。她說她同你頭對著頭睡，隔著板壁可以說話。板壁上方的隔斷沒有到房頂，看得見她房里搭在屋梁的木板上的一圈燈光。

「這當然很別致，」你說。

房主人抱來了被子。她又要熱水。

老女人拎了一小木桶的熱水上來。隨后，你便听見她房門門栓插上。

你赤膊，肩上搭條毛巾，下到樓下，沒有燈光，也許是這人家唯一的那盞煤油燈已留在樓上她房里了。廚房里的灶火前，你見到女主人。那張一無表情的臉被灶膛里的火光映照得柔和了，柴草嗶剝作響，你聞到飯香。

你拎了個水桶，出門下到溪澗里去。山巔上最后一抹霞光也消失了，暮色迷蒙，掀翻的水紋中有几處光亮，頭頂上的星星顯露出來，四

下有几只蛙鳴。

對面。深深的山影里，你听見了孩子們的笑聲，隔著溪水，那邊是一片稻田。山影里像是有一塊打谷場，孩子們興許就在打谷場上捉迷藏。這濃黑的山影里，隔著那片稻田。一個大女孩呵呵的笑聲就在打谷場上。那便是她。就活在你對面的黑暗里，遺忘的童年正在复活。那群孩子中的一個，將來哪一天，也會回憶起自己的童年。那調皮的尖聲鬼叫的嘎小子的聲音，有一天也會變得粗厚，也會帶上喉音，也會變得低沉。那雙在打谷場的石板上拍打的光腳板也會留下潮濕的印跡，走出童年，到廣大的世界上去。你就听見赤腳拍打青石板的聲音。一個孩子在水塘邊上，拿他奶奶的針線板當拖船。奶奶叫了，他轉身拔腳就跑，赤腳在石板上拍打的聲音那樣清脆。你就又看見了她的背影，拖著一條烏黑的長辮子，在一條小巷子里。那烏伊鎮的水巷，冬天寒風也一定挺冷。她挑著一擔水，碎步走在石板路上，水桶壓在她未成年的俏瘦的肩上，身腰也很吃力。你叫住了她，桶里的水蕩漾著，濺到青石板上，她回過頭來，看著你就那么笑了一下。后來是她細碎的腳步，她穿著一雙紫紅色的布鞋。黑暗中孩子們依依啪啪。叫聲那么清晰，那怕你并听不清楚他們叫喊的是什么，好像還有重迭的回聲，就這一剎那都复活了，丫丫——；

剎那間，童年的記憶變得明亮了，飛机也跟著呼嘯，俯沖下來，黑色的机器從頭頂上一閃而過。你扒在母親怀里，在一棵小酸棗樹下，棗樹枝條上的刺扯破了母親的布褂子，

露出渾圓的胳膊。之后，又是你的奶媽。抱著你，你喜歡偎在她怀里，她有一雙晃晃的大奶，她在炕得焦黃香噴噴的鍋巴上給你撒上鹽，你就喜歡躲在她灶屋里。黑暗中紅炯炯的眼睛，是你養的一對白毛兔子，有一只被黃鼠狼咬死在籠子里，另一只失蹤了，后來你才發現她漂在后院廁所的尿缸里，毛都很髒。后院有一棵樹，長在殘磚和瓦礫當中，瓦片上總長的青苔。你的視線從未超過齊牆高的那根枝丫，它伸出牆外是什么樣子你無從知道。你只知道你踮起腳尖，夠得到樹干上的一個洞，你曾經往那樹洞里扔過石片。他們說樹也會成精，成精的樹妖同人一樣也都怕痒，你只要用棍子去鑿那樹洞，整棵樹就全身會笑，像你搔了她的胳肢窩，她立刻縮著肩膀，笑得都喘不過气來。你總記得她掉了一顆牙，缺牙巴，缺牙巴，她小名叫丫丫。你一喊她缺牙巴她真的生气，扭頭就走，再也不理你。泥土像黑煙一樣冒了起來，落了人一頭一臉一身，母親爬起來，拍了拍你，竟一點沒事。可你就听見了拖長的尖聲嚎叫，是一個別的女人，不像是人能叫得出來的聲音。然后你就在山

路上沒完沒了顛簸，坐在蓋上帆布篷子的卡車里，擠在大人們的腿和行李箱中間，雨水從鼻尖上往下滴，媽的巴子，都下來推車吧！車輪直在泥中打轉，把人濺得滿身是泥。媽的巴子，你也學著司机罵人，那是你學會的第一句罵人話，罵的是泥泞把腳上的鞋給拔掉啦，」丫丫——孩子們的聲音還在打谷場上叫，追逐時還又笑又鬧。再也沒有童年了，你面對著只是黑暗的山影——

你來到她門前，求她把門打開。她說你不要胡鬧，就這樣，她現在挺好。她需要平靜，沒有欲望，她需要時間，她需要遺忘，她需要的是了解而不是愛，她需要找一個人傾吐。她希望這良好的關系你不要破坏，她對你剛建立起信任，她說她要同你走下去，進入到這靈山，同你有的是時間，但絕不是現在。她請你原諒她，她不想，她個能夠。

你說你不是為別的，你發現你隔壁的板壁縫里有一絲微弱的光，也就是說這樓上還有別人，不只是你們兩個。你讓她過來看看。

他說不！你別騙人，不要這樣嚇唬她。

你說分明是有光亮，在板壁縫里顫動，你可以肯定板壁后面還有個房間。你從房里出來，樓板上的稻草絆著腳，你伸手可以摸到傾斜的屋頂上的屋瓦，再過去就得彎腰。

「有一扇小門，」你摸索著說。

「看見什么了？」她躲在房里。

「什么也看不見，一整塊門板，沒有縫隙，噢，還上了把鎖。」

「真叫人害怕，」你听見她躲在門板后說。

你回到你房里，發現可以把籮筐倒扣在稻草堆上，你站了上去，扒住橫梁。

「你快說，看見什么了？」她在隔壁一個勁問。

「看見了一盞豆油燈，點著一根燈芯，在一個小神龕里，神龕就釘在山牆上，里面還供著塊牌位，」你說，「這房主人肯定是個巫婆，在這里招喚亡魂，攝人魂魄，讓活人神智迷糊，死鬼就附無到活人身上，借活人的嘴來說話。」

「快不要說了！」她央求道，你听見她身体挨住板壁在往下滑。

你說她年輕時并不是巫婆，同正常人一樣。像所有這個年紀的女人。二十來歲正需要男人的疼愛，丈夫卻被砸死了。

「怎么死的？」她低聲問。

你說他同一個叔伯兄弟夜里去偷砍鄰村的山林里的香樟樹，誰知道倒樹的時候，他腳底下怎么被樹根絆了一下，轉錯了方向，听著樹干吱呀吱呀直響，本該赶緊往外跑，他卻往里去了，正是樹干倒下的地方，沒來得及叫喊就砸成了肉餅。

「听著嗎？」你問。

「听著呢，」她說。

你說她丈夫的那本家兄弟嚇得不知跑哪里去了，也沒敢來報喪。她是見山里挑炭的人扁擔尖上挂了雙麻鞋，沿途叫人認尸。她親手打的麻鞋那大腳丫子間和后跟上都編的紅線繩，她哪能不認識？當時就暈倒在地上，后腦勺往地上直撞，口吐白沫，人就在地上打滾，喊叫著，死鬼鬼鬼，叫他們都來！叫他們都來！

「我也想叫，」她說。

「那你就叫吧。」

「我叫喊不出。」

她聲音低啞那么可怜，你一個勁呼喚她，她隔著板壁只一味說不，可又要你講下去。

「講什么？」

「就說她，那個瘋女人。」

說村里的女人們都制伏不了，得好几個男人騎在她身上，擰住胳膊才把她捆了起來，從此她變得瘋瘋癲癲，總預言村里的災變，她預言細毛的媽要當寡婦，果真就當了寡婦。

「我也想報复。」

「想報复誰？你那個男朋友？還是那個同他好的女孩？你要他同她玩過之后再把她扔掉？像他對待你一樣？」

「他說他愛我。同她只一時玩玩。」

「她年輕？比你漂亮？」

「一臉雀斑，那張大嘴！」

「她比你性感？」

「他說她放蕩，什么都做得出來，他要我也同她一樣！」

「怎么同她一樣？」

「你不要問！」

「那么他們之間的一切你都知道？」

「是的。」

「你們之間的一切是不是她也知道？」

「噢，你不要講了！」

「那么講什么？講那巫婆？」

「我真想報复！」

「像那巫婆一樣？」

「她怎么樣？」

「所有的女人都怕她詛咒，所有的男人都找她搭訕，她勾引他們，再把他們甩掉。后來她干脆抹上粉臉，設上香案，公然裝神弄鬼，弄得沒有人不懼怕她。」

「她為什么要這樣？」

「要知道她六歲時就指腹為婚，她丈夫當時怀在她婆婆的肚子里，她十二歲當了童養媳，丈夫還拖著鼻涕。有一回，就在這樓板上，這稻

草堆里，被她公公霸占了，那時她才十四，之后每次屋里只剩下公公和她，她心口就止不住發慌。再后來，她就搖她的小丈夫，那孩子只會使勁咬她的奶頭，好容易熬到丈夫也能挑擔，也能砍柴也會扶犁，終于長大成人也知道心疼她的時候，卻被活活砸死了。而老的已經老了，田里屋里的活計又都得靠她，她公婆也不敢管束，只要她不改嫁，如今她公婆全都死了，她也真心相信她直通神靈，她祝愿能給人帶來福气，她詛咒能讓人招致禍害，收入點香火錢也理所當然，尤其神奇的是，她如今竟能當場作法叫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當即不省人事，打嗓子眼里說出來她未曾見過早已去世了的她老奶奶的話，在場的人無不毛骨悚然！」

「你過來，我害怕，」她哀求道。

18

我到烏江的發源地草海邊上去，那天陰沉沉的，好冷，海子邊上有一幢新蓋的小樓，是剛設立的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屋基用石塊砌得很高，獨立在這一大片泥沼地上。通往那里的小路松軟泥泞，海子已經退得很遠了，這原先的海邊還稀稀疏疏長了些水草。從屋邊的石級上去，樓上有几間開著大窗戶光線明亮的房間，到處堆放著鳥、魚、爬虫的標本。

管理站站長大高個子，長的一副寬厚的臉膛。他插上電爐，泡了一大搪瓷缸子的茶，坐在電爐上，招呼我烤火喝茶。

他說，十多年前，這高原湖周圍几百公里，山上還都是樹林。二十年前，黑森森的森林更一直伸到海邊，時常有人在海邊遇見老虎。現今這光禿禿的山丘連灌叢都被刨光了，燒火做飯尚缺柴燒，更別說烤火取暖了。特別是近十年來，春冬變得挺冷，霜降來得早，春旱嚴重。文化革命中剛成立的縣革命委員會決定做個創舉，放水改田。動員了全縣十万民工，炸開了好几十條排水道，圍墾這片海子，可要把這几百万年沉積的海底弄干又談何容易？當年，湖上就刮起了龍卷風，老百姓都說草海里的黑龍待不住飛走了。如今水面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周圍全成了沼澤，想排子排干不了，想恢复也還原不到原來的水域。窗口支架著一台長筒的高倍望遠鏡，几公里之外的水面在鏡子里成為白晃晃的一片。肉眼看有一點點影子的地方，原來是一只船，船頭上站著兩個人影，看不清面目，船尾還有個人影晃動，像是在撒网。

「這么大的湖面，看不過來，等人赶到了，他們早溜了。」他說。

「湖里魚多嗎？」我問。

「弄個千百把斤魚是輕而易舉的事。問題是還用雷管炸，人心貪著呢，沒有辦法。」身為保護區管理站的站長，他也搖頭。

他說這里來過一個國外留學回來的博士，五十年代初，一腔熱情，從上海自愿來這里，帶領四個學生物和水產養殖的大學畢業生在這草海邊上辦起了一個野生動物飼養站，養殖成功了海狸鼠、銀狐鼠、斑頭鵝和好些水禽和魚類，可是得罪了偷獵的農民。有一天他從玉米地經過，被埋伏好的農民從背后蒙住頭，把一筐摘下的玉米套在脖子上，硬賴他偷玉米，打得吐血。縣委的干部不肯為知識分子主持正義，老頭一气之下死了，這飼養站也就自行解散，海狸鼠則由縣委各机關分而食之。

「他還有親人嗎？」我問。

「沒人說得清，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大學生早都調回到重慶、貴陽各地的大學去教書了，」他說。

「也沒有人再過問過？」

他說只是縣里清理舊檔案卷宗時發現了他的十多個筆記本，有不少對這草海的生態紀錄，他觀察得很細致，寫得也挺有文筆。我如果有興趣的話，他可以找來給我看。

什么地方傳來空空的聲音，像老人在使勁咳嗽。

「什么聲音？」我問。

「是鶴，」他說。

他領我從樓上下去，底層隔著鐵柵欄的飼養室里有一只一米多高丹頂的黑頸鶴，還有几只灰鶴，都不時空空的叫著。他說這只黑頸鶴腳受了傷，他們捕來養著，那几只灰鶴都是今年才生的幼鳥，還不會飛時從窩里抱來的。以前，深秋，鶴群都來這里過冬，海邊葦子里田地間到處都可以看到，后來打得差不多絕跡了。保護區成立后，前年來了六十多只，去年黑頸鶴就飛來了三百多只，更多的是灰鶴，只是還沒有見到丹頂鶴。

我問可以到海里去嗎？他說明天出太陽的話，把橡皮筏子打起气來

陪我上海子軍轉轉。今天風大，天太冷。

我告別了他，信步朝湖邊走去。

我順著山坡上的一條小路，走到一個小村子里，七八戶人家。房屋的梁柱都用的是石料。只有院落里和門前有几棵自家种的碗口粗的樹。几十年前，黑呼呼的森林想必也曾到這村子邊上。

我下到湖邊，走在稀軟泥泞的田埂上，這天气脫鞋赤腳實在太冷。可越往前走，田埂越加稀軟，鞋子上沾的泥泞越來越厚。我前方，田地的盡頭，水邊有只船和一個男孩子。

他拎著個小桶，拿根魚杆，我想到他那里去，把船推進水里。我問他：

「這船可以撐進湖里去嗎？」

他赤腳。褲腳卷到膝蓋以上，也就十三、四歲模樣。他目光并不理會我，而是越過我望著我身后。我回頭，見村子邊上有個人影在招呼他。也已經很遠了，上身是一件色彩明艷的褂子，像是一個女孩。我又向這男孩子邁了一步。鞋子便全陷進泥里去了。

「哎啼呀喲；」遠處的叫喚听不清說的什么，聲音卻明亮而可愛，肯定是招呼他的，這男孩子扛著魚杆從我身邊過去了。

我再往前走十分困難，可我既然到了這海邊，總得到海中去看看。船离我至多還有十步遠，我只要一腳能跨到那男孩子剛才站的地方，那泥地顯然比較板實，也就能夠到船上。船頭還插著一根竹篙，我已經看見葦子里露出的水面上有些水鳥在飛。大概是野鴨，似乎還在叫。但是風從岸上來，可以听見兩個孩子老遠的招呼聲，卻听不見這近處水面上水鳥的叫聲。

我想，只要把船撐出蘆葦叢，便可以到那廣闊的水面上去，在這寂靜的高原的湖心里獨自蕩漾一番，同誰也不必說話，就消融在這湖光山色湖天合一的環境里倒也不坏。

我拔腳再往前一步，前腳便深深陷入污泥中，一直沒到小腿肚子。我不敢把重心再移到前腳上，我知道一旦過了膝蓋，泥沼里我將無法自拔，后腳不敢再動，進退兩難，十分狼狽。這當然是一种可笑的境地，

而問題又不在故可笑，而在放沒人看見，無人會笑，我也就無從得到解救，這才更加糟糕。

從管理處小樓上的望遠鏡里或許可以看見我的身影，就像我從望遠鏡里看見人弄船一樣，但望遠鏡里的我也只能是個虛晃的影子，看不出面目。人即使倒騰望遠鏡，也只會以為是一個弄船想去湖里撈取點什么外快的農民，沒有人多作理會。

寂聊的湖面上，這會儿連水鳥都沒有了，明晃晃的水面不知不覺變得模糊，暮色正從蘆葦叢中彌漫開來，寒气也從腳下升起。渾身冷踏踏的，沒有虫鳴，也沒有蛙聲，這也許就是我追求的那种原始的失去一切意義的寂寞吧？

19

這寒冷的深秋的夜晚，深厚濃重的黑暗包圍著一片原始的混飩，分不清天和地、樹和岩石，更看不見道路，你只能在原地，挪不開腳步，身子前傾，伸出雙臂，摸索著，摸索這稠密的暗夜，你听見它流動，流動的不是風，是這种黑暗，不分上下左右遠近和層次，你就整個儿融化在這混飩之中，你只意識到你有過一個身体的輪廓，而這輪廓在你意念中也趨消融，有一股光亮從你体內升起，幽冥冥像昏暗中舉起的一支燭火，只有光亮沒有溫暖的火焰，一种冰冷的光，充盈你的身体，超越你身体的輪廓，你意念中身体的輪廓，你雙臂收攏，努力守護這團火光，這冰涼而透明的意識，你需要這种感覺，你努力維護，你面前顯示出一個平靜的湖面，湖面對岸叢林一片，落葉了和葉子尚未完全脫落的樹木，挂著一片片黃葉的修長的楊樹和枝條，黑鋒掙的棗樹上一兩片淺黃的小葉子在抖動，赤紅的烏桕，有的濃密，有的稀疏，都像一團團煙霧，湖面上沒有波浪，只有倒影，清晰而分明，色彩丰富，從暗紅到赤紅到橙黃到鵝黃到墨綠，到灰褐，到月白，許許多多層次，你仔細琢磨，又頓然失色，變成深淺不一的灰黑白，也還有許多不同的調子，像一張褪色的舊的黑白照片，影像還歷歷在目，你与其說在一片土地上，不如說在另一個空間里，屏息注視著自己的心像，那么安靜，靜得讓你擔心，你覺得是個夢，毋須憂慮，可你又止不住憂慮，就因為太宁靜了，靜得出奇。

你問她看見這影像了嗎？

她說看見了。

你問她看見有一只小船嗎？

她說有了這船湖面上才越發宁靜。

你突然听見了她的呼吸，伸手摸到了她，在她身上游移，被她一手按住，你握住她手腕，將她拉攏過來，她也就轉身，卷曲偎依在你胸前，你聞到她頭發上溫暖的气息，找尋她的嘴唇，她躲閃扭動，她那溫暖活潑的軀体呼吸急促，心在你手掌下突突跳著。

說你要這小船沉沒。

她說船身已經浸滿了水。

你分開了她，進入她潤濕的身体。

就知道會這樣，她歎息，身体即刻松軟，失去了骨骼。

你要她說她是一條魚！

不！

你要她說她是自由的。

啊，不。

你要她沉沒，要她忘掉一切。

她說她害怕。

你問她怕什么！

她說她不知道，又說她怕黑暗，她害怕沉沒。

然后是滾燙的面頰，跳動的火舌，立刻被黑暗吞沒了，軀体扭動，她叫你輕一點，她叫喊疼痛！她掙扎，罵你是野獸！她就被追蹤，被獵獲，被撕裂，被吞食，啊，這濃密的可以触摸到的黑暗，混飩未開，沒有天，沒有地，沒有空間，沒有時間，沒有有，沒有沒有，沒有有和沒有，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沒有有沒有沒有，灼熱的炭火，潤濕的眼睛，張開了洞穴，煙霧升騰，焦灼的嘴唇，喉嚨里吼叫，人与背，呼喚原始的黑暗，森林里猛虎苦惱，好貪婪，火焰升了起來，她尖聲哭叫，

野獸咬，呼嘯著，著了魔，直跳，圍著火堆，越來越明亮，變幻不定的火焰，沒有形狀，煙霧欽繞的洞穴里凶猛格斗，扑倒在地，尖叫又跳又吼叫，扼殺和吞食——竊火者跑了，遠去的火把，深入到黑暗中，越來越小，火苗如豆，陰風中飄搖，終放熄滅了。

我恐懼，她說。

你恐懼什么？你問。

我不恐懼什么可我要說我恐懼。

傻孩子，

彼岸，

你說什么？

你不懂，

你愛我嗎？

不知道，

你恨我嗎？

不知道，

你從來沒有過？

我只知道早晚有這一天，

你高興嗎？

我是你的了，同我說些溫柔的話，跟我說黑暗，

盤古掄起開天斧，

不要說盤古，

說什么？

說那條船，

一條要沉沒的小船，

想沉沒而沉沒不了，

終放還是沉沒了？

不知道。

你真是個孩子。

給我說個故事，

洪水大泛濫之后，天地之間只剩下了一條小船，船里有一對兄妹，忍受木了寂寞，就緊緊抱在一起，只有對方的肉体才實實在在，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

你愛我，

女娃儿受了蛇的誘惑，

蛇就是我哥。

第六部份

20

一位彝族歌手帶我去了草海背后的山巒里的好些彝族村寨。越往山里去，隆起的山巒越見渾圓，林木也越見茂密，郁郁森森、都帶有一种原始的女性的气息。

彝族女人皮膚熏黑，挺直的鼻梁，眼睛修長，都很漂亮。她們很少用眼睛正視生人，在狹窄的山道上即使迎面碰上，也總垂著眼睛，一聲不響，停了下來，讓在路邊。

給我當向導的這位歌手給我唱了許多彝族的民族，都像是沉郁的哭訴，遷情歌也很悲涼。

出月亮的夜晚，

走路不要打火把，

要是走路打火把，月亮就傷心了。

菜花開放的季節，

不要提起籮筐去掏菜，

要是背起籮筐去掏菜，

菜花就傷心了。

你和真。C的姑娘好，

不要三心二意。

要是三心二意，

姑娘就傷心了。

他告訴我彝族男女青年的婚姻如今也還一律由父母包辦。自由相愛的男女只能在山上去幽會。要是被發現了，雙方父母都要把他們抓回

去，而以往就得處死。

斑鳩和雞在一起找食吃，

雞是有主人的、斑鳩沒有主人，

雞的主人來把雞找回去，

留下班鳩就孤單了。

姑娘和小伙子一起玩，

姑娘是有主人的，小伙子沒有主人，

姑娘的主人把姑娘找回去，

留下小伙子就孤單了。

他不能在家當他妻子和孩子們的面唱這些情歌，他是到我住的縣里的招待所，關上房門，一邊用彝語輕聲唱，一邊翻譯給我听。

他穿著長袍，扎著腰帶，削瘦的臉頰上有一雙憂郁的眼睛。這些民歌是他自己譯成漢文的，這么真摯的語言毫不費气力運直從他心里流出來，他是個天生的詩人。

他說他已經老了，可他同我年紀相差無几。他說他不能做什么事情了，我很詫异。他說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一個女儿十二歲，一個儿子十七歲，他得為子女操勞。我后來到他的老家山寨里去了，牲口圈和正房連著，養了兩口豬，當中是火塘，里屋的床舖上只有一床破舊發黑的薄棉被，妻子又有病，生活對他當然是沉重的負擔。

也是他帶我去見了一位畢摩，彝族的祭司。穿過一個進深很深的宅子，經過好几道陰暗狹窄的過道，到了里面一個單門獨戶的小側院。他推開院門，招呼了一聲，立即有個響亮的男聲應答。他開了房門，把我讓了進去，里面臨窗的桌子前有位穿藍布長袍的男人站了起來，也扎著腰帶，頭上還纏了個黑布包頭。

他用彝語把我介紹給這位畢摩，同時也向我介紹，說這位畢摩是可樂這地方的人，出身放一個很大的家族，如今從高山的寨子里請來為縣城里的彝族人家做法事的，現年五十三歲。他眼睛一眨不眨對直望著

我，清明透亮，有一种無法与之交流的目光，盡管望著我，看的卻是別處，另有一個山林或靈魂的世界。

我在他對面桌前坐下。這歌手向他說明了我的來意。他正在抄寫一部彝文的經典，也同漢人一樣用的是毛筆。他听完點點頭，把筆在墨盒里潤濕了，插上筆筒，關起墨盒子。

然后，把他要抄寫的那本也是用毛筆寫在一种發黃的粗皮紙上的經文端端正正放在面前，翻到一章的開始，突然以高亢的聲音唱誦起來。

這小屋里，這聲音實在太噴亮了。在很高的音階上平直送出來，然后抑揚在三、五度音高之間，一下子便把人帶到高原的平壩上，那聲音想必傳送得很遠。

這陰涼的屋里，他身后窗外，陽光特別明亮，把院子里的泥土地照得都耀眼，有一只公雞正昂起冠子仿佛也在諦听，隨后才習慣了，對這聲音不再詫异，又低頭在地上啄食，似乎誦經就應該是這樣。

我問歌手，他唱誦的是什么？他告訴我這是人死了做大齋時的經文。可這是古彝文，他也听不很懂。我向他打听過彝族婚喪喜事的習俗，還特別問了有沒有机會看到他講的那喪葬的場面，誠然，現今要看到他講的那盛況也難。听著這畢摩從喉頭發出，頂到后額經鼻腔共鳴，再從前額直沖而出持續而抑揚的男高音，中气十足又略帶几分蒼老，我以為我就看見了那一隊隊打著鑼鼓，吹的嗩吶，扛了旗幟，拿著紙人紙馬，奔喪的人家。姑娘騎在馬上，男子扛著槍，一路鳴槍而來。

我也就看見了，用竹子編的糊上彩紙做成樓閣的靈房，罩在棺木上，四周用樹枝扎成圍牆。靈場上一個個高高難起的柴堆全都點著了，死者的家族中前來奔喪的每一個家庭各圍坐在一堆柴前，火焰在響徹夜空的唱經聲中越升越高，眾人在場上又跑又跳，又擊鼓鳴鑼還又放槍。

人哭哭喊喊來到這世界上，又大吵大鬧一番才肯离開，倒也符合人的本性。

這并非高原上彝族山寨里特有的習俗，在長江廣大的流域，到處都可以找到這類遺風，不過大都已經變得卑俗不堪，失去這番吵鬧原來的含義。四川酆都，那被稱之為鬼城的地方，古代巴人的故地，現今的縣城里一家百貨公司的經理的父親作古了，棺材上也蓋著紙扎的靈房，門前一邊停滿了前來吊喪的人騎的自行車，另一邊擺滿了花圈和紙人紙

馬。馬路邊上三桌吹鼓手通宵達旦，輪番吹奏，只不過來悼孝的親友和關系戶不唱孝歌，不跳孝舞，只在天井里擺滿的牌桌上甩扑克。我企圖拍一張現時的風俗照片，被經理扣住了相机，要查看我的證件。

唱孝歌的當然也還有人在。楚人的故地荊州江陵一帶流傳至今的孝歌又叫鼓盆歌，由農村的道士打醮作法。這也可以從《庄子》中得到文字的印證。庄子喪妻就鼓盆而歌，把喪事作喜事來辦，那歌聲想必也十分嘹亮。

今人有彝族學者進而論證，漢民族的始祖伏苗也來源彝族的虎圖騰。巴人和楚地到處都留下對虎的圖騰的痕跡。四川出土的漢磚上刻畫的西王母又确實是人面虎身的一頭母虎。我在這彝族歌手家鄉的山寨里，見到荊條編的籬笆前在地上爬著玩耍的兩個小孩都戴著紅線繡的虎頭布帽子，同我在贛南和皖南山區見到過的小儿戴的虎頭帽式樣沒有什么區別。長江下游的吳越故地那靈秀的江浙人，也保留對母虎的畏懼，是否是母系氏族社會對母虎的圖騰崇拜在人們潛意識中留下的記憶，就不知道了。歷史總歸是一團迷霧，分明嘹亮的只是畢摩唱誦的聲音。

我問歌手能不能替我翻譯一下這經文的大意。他說這是給死者的靈魂在陰間指路，從天上的神講到東西南北四方諸神，再從山神到水神，最后講到祖先從那里來的，那死者的靈魂才能循著指引的線路回歸故土。

我又問畢摩，他做過的齋祭場面最大的有多少根槍？他停下來想了想，通過歌手翻譯告訴我有一百多根槍。可他見過的場面，多到一千二百杆槍，那是土司家的葬禮，他父親去做的齋祭，他當時才十五歲，跟隨他父親打個下手，他們家，是祖傳的畢摩。

縣里的一位彝族干部熱心為我調動了一輛小吉普，帶我去鹽倉看古彝王巨大的向天墳，那是一座五十公尺高的環形凹頂的山丘，為革命种田的那陣子人都發了瘋，把圍砌山丘的三層基石拉走燒了石灰，裝骨灰的陶罐也挖出來打碎，在這禿山頭上點种包谷，如今這山丘上只剩下長不高的荒草和風。据彝族學者的考据，漢文獻《華陽國志》中記載的古巴國的靈台，同彝族的這种向天墳一樣，都出效祖先崇拜，又都用以觀天象。

他斷言，彝族的祖先來自四川西北阿壩地區，和古羌人同宗。那正是大禹的出生地，禹也是羌人的后裔，我認同他的觀點。羌族和彝族膚

色面貌和体格都非常相近，我剛從那地區來，我說我可以作證。他拍著我的肩膀，立刻邀請我上他家喝酒，我們便成了朋友。我問他彝族人交朋友是否要喝血酒？他說是的，得殺一只公雞，把血液在酒里，但他已經把雞炖在鍋里了，只好等熟了端上下酒。他有個女儿剛送到北京去上學，他托付我幫他關照。他還寫了個電影劇本，取材放彝族的一部口頭流傳的古代英雄史詩，當然是非常悲壯的故事。他說如果我能幫他找到一家電影制片厂，他可以想法調動一個彝族的騎兵團參加拍攝。我猜他是黑彝出生，黑彝以往屆放奴隸主貴族階層，他并不否認。他說他去年去大涼山同當地的一位彝族干部居然在十几代或是几十代上，我記不清了，攀到了同一支祖宗。

我問他彝族社會過去是不是氏族等級森嚴？比方說：同氏族的男女通婚或發生性關系，雙方也都得處死。姨表親通婚或發生性關系雙方都得處死。白彝奴隸与黑彝貴族婦女發生性關系，男子處死，婦女被迫自殺，如此等等。

他說：「是的，你們漢族就沒有過這樣的事？」

我想了想，也是。

我听說被判處自殺的死刑有吊死、服毒、剖腹、投水、跳岩。由別人執行的死刑有勒死、打死、捆石沉水。滾岩。刀殺或槍殺。我問他是不是這樣？

他說：「差不多。你們漢族不也一樣？」

我一想也是。

我又問他是不是還有很多殘酷的刑法？比如說斬腳后跟、斬手指、挖眼睛、針刺眼珠、剁耳朵、穿鼻子？

他說：「都有過，當然都是過去的事，同文化革命中那些事也都差不多。」

我想确實如此，便不再惊奇了。

他說他在大涼山里見到了一位國民党軍官，自稱鄙人乃黃埔軍校某年某屆畢業，國軍多少軍多少師第几團上校團長，四十年前被土司俘虜了當了奴隸，逃跑被抓了回去，穿上鎖骨，拉到集市上，四十兩銀子又

轉賣給另一個奴隸主。之后，共產党來了，他身分已經是奴隸，沒有人知道他以前的經歷，也就躲過了歷次的政治風險。如今不是又講國共合作？他才講出了這番經歷，縣里知道了要他挂個政協的什么委員，他說免了吧。如今他已七十多歲，子女五個，都是他當奴隸的時候主人前后許配給他的兩個女奴替他生的。一共生過九個孩子，死了四個。這人還待在山里，也木想打听他原先老婆和孩子的下落。他問我寫不寫小說？他可以把這故事白白讓給我。

從他家吃完晚飯出來，小街上漆黑的，沒有路燈，兩邊屋檐之間只露出一條狹長的灰沉沉的夜空，要不是白天逢上赶場的日子，彝人的布包頭和苗人的頭帕子滿街鑽動，這街巷同內地的小市鎮也沒有太多不同。

我回我住的招待所，路過影劇院門前，里面不知是不是還在放電影，一盞明晃晃的電燈照著廣告牌子上胸脯挺得高高的循眼招人的電影招貼畫，片名大抵不是女人便是愛情。

我看時間還早，不想就回到擱著四張舖位那空蕩蕩的房間里去，便轉身到我來這里才結識的一位朋友家。他在大學里學的是考古，不知怎么弄到這地方來的，我沒問。他也懶得訴說，他只說他橫豎也不是博士。

按照他的觀點，彝族主要在金沙江和它的支流推龔江流域，他們的始祖是羌人，在商周時代，中原奴隸制崩潰時他們的先人就逐漸南移到這里。戰國秦楚爭奪黔中，六祖分支便進一步南移到云南，彝文古籍《西南彝志》里都有記載，毋用置疑。但去年，他在草海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一百多件石器，之后在同一地點又找到了新石器，磨制的形狀和長江下游河姆渡出土的石器十分相似。鄰近的赫草縣，也發現欄干式建筑的遺址，因此他認為新石器時代，這里同百越先人的文化也有某种聯系。

他見我來，以為我是來看石器的，便從小孩的床底下捧出整整一簸箕的石頭。我們相望都笑了。

「我不是為石頭來的，」我說。

「對，要緊的不是石頭，來、來、來！」他立刻把一簸箕石頭擱到門背后角落里，招呼他妻子：「拿酒來！」

我說我剛才喝過。他說：

「不要緊的，我這里你盡可以一醉方休，就在我這里下榻！」

他好像是四川人。听他這一口川音備加親切，也同他說起川腔。他妻子立刻准備好了下酒的菜，那酒味也變得非常醇厚。他興高采烈，高談闊論，從魚販子賣的龍骨，其實是從草海的泥沼里挖出來的劍齒象的化石，談到當地的干部，可以開一上午的會，研究要不要買一把算盤。

「買之前，還要用火燒一燒，看算盤珠子是牛角做的呢，還是木頭染的色？」

「真貨還是假貨！」

我和他笑得死去活來，肚子都疼了，真是少有的快樂。

從他家出來，腳下有一种這高原上難得的輕快。我知道這酒喝得恰到好處，是我酒量的八成。事后我才記起，忘了從他那簸箕里檢一塊元謀人的后裔用過的石斧。他當時指著門后角落里那一簸箕的石頭叫道：

「要多少盡管拿去，這可是我們祖傳的法寶啊！」

21

她說她害怕老鼠，老鼠從樓板上跑過去的聲音都讓她害怕。她還怕蛇。這山里到處有蛇，她害怕花蛇從梁柱上吊下來，鑽進她被子里，她要你緊緊抱住她，她說她害怕孤獨。

她說她想听見你的聲音，你的聲音讓她寬心。她還想把頭枕在你的胳膊上，她就有了依靠。她要听你說話，繼續說下去，不要間斷，她就不寂寞。

她說她想听你給她講故事，她想知道二大爺怎么霸占的破土匪從河邊她家口綁架走的那姑娘。那姑娘又怎么順從了二大爺變成土匪頭子的看家婆。后來這二大爺又怎么反而把性命送在她手上？

她說她不要听城市里來的女孩子跳河的故事，不要講那打撈上來的一絲不挂腫漲了的尸体，她不會再想自殺，她也不要听玩龍燈踩斷肋骨的故事。她在醫院手術室里血見得太多。她說她想听像朱花婆這樣好玩的故事，但不准講那些殘暴的事。

她問你同別的姑娘有沒有這樣？她不是說你同別的女人做過些什么。她說的是把女孩子拐騙到山里來，她是不是第一個？你讓她說，她說她哪里知道？你讓她猜？她說她猜不到，還說你就是有過也不會告訴她。再說，她也不想知道，她只知道她是自愿來的，如果受騙也是自找，她說她不要求別的，此刻只要求你理解她，關心她愛護她。

她說，她說，她第一次被解開的時候，他非常粗暴，她說的不是你，是她那個男朋友，他一點也不關心她。她當時完全被動，一點要求也沒有，一點也不激動。他匆匆忙忙把她裙子撩起，她一只腳始終撐在床沿地上。他特別自私，是一只公豬，就想強奸她。當然她也是自愿的。但很不舒服，他弄得她很疼。她知道會疼的，就像完成一個任務，為的是好讓他愛她，娶她做妻子。

她說她同他這樣的時候，沒一點快樂，她看到他流在她腿上的精液就吐了。以后她每次只要聞到那气味，就止不住要吐。她說她純粹是他泄欲的工具，她只要沾上他那東西，她對她自己的肉体都感到惡心。

她說這是她第一次放縱自己，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体來愛一個男人。沒有嘔吐，她感激你，感激你給了她這种快感。她說她就要這樣報复他，報复她那個男朋友，她要告訴他她也和別的男人睡覺了。一個比她大得多的男人，一個會享受她也給她享受的男人。

她說她就知道會這樣，就知道她會讓你進來。就知道她所有的防備都是欺騙自己。可她又為什么那樣懲罰自己？為什么就木能也享受享受？她說你給了她生命，給了她希望，她要活下去，也重新有了欲望。

她還說她小的時候，她家有一條狗，總喜歡用潮濕的鼻子弄醒她，有時候還跳到她床上來。她特別喜歡摟著這狗。她媽媽說，她親生的媽媽還在世的時候，說狗身上有跳蚤，不讓狗進她睡覺的房里。她有一個時候，身上老長紅的疹子，她媽媽就說是狗身上的跳蚤咬的。后來城里不讓養狗，乘她不在家的時候，打狗隊把狗套走打死了，她還哭了，沒有吃晚飯。她覺得那時候她特別善良。她不明白為什么人世間這么惡？人對人之間為什么這樣缺乏同情？她說她不知道為什么說這些？

你讓她說下去。

她說她不知道怎么像開了話匣子一樣，說個沒完。

你說她說得很好。

她說她真想總也長不大，可又想長大，她希望被人愛，希望人都看著她，可又畏懼男人的那种眼光。她覺得男人的眼光都挺肮髒，他們看人的時候并不是看人的美貌，看的是

別的什么東西。

你說你也是男人。

你是個例外，她說，你讓她放心，她愿意在你怀里。

你問她不覺得你也肮髒？

別這么說，她說。她不覺得，她喜歡你。你的一切她都覺得這樣親切，她說她現在才知道什么叫生活。可她說她有時候特別恐懼，覺得生活就像無底洞。

她覺得誰也不真正愛她，沒有人愛她，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么意義？她說她就懼怕這個。可是男人的愛都那么自私，總想占有，他們付出什么呢？

他們也付出了，你說。

那他們自己愿意。

可女人不是也同樣离木開男人？你說是天意讓陰陽兩塊磨磐合在一起，這便是人的本性，你說她不必有什么畏懼。

她說你教唆。

你問她難道不喜歡？

只要這一切都來得這么自然，她說。

來了，就全身心接受，你唆使她。

啊，她說她想唱。

你問她想唱什么？

唱我同你，她說。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你鼓動她放開聲唱。

她要你撫摸她。

你說你要她放蕩。

她要你吻她的乳頭——

你吻著了她。

她說她也愛你的身体，你身上的一切都不再可怕，你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哦，她說她想看見你進入她的身体。

你說她成了個真正的女人。

是的，她說，一個被男人占有了的女人，她說她不知道她胡說些什么，她說從來沒有這樣享受過，她說她在船上飄，不知要飄到哪里，身不由己。由它蕩去，漆黑的海面上，她和你，不，只有她自己，她并不真的害怕，只覺得特別空虛，她想死，死也是一种誘惑，她想落到海里，讓黑乎乎的海水把她淹沒，她需要你，你的体溫，你的壓迫，也是一种安慰，她問你知道嗎？她特別需要！

需要男人？你誘惑她。

是的，需要男人的愛，需要被占有。她說，是的、是的，她渴望被占有，她想放縱，把什么都忘記，啊，她感激你，第一次的時候她說她有些慌張，是的，她說她要，她知道她要，可她慌張极了，不知道怎么辦才好，她想哭，想喊叫，想在荒野里讓風暴把她卷走，把她剝得光光的，讓樹枝條抽打得皮開肉裂，痛苦而不能自拔，讓野獸來把她撕碎！她說她看見了她，那個穿黑衣服的放蕩的女人，雙手摸著自己的乳房，那种笑容，走路的那种姿態，扭動著膀，一個淫蕩的女人，她說，你不懂，這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你這個傻瓜！

22

我從云貴交界的彝族地區乘汽車出來，到了水城，等了多半天的火車，火車站离縣城還有一段路，這一帶既非市鎮又非農村，就讓我已經有些捉摸不定自己了，特別是見到一條似街非街的路邊一幢梁柱發黑的老屋窗欞上貼著這樣一副對子：「窗外童子耍，內外人口安」，我就不

像在往前走路，而是用腳跟倒退回了童年，仿佛我并沒有經歷過戰爭，也沒有經歷過革命，也沒有經過斗爭再斗爭，批判反批判和現今倒轉來又不完全倒轉來的改革，仿佛我父母也不曾死掉，我自己也未曾吃過苦頭，我壓根儿就不曾長大，讓我感動得有點儿想哭。

后來，我坐到鐵路邊上卸下的原水堆上想想一點自己的事情，來了個女人，三十多歲，一臉苦相，要我幫她買車票。她大概剛才在車站上听我在售票的窗口說的不是本地話，便說她要到北京去告狀，沒錢買車票。我問她告什么狀？她說了半天也沒說清楚，不外乎她丈夫什么冤案叫什么人整死了，現今沒人認帳，撫恤金一分也未拿到，我給了她一元錢打發她走了，干脆遠遠坐到河邊去，看了好几個小時對面的山水。

晚上八點多鐘，總算到了安順。我把我那越益沉重的背包無寄存了，里面有一塊我從赫章弄來的帶紋飾的漢磚，那里漢墓群的墓磚農民都用來壘豬圈。寄存處的窗口亮著燈，卻沒有人，我敲了好一會窗戶，出來了個女服務員，把我的包挂上個牌子，收了錢，擱在空架子上，就又進去了，候車的大廳里空空蕩蕩，全不像通常火車站里鬧哄哄到處是人，或蹲在牆邊。或椅子上橫躺著，或坐在行李上、或游游晃晃，還總有人在轉手倒買點什么。我走出這空寂的火車站，竟然听得見自己的腳步。

灰黑的云在頭頂上匆匆奔馳，夜空卻十分明亮，高的晚霞和低的烏云都彩色濃重。渾圓的山從眼前平地而起，這高原上的山巒都像女人成熟的乳房。可過放貼近了，顯得十分巨大，便造成一种壓迫。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几塊烏云在頭頂上疾馳的緣故，覺得地面也是傾斜的，一只腳長，一只腳短，我并沒有喝酒。安順的那個夜晚就給我這么种异怪的感覺。

我在火車站對面就近找了個小旅店。昏暗中，看不明白這房子是怎么搭起來的。總之，房間小得像鴿子籠，頭就好像頂著了天花板，這房里只适合躺下。

我到街上去了，一路都是吃食鋪子，桌子擺到門外，吊著晃眼的電燈，奇怪的是沒有一個吃客。這是個倒錯了的夜晚，對這些吃食店我不由得也失去信任。只是几十公尺之外的一張方桌邊上還有兩名顧客，我才在他們對面的桌子前坐下，要了碗牛肉辣子米粉。

這是兩個干瘦的漢子，一人把著個錫酒壺，另一個人一只腳踩在條

凳上，每人手掌里捏一個小花磁酒盅，也不見上菜。他們兩人各拿著一根筷子，筷子頭點著筷子頭。兩人同時，一個說「蝦米！」一個說「扁擔！」不分輸贏，筷子便分開了，原來在行酒令。等運足了气，兩根筷子頭又碰在一起。一個說「扁擔！」一個說「狗子！」扁擔正好打狗子，那說狗子的輸了。贏家便打開酒壺塞，往對方手里的小花磁酒盅注一點酒，輸家一口干了，兩根筷子頭又點上了。那分從容和精細，我不免疑心他們是仙人。再仔細察看，面貌也都平常。不過，我想仙人大概就是這么行酒令的。

我吃完牛肉米粉，起身走了，也還听見他們在行酒令，這冷清的街上，顯得分外嘹亮。

我走上了一條老街。兩邊都是快要散架的老房子，屋檐伸到了街心，越走街還越窄，兩邊的房檐都快要接上，并且做出就要散架的樣子。每一家門口又都設置了舖面，擺出點什么東西來賣，几瓶子酒，几個袖子和少許干果，或是挂著几件衣服，像吊死鬼樣的晃動，這條街長得竟然沒完沒了，就像要通到世界的盡頭，我過世了的外婆好像曾經帶我走過，我記得她帶我去買陀螺。鄰居家的大男孩子抽的陀螺讓我好生羨慕，可這類玩意儿通常只有春節前后才能買到，正經商店的玩具專柜里都沒有。我外婆只好帶我到城南的城隍廟去，也只有那耍猴把戲、練武術，賣狗皮膏藥的地方才可能有陀螺賣。我記得去城隍廟買陀螺才走這种街道，我真好久沒有抽打過這下賤的東西，你越抽它，它轉得越歡。可這街上人都不賣陀螺，他們擺出來的東西差不多一個樣，越看越讓人乏味。也不知他們這許多店舖究竟有誰來買？也不知他們這買賣是真做還是假做？還是他們另有正經的工作？家家門口擺個賣東西的攤子就像前些年家家門上都貼上毛老人家的語錄，好壯壯門面？

后來，不知怎么一轉，來到了一條大街，這回都是一本正經公家的商店，不過都已打烊，真做生意的反倒不做了。街上的行人照樣來來往往，特別顯眼的總還是姑娘，居然都抹著口紅，一個個蹬著格登格登作響的高跟皮鞋。穿著從香港不說是走私也是二道販子轉手來的緊身的花俏衣服，露出肩膀和脖子，當然不是去夜總會，可總像有約會的模樣。

到了十字路口，人就更多，似乎全城的人都出來了，堂堂正正就走在馬路中央，也不見有車輛，仿佛這大馬路就修給人行走而不是為的跑車。憑這十字路口的寬敞勁和街面上房屋的气派，我估計莫不是到了大十字？這高原上的城市中心通常都稱為大十字，可較之那做小買賣的燈光通明的雞腸小街卻無比昏暗，是供電不足或是值班的忘了開街燈就無

從知曉。我只好就看街邊一扇窗戶里透出來的亮光湊近看馬路邊上的路牌，還果真寫著「大十字」，無疑是市中心廣場舉行慶典和游行的地方。

我听見咿咿呀呀的人聲來自暗中的人行道上，好生納悶，走近一看，才發覺一個挨一個沿著牆根坐滿了人。彎腰湊近細看又全都是老人，前前后后足有几百，也不像是靜坐示威。他們不是說笑就是在唱，一把聲音沙啞的胡琴五音不正，在人腿上拉著，那腿上還墊了塊布，這琴師更像是釘掌子的鞋匠。他邊上一位老者靠在牆上，在唱一种叫「五更天」的小調，從入夜數落到天明，唱的是痴情的女子怎樣盼望負心的情郎，兩旁的老人都出神听著。妙就妙在不光是老頭，也還有老太婆，都抽肩縮背，像一個個影子，只是咳嗽的聲音挺響，可那咳出的聲音也像來自扎的紙人。有人在低聲說話，喁喁的如同夢囈，或者不如說自己說給自己听。然而，又還有回應的笑聲，細听，是一個老頭同一個老太婆竊竊調情。哥在山上打的啥子柴？妹在手中繡的啥子花鞋？一問一答如同對山歌，他們大概是乘夜間的昏暗，把這大十字當成他們年輕時的歌場，沒准儿這里正是他們年輕時調清說愛的地方。唱情歌的老頭儿老婆子還不止一對，竊竊說笑的就更多了。我听不清他們說的什么，又有什么可樂的，他們稀疏的牙齒間嘶嘶透出的風聲只有他們相互間才能領會。我怀疑我是不是在做夢，察看我前后左右，都是活人，我隔著褲子捏自己的大腿，照樣疼痛，這都不錯，我來到這高原上，從北跑到南，明天還要赶早班長途汽車去更南邊的黃果樹，用那里的瀑布來洗滌這怪异的印象，這真實的環境和我自己都無可怀疑。

去黃果樹瀑布途中，我先到了龍宮。彩色的小游船在一平如鏡而又深不可測的水上飄蕩，游人都爭先恐后搶著上船，似乎并不曾注意到這陰森的崖穴旁有一個洞口，平滑的水面一到那里便轟然而不可遏止傾瀉下去，只有繞到山下那山水暴嘯的出口處，才明白是怎樣險惡。游船有時卻划到离洞口只三、五公尺的地方，就像是滅頂之災前的游戲。這都在太陽底下，我坐在船上的時候，也不免怀疑這种真實。

這一路上，充沛的溪水白花花的好生湍急，渾圓的山巒和清明的天空部過故明亮，也還有在陽光下閃光的石片的屋頂，線條一概那么分明，像一幅幅著色的工筆畫，坐著急馳的汽車在山路上顛簸，有一种失重的感覺，人整個儿就像在飄，我不知道要飄蕩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找尋的是什么？

你說你做了個夢，就剛才，睡在她身上。她說，是的，只一會儿，還同你說話來著，你好像并未完全入睡，她說她摸著你，就在你做夢的時候，她也感覺到了你的脈搏，只有一分鐘。你說是，前一刹那還什么都清楚，感到她乳房的溫暖，她腹部的呼吸。她說她握著你，触摸到你的脈搏。你說你就看見黑色的海面升了起來，本來平平的海面緩緩隆起，不可以阻擋。涌到面前，海天之間的那水平線擠沒了，黑色的海面占据了整個視野。她說，你睡著的時候，就貼在她胸脯上。你說你感到了她乳房鼓漲，像黑色的海潮，而海潮升騰又像涌起的欲望，越來越高漲，要將你吞沒，你說你有种不安。她說，你就在我怀里，像個乖孩子，只是你脈搏變得急促了。你說你感到一种壓迫，那鼓漲，伸延而不可遏止的海潮，變成一張巨大的平面，向你涌來，沒有一絲細碎的波濤，平滑得像一匹展開的黑緞子，兩邊都沒有盡頭，一無滯澀，流瀉著，又成了黑色的瀑布，從望不到頂的高處傾瀉而下，落入不見底的深淵，沒有一丁點阻塞。她說你真傻，讓我撫愛你。你說你看見那黑色的海洋，海平面隆起的波濤，爾后便鼓漲舒展開來，占据了整個視野，全不容抗拒。你在我怀里，她說，是我擁抱你，用我的溫香，你知道是我的乳房，我的乳房在鼓漲。你說不是的。她說是的，是我握著你，摸著你悸動的脈搏，越來越強勁。你說那涌起的黑色的波濤里有一條白的鰻魚，潤濕，平滑，游動著，像一道閃電，還是被黑色的浪潮整個儿吞沒了。她說她看見了，也感覺到了。然后，在海灘上，浪潮終放過去之后，只剩下一片無垠的海灘，平展展鋪著細碎的沙粒，湖水剛退，只留下了泡沫，你就看見了黑色的人体，跪著匍匐蜷曲在一起，蠕動，相互拱起，又扭曲絞合，又角斗，都一無聲息，在廣漠的海灘上，也沒有風聲，扭曲絞合，起而又落，那頭和腳，手臂和腿，糾纏得難分難解，像黑色的海象，卻又不全像，翻滾，起來又落下，再翻滾，再起再落。她說，她感覺到了你，一番激烈的搏動之后，又趨放平緩，間歇了一下，再搏動，再歸故平緩，她都感覺到了。你說你看見了人樣的海獸或獸像的人的軀体，黑色平滑的軀体，稍微有些亮光，像黑緞子，又像潤澤的皮毛，扭曲著，剛豎立起來就又傾倒了，總也在滾動，總難解難分，弄不清在角斗還是屠殺，沒有聲音，沒有一丁點聲響，你就清清楚楚看見了，那空寂的連風聲也沒有的海灘上，遠遠的，扭曲滾動的軀体，無聲無息。她說那是你的脈搏，一番激烈的搏動之后，又平緩下來，間歇了一下，再搏動，再間歇。你說你看見那人樣的海獸或獸像的黑色平滑的軀体，閃著些微的亮光，像黑緞子，又像是潤澤的皮毛，扭曲滾動，難解難分，沒有瞬息休止，緩緩的，從容不迫，角斗或者是屠殺，你都清清楚楚看見，平展展的海灘上，在遠處，分明在滾動。她說你枕在她身上，貼著她乳房，像一個乖孩子，你身上都出汗了。你說你做了個夢，

就剛才，躺在她身上。她說只有一分鐘，她听著你在她耳邊的呼吸。你說你都清清楚楚看見，你也還看得見，那黑色隆起的海平面，緩緩涌來而不可阻擋，你有种不安。她說你是個傻孩子，什么都不懂。可你說你明明看見了，清清楚楚，就這樣涌來，占据了整個視野，那無邊無際的黑色的浪潮，洶涌而不可遏止，都沒有聲響，竟平滑得如同一面展開的黑色緞子，傾瀉下來又如同瀑布，也是黑色的，沒有凝滯，沒有水花，落入幽冥的深處，你都看見了。她說她胸脯緊緊貼住你，你背上都是汗水。那一面豎起的光滑的傾瀉的黑牆令你不安，你身不由己，閉住眼睛，依然感覺到自身的存在，听任它傾瀉而不可收拾，你什么都看見了，什么都看不見，那傾斜了的誨平面，你墜落下去，又飄浮著，那黑色的獸，角斗抑或屠殺，總扭曲不已，空寂的海灘，也沒有風。她把你枕在她怀里，憑触覺記住了這一切細微末節，竟又不可以重复。她說她要重新触摸到你脈搏的跳動，她要，還要那扭曲的人形的獸，無聲的搏斗，是一种屠殺，流動糾纏絞合在一起，平展的海灘，細碎的砂粒，只留下泡沫，她要，她還要。那黑色的來潮退去，海灘上還剩下什么？

24

這是一個木雕的人面獸頭面具，頭頂上突出兩只角，兩角的邊上還有一對更小的尖角，就不可能是牛羊牲畜的寫照。它應該來自一种野獸，那一臉魔怪气息絕不像鹿那樣溫順，溫順的鹿眼的地方卻沒有眼珠，只兩個圓睜睜的空洞，眼圈突出。眉骨下有一道深槽，額頭尖挺，眉心和眉骨向上挑起的刻畫使眼眶更為突出，雙目便威懾住對方，獸与人對峙時正是這樣。

這面具要是戴上，那突出的眼眶的空洞里，暗中的眼珠便閃爍獸性的幽光。尤其是眼眶的下沿又接空了，顯出兩道月牙形黑槽，尖尖挑起兩角，就更加猙獰。鼻子、嘴、顴骨和下頜都造形精确，一個癟嘴的老人，連下頜正中的小槽都沒有忽略，皮肉干癟，骨骼分明。突出骨骼的線條，刻畫得簡洁有力，因此又不正是個老人，還煥發出一种剛毅的精神。兩邊緊繃的嘴角上又刻畫出一對尖銳的獠牙，一直挑到耳鼻兩側，鼻翼張開，帶有鮮明嘲弄而輕蔑的意味。牙齒脫落不是因為老朽，那門牙硬是打掉改而裝上的涂牙。繃緊的嘴角邊還有兩個小洞，原先想必可以從中滋出兩束虎須，這張极為精明的人臉同時又充滿獸性的野蠻。

鼻翼，嘴角，上下唇，顴骨，額頭和眉心，雕刻的人顯然請熟人臉顏面肌肉和頭骨。再細細端詳，就只有眼眶和額頭上的尖角是夸張了的，而顏面肌肉走向的刻畫又造成了一种緊張。它不插上虎須的時候，

完全是一張紋面了的原始人的臉，他們對放自然和自身的理解就包含在那圓睜睜的眼眶的黑洞里。嘴角上兩個孔則透露出自然對人的蔑視，又表明人對自然的敬畏。這張臉還將人身上的獸性和對与于自身的獸性的畏懼表現得淋漓盡致。

人無法擺脫掉這張面具，它是人肉体和靈魂的投射，人從自己臉面上再也揭不下這已經長得如同皮肉一樣的面目，便總處在惊訝之中，仿佛不相信這就是他自己，可這又确實是他自己。他無法揭除這副面目，痛苦不堪。而它作為他的面具，一經顯現，便再也抹不了，因為它本依附放他，并沒有自己的意志，或者說徒有意志而無法謀求實現倒不如沒有意志，它就給他留下了這么一副在惊訝中審視著自己的永恒的面貌。

這實在是一件杰作。我是在貴陽的一個博物館的展品中找到的。當時正閉館修建。我靠朋友們幫忙，弄到了介紹信，又托友人借這樣或那樣的名義打了電話，終放惊動了一位副館長。他是位好心的干部，胖乎乎的，總捧著個茶杯。我想，他年事已高，如今也許已經告老离休了。他叫人打開了兩大間庫房，讓我在堆滿青銅兵器和各种陶罐的架子之間轉了一圈，這當然很壯觀，可我沒有找到什么能打動我給我留下深刻記憶的東西。我放是利用他的好心，又去了第二次，他說他們庫藏的文物太多，不知我究竟要看什么，只好讓我看藏品目錄。好在每張藏品目錄卡片上都貼有一張小的照片，我從宗教迷信用品的檔目里竟然找到了這批灘成面具。他說這一直封存，從未展出過，實在要看的話得辦一定的手續，約定時間。我第三次又去了，這好心的館長居然讓人把一大口箱子抬了來。一件件面具拿出來的時候，我怔住了。

總共有二十來件面具，据說是五十年代初公安局作為迷信用品收繳來的n當時不知是誰做的好事，居然沒劈了當柴燒掉，反而送進博物館里，也就又躲過了文化革命的浩劫。

据博物館的考古學者推測，是清末年間的制作。面具上的彩繪大都剝落，剩下的一點點彩漆也都灰暗得失去了光澤。采集的地點，卡片上填寫的是黃平和天柱兩縣，漓水和清水江上游，漢族、苗族，侗族，土家族雜居的地區，隨后，我便上這些地方去了。

25

早晨橙黃的陽光里，山色清鮮，空气明淨，你不像過了個不眠之夜，你摟住一個柔軟的肩膀，她頭也靠著你。你不知道她是不是你夜間

夢幻中的少女，也弄不清她們之中誰更真實，你此刻只知道她乖乖跟隨你，也不管你究竟要走到哪里。

順著這條山路，到了坡上，沒想竟是一片平壩，一層接一層的梯田，十分開闊。田地間還立著兩根石柱子，早年當是一座石門，石柱邊上還有殘缺的石獅子和石鼓，你說這曾經是好顯赫的一個家族。從石頭的牌坊下進去，一進套一進的院落，這家宅地長達足足一里，不過，如今都成了稻田。

長毛造反時，從烏伊鎮過來，一把火都燒了？她故意問。

你說失火還是后來的事，先是這家長房里的二老爺在朝廷里當了大官，做到刑部尚書，不料卷進一樁販賣私鹽的案子。其實，与其說是貪贓枉法，倒不如說是皇上胡涂，輕信了太監的誣告，以為他參与了皇太后娘家篡位的陰謀，落得個滿門抄斬，這偌大的宅子里三百口親屬，除了發配為官婢的婦人外，男子就連未滿周歲的小儿也一個未曾留下，那真叫斷手絕孫，這一片家宅又怎么能不夷為平地？

這故事你又還可以這么說，要是把遠處的那塊半截子還露出地面的石烏龜，也同這石門、石鼓、石獅子算做一個建筑群，這里早先就不該是個家宅，而應該是一塊墓地。當然一里地長的墓道，這墳墓也好生气派，只不過現今已難以考据，馱在石龜背上的那塊石碑，土改分田時被一家農民搬走打成了磨盤，剩下的石基，一是太厚重派不上用場，二是挪動太費人工，就由它一直埋在地里。就說這墓吧，安葬的顯然絕非平民百姓，鄉里的豪紳哪怕田地再多，也不敢擺這份排場，除非身為王公大臣。

說的恰恰是一位開國元勳，跟隨朱元璋起事，赶走韃子，可打得天下的功臣大都沒落得個好死，能壽終正寢得以厚葬的不能不說是有獨到的本事。這墓主眼見皇上身邊老將一個個遭到誅殺，終日誠惶誠恐，斗膽給是上遞上一分辭呈，說的是當今天下，國泰民安，皇恩浩蕩，文臣武將，濟濟滿朝，微臣不材，年過半百，家有老母，孤寡一生，積勞成疾，余年無几，挂冠回鄉，聊表孝敬。等辭呈轉到皇上手里，他人已出了京城，圣上不免感慨一番，賞賜自然十分丰厚，死后還得到御筆親批，修下偌大一座墳墓，表彰后世。

這故事也可以有另一個版本，离史書的記載相去甚遠，同筆記小說更為靠近。照后一种說法，這主儿見皇帝借肅整朝綱為名，清除元老，

便以奔父喪為由，交權躲回鄉里。隨后竟裝瘋賣傻，不見外人。皇上狐疑，放心不下，派出錦衣衛，一路翻山越嶺而來，只見他家門緊閉，便宣稱傳達圣旨，徑直闖了進去。不料他從內室爬了出來，朝來人汪汪直學狗叫，這探子似信非信，大聲呵斥，令他更衣接旨進京。他卻嗅嗅牆角的一堆狗屎，搖頭晃腦竟自吃了，錦衣衛只好如此這般回報圣上，皇帝這才深信不疑，他死了之后，便賜以厚葬。其實那堆狗屎是他寵愛的丫鬟用碾碎的芝麻拌的糖稀，圣上哪里知道。

這里還出過個鄉儒，一心想謀取功名，進了大半輩子的考棚，五十二歲上終放中了個末名的榜眼，就又天天巴望遞補上一官半職。誰知他未曾出閣的女儿，同小舅子眉來眼去，有了肚子。這傻女儿以為牛黃可以打胎，拉了兩個月的稀，人倒越來越瘦，肚子卻一天天大了起來，終放叫娘老子發現，一家子鬧得個雞飛狗跳。老頭子為拯救聲名，便也學皇上對亂臣逆子的辦法，來個賜死，將失了貞操的女儿硬是釘進棺材板里。這事情揚揚沸沸，傳進了縣城，縣太爺本來就為這地方民風不正煩惱不堪，總怕頭上那頂烏紗帽戴著不穩，正好抓了這事作為典型，報告州府，州府又轉報朝廷。

皇帝擁著寵妃，久已不理朝政，一日興致索然，便想起過問一下民情。朝臣稟報上這件趣聞，皇上听了，也不免歎息一聲，倒也是個知理人家。呈上這口諭立刻作為頭等大事，傳到州府，巡撫又立馬加批：万歲圣旨，不可怠慢，置匾高懸，廣諭四鄉。又快馬加鞭，通告縣衙門，縣太爺當即鳴鑼上轎，官差哈喝，兩廂回避，這腐儒老儿跪听圣諭，還不感激涕零？縣太爺又厲聲吩咐：這龍言「知理人家」字字千金，快快立下牌坊，永志不忘！如此善舉，感天動地，耀祖榮宗，老頭子隨即賒了几十擔谷，雇人打下几方石頭，日夜監工，精雕細刻，辛苦了半年，冬至之前，總算竣工，又張羅酒席，酬謝四鄰，年終結算，當年收成全還帳了不說，尚虧空四十兩紋銀十七吊制錢。又受了風寒，便一病木起，好不容易熬過了來年正月，竟一命嗚呼在秧田下种之前。

這牌坊現今還立在村東口，偷懶的放牛娃總用來拴牛繩。只不過兩柱當中的橫題，縣革委會主任下鄉視察時見了認為不妥，叫秘書告訴當地鄉里的書記，改成了「農業學大寨」，五柱上的那副「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對子，則換成「為革命种田，大公而無私」的口號。哪知大寨那樣板后來又說是假的，田也重新分回農民手里，多勞的自個儿多得，牌坊上的字樣也就無人理會。再說，這家人后輩，精壯的都跑買賣發財去了，哪還有閒心再改它回來。

牌坊后面，頭一戶人家門口，坐個老太婆，拿根棒捶在個木桶里直搗。一只黃狗在周圍嗅來嗅去，老太婆舉起棒捶，狠狠罵道：「辣死你，滾一邊去！

你橫豎不是黃狗，照樣前去，直管招呼：

「老人家，做辣醬呢？」

老太婆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瞪了你一眼，又埋頭用棒捶直搗桶里的鮮辣椒。

「請問，這里可有個叫靈岩的去處？」你知道靈山那么高遠的事問她也白搭，你說你從底下一個叫夢家的村子里來，人說有個靈岩就在前頭。

她這才停下手中活計，打量了一下，特別瞅的是她，然后扭頭問你：

「你們可是求子的？」問得好生蹊蹺。

她暗暗拉了你一把，你還是犯了傻，又問：

「這靈岩同求子有什么關系？」

「怎么沒關系？」老太婆扯高嗓門。「那都是婦人家去的。不生男娃儿才去燒香！

她止不住格格直笑，好像誰搔她癢。

「這位娘子也求儿子？」老太婆尖刻，又沖她去了。

「我們是旅游的，到處都想看看。」你只好解釋。

「鄉里有什么好旅游？前些日子也是，几對城市來的男男女女，把個村里折騰得雞飛狗叫！

「他們干什么來著？」你禁不住問。

「拎個電匣子，鬼哭狼嚎，弄得山響。在谷場上又摟又拖還扭屁股，真叫造孽！

「懊，他們也是來找靈山的？」你越發有興致。

「有個鬼的靈山喲。我不跟你講了？那是女人求子燒香的地方。」

「男人為什么就不能去？」

「不怕晦气你就去。那個攔你了喲？」

她又拉你一下，可你說你還是不明白。

「叫血光沖了你喲！」老太婆對你不知是警告還是詛咒。

「她說的是男人忌諱，」她替你開脫。

「你說沒什么忌諱。」

「她講的是女人的經血，」她在你耳邊提醒你快走。

「女人的經血怎么的？」你說狗血你都不在乎，「看看去，那靈岩到底怎么回事？」

她說算了吧，又說她不想去。你問她怕什么，她說她害怕這老太婆講的話。

「哪有那許多規矩？走！」你對她說，又向老太婆問了路。

「造孽的，都叫鬼找了去！」老太婆在你背后，這回是真的詛咒。

她說她害怕，有种不好的預感。你問她是不是怕碰上巫婆？又說這山鄉里，所有的老太婆都是巫婆，年輕的女人也差不多都是妖精。

「那我也是？」她問你。

「為什么不？你不也是女人？」

「那你就是魔鬼！」她報复道。

「男人在女人眼里都是魔鬼。」

「那我同一個魔鬼在一起？」她仰頭問。

「魔鬼帶著個妖精，」你說。

她格格的笑，顯得十分快樂。可她又央求你，不要到那种地方去。

「去了又怎么樣？」你站住問她。「會帶來不幸？帶來災難？有什么好怕的？」

她偎依著你，說只要跟你在一起，她就放心，可你察覺到她心里已經有一塊陰影。你努力驅散它，故意同她大聲說。

第七部份

26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觀察過自我這古怪的東西，往往越看越不像，越看越不是，就好比你躺在草地上凝視天上一片云彩，先看像一頭駱駝，繼而像一個女人，再看又成為長著長胡須的老者，這還不确切，因為云彩在瞬息變化。

就說上廁所吧，在一幢老房子里，望著印著水跡的牆壁，你每天上廁所，那陳年的水印子都會有所變化，先看是人臉，再看是一頭死狗，拖著肚腸子，后來，又變成一棵樹，樹下有個女孩，騎著一匹瘦馬。過了十天半個月，也許是几個月過去了，有一天早晨，你便秘，突然發現，那水跡子竟還是一張人臉。

你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由于燈光的投影，那潔白的天花板也會生出許多變化，你只要凝神注視自己，你就會發現你這個自我逐漸脫离你熟識的樣子，繁衍滋生出許多令你都詫异的面貌。所以，要我概要表述一下我自己，我只能惶恐不已。我不知道那眾多的面貌哪一個更代表我自己，而且越是審視，變化就越加顯著，最后就只剩下詫异。

你也可以等待，等待那牆上的水跡子重又還原為一張人臉，你也可以期待，期待它有一天生出某种樣子來。但我的經驗是，它長著長著，往往并不按照你的愿望去變，而且多半相反，成為個怪胎，讓你無法接受，而它畢竟又還從那個自我脫胎出來，還不能不接受。我有一次注意到我扔在桌上的公共汽車月票上貼的照片，起先覺得是在做個討人歡喜的微笑，繼而覺得那眼角的笑容不如說是一种嘲弄，有點得意，有點冷漠，都出于自戀，自我欣賞，自以為高人一等。其實有一种愁苦，隱隱透出十分的孤獨，還有种閃爍不定的恐懼，并非是优胜者，而有一种苦澀，當然就不可能有出自無心的幸福的那种通常的微笑，而是怀疑這种幸福，這就變得有點可怕，甚至空虛，那么一种掉下去沒有著落的感覺，我也就不愿意再看這張照片了。

我然后去觀察別人，在我觀察別人的時候，我發現那無所不在的討厭的自我也滲透進去，不容有一付面貌不受到干涉，這實在是非常糟糕的事，當我注視別人的時候，也還在注視我自己。我找尋喜歡的相貌，或是我能接受的表情，那打動木了我，我找不到認同的眾人從我面前過

去，我就視而不見，不管在何處，在候車室，火車車廂里或輪船的甲板上，飯舖和公園里，乃至于我在街上散步，也總是捕捉近似于我熟悉的面貌和身影，或是去找尋某种暗示，能勾引起潛在的記憶。我觀察別人的時候，也總把他人作為我內視自己的鏡子，這种觀察都取決于我當時的心境。哪怕看一個姑娘，也是用我的感官來揣摩，用我的經驗加以想象，然后才作出判斷，我對于他人的了解其實又膚淺又武斷，也包括對于女人。我眼中的女人無非是我自己制造的幻象，再用以迷惑我自己，這就是我的悲哀。因此，我同女人的關系最終總失敗。反之，這個我如果是女人，同男人相處，也同樣煩惱。問題就出在內心里這個自我的醒覺，這個折磨得我木安宁的怪物。人自戀，自殘，矜持，傲慢，得意和憂愁，嫉妒和憎恨都來源于他，自我其實是人類不幸的根源。那么，這种不幸的解決又是否得扼殺這個醒覺了的他？

于是，佛告訴菩提：万相皆虛妄，無相也虛妄。

27

她說她真想回到童年去，那時候無憂無慮。每天上學連頭都是外婆給梳，再給她把辮子編好。兩條長長的辮子，亮光光的，總不松不緊，都說她這兩條長辮子真好看。外婆死了，她就再也不扎辮子了，把頭發剪了，故意剪得短短的，連紅衛兵當時時興的兩把小刷子都扎不起來，為的是抗議。她父親當時被隔离審查，關在他工作的机關大院里，不讓回家，她母親半個月送一次換洗衣服，從來也不要她去。后來母親帶著她一起被赶到農村，她也沒資格加入紅小兵。她說，她這一生最幸福還是她留長辮子的時候，外婆像只老貓，總在她身邊打盹，她就特別安心。

她說她現在已經老了，說的是心老了，她不會為了一丁點小事就輕易激動不已。以前，甚至完全不為什么，她就會哭，眼淚那么充沛，打心眼里運直流出來，全不費一點气力，那樣特別舒服。

她說她有個女朋友叫玲玲，她們從小就要好。她總那么可笑，她只要看著你，看看看著臉蛋上就出現個酒渦。現在人家也已經做母親了，懶洋洋的，說話都那個調，把尾音拖得老長，像總也沒睡醒。她還是少女的時候，那嘰嘰喳喳的勁儿像只麻雀，同她在一起就成天胡說，沒有一刻停的，說她就想出去玩，說一下雨不知為什么心清就特別憂郁，說我想卡死你，還起勁真卡脖子，弄得人痒呵呵的。

有一回，夏天的夜晚，她們一起坐在湖邊，望著夜空，她說她特別想躺在她怀里，玲玲說她想做小媽媽，她們就格格的笑著互相打鬧，月亮升起來之前，她問你知道不知道，夜空那時候灰藍灰藍的，月亮升起來了，唉，月光從月冠上流出來，她問你見沒見過那种景象？滾滾流淌，然后平舖開，像一片滾動而來的霧。她說她們還都听見月光在響，流過樹梢的時候，樹梢像水流中波動的水草，她們就都哭了。眼淚泉水一般涌了出來，像流淌的月光一樣，心里特別特別舒服，玲玲的頭發，她現在還感覺得到，弄著她的臉，她們就臉貼著臉，玲玲的臉也挺燙。有一种蓮花，她說不是睡蓮，也不是荷花，比荷花要小，比睡蓮要大，就開在黑暗中，金紅的花蕊，黑暗中放出幽光，粉紅的花瓣油脂一樣，像玲玲小時候粉紅的耳朵，不過沒有那么多茸毛，光亮得像她小手指上的指甲，啊那時候她修長的小指甲長得像貝殼，可那粉紅的花瓣并不光亮，長得耳朵樣厚實，顫抖著緩緩張開。

你說你也看見了，你看見顫悠悠張開的花瓣，中間毛茸茸金黃的花蕊，花蕊也都在顫傈。是的，她說。你握住她的手。嗅，不要，她說，她要你听她說下去，她說她有种庄嚴感，是你不明白的，你難道不愿意明白嗎？不愿意了解她嗎？她說那种庄嚴有如圣洁的音樂。她特別喜歡圣母，圣母怀抱嬰儿的樣子，垂下眼帘，那雙柔軟的手上那纖細的手指。她說她也希望做母親，怀抱著她的小寶貝，那純洁的，溫暖的，肉乎乎的生命，在她胸前吸吮她的乳汁。那是种純洁的感情，你明白嗎？你說你想明白。那就是你還不明，你真笨呀，她說。她說有一層厚厚的帷幕，一層又一層，都垂挂著，在里面走動，人就像滑行，將絲絨的墨綠色的帷幕輕輕拂開，在其間穿過，不必見到任何人，就穿行在帷幕的折皺之間，無聲無息，聲音都被帷幕吸收了，只有一絲音樂，一絲被帷幕吸收過濾后沒有一點雜質純淨的音樂，悠悠流淌，來自黑暗中一個發出柔和的瑩光的源頭，流經之處都顯出幽光。

她說她有個姑媽長得特別漂亮，當著她的面，時常只穿個很小的乳罩和一丁點的三角褲，在屋里走來走去。她總想去摸摸她的光腿，但始終沒敢。她說她那時候，還是個干瘦的小丫頭，她想她永遠也不會長得有姑媽漂亮。她姑媽左一個右一個男朋友，經常同時收到好几分情書。她是個演員，追求她的男人特別多，她總說她都被他們煩死了，其實，她就喜歡這樣。后來她同一個軍官結婚了，那人把她看的嚴嚴的，回去稍微遲了一點就得盤問她，還動手打她。她說她那時真不明白她姑媽為什么不离開他，竟然能忍受這种欺負。

她還說她喜歡過一位老師，教她們班的數學，噢，那完全是一個小

女孩的感情。她就喜歡他講課的聲音，數學本來最枯燥無味，可她就喜歡他的喉音，作業做得也特別認真。有一回考試她得了八十九分，她還大哭了一場。課堂上，卷于發下來，她一拿到手就哭了。老師把她的卷子要回去，說給他再看看，重新判卷又給她加了几分，她說她才不要呢，才不要呢，把卷子扔到地上，當全班同學的面止不住大哭，那當然很丟人，為了這事她便不再理他，也不叫他老師。暑假過后，他不再教她這班，可她總怀念這老師，她喜歡他用喉頭說話，那聲音特別渾厚。

28

從石矸到江口的公路上，當中攔了條紅帶子，我乘坐的這輛長途客車被一輛小面包車截住，上來了帶紅袖章的一男一女。人只要一帶上這紅袖章就有一种特殊的身分，都气勢洶洶。我以為又追查或通緝什么人，幸好只查看旅客是否買了票，不過是公路管理部門派出的檢查員。

這車開出不久第一次停靠時司机已經查過一次票，一個想溜下車的農民被司机關上車門卡住了手里一口麻袋，硬逼他掏了一張十元錢的鈔票，才把他的麻袋扔到車外。全然不顧車下那農民罵罵咧咧，司机一踏油門，起動了，那農民只得赶緊跳開。大概是山區車輛少的緣故，坐在方向盤的位置上比車上的乘客多一層威風，一車人對他都有种無法掩飾的反感。

誰知上車查票帶紅袖章的男女比司机更蠻橫，那男的從一位乘客手里抓過一張車票，朝司机勾勾手指：

「下來，下來！」

司机竟也乖乖下車。那女人填寫了一張單子，罰他三百元，是那張漏了撕角三元的車票的一百倍。一物降一物，不只在自然界，也是人世的法則。

先是听司机在車下解釋，說他根本不認識這乘客，不可能拿這車票再賣，繼而又同檢查人員爭執起來。不知是由于實行了新的承包制司机的收入超過他們，還是就為了顯示紅袖章的威嚴，他們鐵面無私，毫不通融。司机大吵大鬧之后又做出一副可怜相，苦苦央求，足足折騰了一個多小時，車還是走不了。無論是罰款的還是被罰的都忘了這一車關在車里在烈日下蒸烤陪罰的乘客。眾人對司机的反感又愈益變成對紅袖章的憎恨，全都敲窗子叫喊抗議，戴紅袖章的女人才明白她已成為眾矢之

的，赶緊扯下罰款單，朝司机手里一塞。另一位揚了一下手中的一面小旗，檢查車開了過來，他們這才上車，一陣灰塵，揚長而去。

司机卻朝地上一蹲，再也不肯起來。眾人從車窗探出頭來，不免好言相勸。又過了半個多小時，人漸漸失去耐性，開始對他吼叫，他這才好不情愿上了車。

剛開了一程，路過一個村子，并無人上下，車卻在路邊停住，前后門噗嘘兩下全開了，司机從駕駛艙跳下去，說了聲：

「下車，下車！這車不走了，要加油。」

他一個人逕自走了。一車人先還都賴在車上，白白發了通牢騷，見無人理會，只好一個個也都下車。

公路邊上除了家飯舖，還有個賣煙酒雜貨的小店，支出個涼棚兼賣茶水。

太陽已經偏西，棚子下還很燥熱。我連喝了兩碗涼茶這車還不見加油，司机也沒他人影。奇怪的是涼棚下或是樹蔭里歇涼的一車乘客不知不覺都已走散。

我索性進飯舖里去搜尋，只有空空的方桌和板凳，真不明白人都那里去了。我找到廚房里才見到這司机，他面前的案板上擺著兩大盤炒菜，一瓶白酒，老板陪坐正同他聊天。

「這車什么時候走？」我問，自然沒好气。

「明天早起六點，」他也沒好气回我一句。

「為什么？」

「你沒見我喝酒了？」他反問我。

「罰你款的不是我，你有火也不能沖乘客來，怎么這都不明白？」我只好耐住性子說。

「酒后開車要罰款你知道不知道？」

他果真噴著酒气，滿臉一副無賴的樣子，看著他嚼食時皺起的頭皮

下的一雙小眼，我一股無名火起，恨不能抓起酒瓶朝他砸過去，于是赶緊從飯舖里出來。

我回到公路上見到路邊這輛空車，才頓時醒悟到人世本無道理可言，不乘車不就免除了這些煩惱？也就無開車的乘車的無查票的無罰款的，可問題是還得找個地方過夜。

我回到茶棚子，居然有一位同車的也在。我說：

「這車他媽的不走了。」

「知道，」他說。

「你哪里過夜？」

「我也在找。」

「這一車的人上哪里去了？」我問。

他說他們是本地人，怎么都有個去處，也不在乎時間，早一天晚一天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唯有他，來自貴陽市動物園，他們收到印江縣的一個電報，說是山里的農民逮到了一頭四不像的怪獸，他必須今晚赶到縣城，明早還要進山，晚去了怕這東西死掉。

「死就死吧，」我說，「能罰你款？」

「不，」他說，「這你不明白。」

我說這世界沒法子明白。他說他說的是這四不像，不是世界。

我說過四不像和世界難道有好大的差別？

他于是掏出一張電報給我看，上面的電文果真寫道：「本縣鄉民活捉一四不像怪獸，火速派人鑒別。」還說他們動物園有一回得到一個電話，說是山水沖下來一只四五十斤的大娃娃魚，等他們派人赶到，魚死了且不說，肉都叫村里人分吃了，尸体無法复元，標本當然也做不成。他這會務必等在公路邊上，看有沒有車子可截。

我同他在公路邊上站了好一會，有几輛貨斗開過，他一再搖晃手上的一紙電文，人都不予理會。我又沒有拯救這四不像或者這世界的任

務，何必在此吃灰？索性到飯舖吃飯去了。

我問瑞菜來的女服務員，這里能不能留宿？她好像我問的是她接不接客，狠狠瞪了我一眼，說：

「你沒看見？這是飯舖！

我心里發誓再也不乘這車，可前去少說上百公里，要徒步走的話至少得兩天。

我再回到公路邊上，動物園的那人不在了，也不知他搭上便車沒有。

太陽快要下山，茶棚里的板凳收了進去。公路下方傳來略步鼓聲，不知又鬧什么名堂。從上看去，坡下村寨里一家家瓦頂披連，相間的屋場上霜的石板。再遠是層層水田，早稻收割了，有的田里烏泥翻起，已經犁過。

我循著鼓聲向坡下走去，有個農民從田埂上過，挽著褲腳，一腿肚子泥巴。更遠處，有個孩子牽著牛繩，把牛放進村邊的一口水塘里，我望著下方這片屋頂上騰起的炊煙，心中這才升起一片和平。

我站住了，听著村寨里傳來的鼓聲。沒有司机，沒有戴紅袖章的檢查員，沒有這惹人生气的汽車，也沒火速鑒別四不像的電報，一切复歸于自然。我想起我弄到農村勞動的那些年里，如果沒有后來的轉机，我不也同他們一樣照樣种田？也一腿肚子泥巴，放工之后，甚至懶得就洗，并沒有現在的焦躁。我又何必急著去哪里？沒有比這暮色中的炊煙，瓦頂，這又逼近又遙遠的鼓聲更自然的了。

反反复复的鼓點像在訴說一個沒有言辭的傳說，喃喃呐呐。水色天光，變得灰暗了的屋頂，那屋場間接縫依稀可辨灰白的一塊塊石板，晒得暖和的泥土，牛噴出的鼻息，從屋場傳來吵架樣的說話聲，還有晚風，頭頂上樹葉颯颯的抖動，稻草和牛欄里的气味，攪水的聲音，不知是門軸還是水井上木軸轉的吱呀作響，嘰嘰喳喳的麻雀和什么地方一對落巢的斑鳩的咕嚕聲，女人和小孩子的尖聲叫喚，苦艾的气味和飛鳴的虫子，腳下表面晒干了底下還松軟的泥巴，潛在的欲望和對幸福的渴求，鼓聲在心里喚起的震動，也想打赤腳和坐到人家磨得烏亮的水門檻上去的愿望，都油然而生。

29

天門關的巫師差人來木匠坪要老頭子做一個天羅女神的頭像，說的是腊月二十七親自來請，要供奉到神壇上。來人送來了一只活鵝，算是定錢，他要按時做得了，就再給他一罐米酒，半片豬頭，正好夠他過年。老頭子當時惊凜了一下。觀音娘娘主生，天羅女神主死，女神是來催他性命的。

這些年來，除木匠活外，他沒有少做偶像，給人家雕財神爺，雕撿齋和尚，雕了愿判官，給儺戲班子還調過整套整套的臉殼，那半人半神的張開山，半人半獸的馬帥，半人半鬼的小妖，還有供人開心取樂的歪嘴子秦童，也還給山外的人雕過觀音菩薩，可就是，真的，還沒有人請過主宰性命的凶煞天羅女神，女神是向他索命來了。他怎么這樣糊涂就接受下來？只怪他老了，怪他太貪。人只要肯出財物，要什么他就雕什么。人都說他雕的像一個個活靈活現，一看就知道是財神爺。是靈官，就是笑羅漢，就是撿齋和尚，就是了愿判官，就是開山莽將，就是馬帥和小妖，就是觀音菩薩。他從來沒見過觀音菩薩，他只知道觀音菩薩也是送子娘娘。是山外來得一個婆娘，帶了二尺紅布」一筒子信香，听說山里人祭祖的那石頭靈驗，進山來求子的，見他會雕神像，求他做一尊觀音，便在他屋里歇了一夜。早起，把他一宿工夫作得的觀音娘娘高高興興帶走了。可他這一生唯獨沒有雕過天羅女神，一是沒有人來請過，二是這凶煞只有巫師的神壇才供奉。他止不住又打了個寒牌，渾身發冷，他知道天羅女神已經附在他身上，就等索取他的性命。

他爬到柴堆上去取晾在橫梁上的那一段黃楊，這木頭紋理細密，不會走形，不會開裂，他已經擱了好些年了，舍不得派一般用場。他爬上柴難伸手情那截木頭的時候，腳下跟著一滑，柴禾堆全塌了，他慌了神，可心里是明白的。他抱著木頭，在屋場上做砍樁用的楓樹疙瘩上坐下。這种不大的活計，他本來用斧子不加思索几下就可以把料備好，再用鑿子去鑿，隨著刀刃下卷起的木片，吹掉木屑、眉目跟著顯現，這都駕輕就熟。可他沒雕過天羅女神，便抱著木頭呆坐著發愣，又覺得身上一陣陣發冷，只好放下那段木頭，進到屋里，在火塘邊上被油煙子熏得烏黑又被屁股蹭得發亮的一段圓木上坐下。他怕是真要完蛋了，他想，過不了這年。腊月二十七就要，都等不到正月十五，偏偏卡住，決計不讓他過這年關。

他作孽多了，她說。

天羅女神說？

是的，她說，他不是個好老頭，不是個守本分的老頭。

也許。

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有多少罪孽。

他勾引了那個來求子的婆娘？

那是這婆娘下賤，她自己心甘情愿。

這不算罪孽？

可以不算。

那他的罪孽是——糟蹋了一個啞巴姑娘。

就在他這屋場上？

那他不敢，是他外出做活的時候。這种外出做活的手藝人，長年單身在外，多少攢些錢，又有的是手藝，找個女人跟他睡覺并不難，有的是貪財放蕩的女人。可他不該欺負一個啞巴姑娘。他糟蹋了她，玩弄了她，又把她甩了。

天羅女神來向他索命的時候，他想到的正是這個啞巴姑娘？

他肯定想起，她就出現在他眼面前，無法抹殺得掉。

這就叫報復？

是的？是凡受過欺負的女孩都渴望報復！她如果還活著，如果還能找到他，她會挖去他的雙眼，用最惡毒的話詛咒他，叫魔鬼把他打進十八層地獄里去，用最殘酷的刑法來折磨他！可這女孩是啞巴，沒法于說，肚子也大了，被打出家門，淪落為妓女和乞丐，成了一堆人人嫌惡的爛肉。她本來不是沒有姿色，完全可以嫁一個老實的庄稼人，可以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有一個可以蔽風雨的家，生儿育女，死后還落得有一口棺材。

他不會想到這些，想到的只是他自己。

可她那雙眼睛就盯住他不放。

天羅女神的眼睛。

那不會說話的啞巴姑娘的眼睛。

他霸占她的時候那雙惊恐的眼睛？

那雙复仇的眼睛！

那雙哀求的眼睛。

她不會哀求，她哭著撕扯自己的頭發。

她頹然失神呆望，

不，她喊叫——

可沒有人听得懂她依依呀呀叫喊的是什么，眾人看了都笑。他混在人群中跟著也笑。

居然！

他居然當時不知道恐懼，還自以為得意，心想沒法追究到他。

命運會報复的！

她就來了，這天羅女神，他撥動炭火，就出現在火苗和煙子里。他眼睛緊閉，老淚流了出來。

不要美化他！

被煙熏了誰都會流眼淚。他用像干柴一樣粗糙的手揮了一把鼻涕，□珊跟著鞋子到屋場上去，抱起那段黃楊木，拿起斧子，蹲在楓樹根疙瘩上砍削，直到天黑。又把木頭抱進屋里，坐在火塘邊的圓木上，用兩腿夾住，長滿老茧的手指摸摸索索，他知道這是他這一生中最后的一個偶像，生怕來不及刻完。他要赶在天亮之前，他知道天一亮他心中的映像就會消失，他手指頭就會失去触覺，她的眉眼，她的嘴唇，她搖頭時上唇綁得很緊，她耳垂十分柔軟，而且特別飽滿，還應該穿上一對大大的耳環，她肌膚緊張而富有彈性，她臉蛋光滑修長，鼻尖和下頜尖挺而沒

有棱角，他的手是從她頸脖子扣緊的衣領里插下去的——

早起，村里人去落風玻墟場買年貨的路過他屋，叫了聲，他沒有答應。大門敞開，一股焦糊气味，人進屋見他倒在火塘里，已經死了。有說是中風，有說是燒死的，他腳底下有個才刻的天羅女神的頭像，頭戴一圈荊冠，荊冠邊上有四個小洞，每個洞口伸出個豎頭的烏龜，又像是蹲坐在洞里向外探望的獸頭。她上眼帘下垂，似睡非睡，細長的鼻梁連接兩彎修長的眉骨，讓人感到她眉心微整，小而薄的嘴唇緊緊抿住，有一种蔑視人生的意味，那剛剛能察覺的黑眼珠則透出一層冷漠。她眉、眼、鼻子、嘴、臉蛋、下頷，連同細而長的頸項，無一不体現出少女的纖巧，只有吊著矛尖形狀的銅片做的耳環的耳垂，碩大丰潤，流露出一點性感，她的脖子卻被很高的對襟衣領緊緊裹住。這天羅女神后來就這樣供奉在大門關巫師的祭壇上。

30

這著名的劇毒的蘄蛇，我早就听說過許多傳聞，通常鄉里人叫做五步龍，說是被它咬中的人畜，不出五步就得倒下斃命。也有說凡進入它待的地方五步之內，都難逃命。所謂強龍壓不過地頭蛇，這諺語的出處想必也來自于它。都說它不像別的毒蛇，那怕是眼鏡蛇，雖也劇毒，畢竟容易讓人惊覺，出擊時，必先高高昂起頭來，豎直身子，呼嘯著，先要威嚇住對方，人遇到也好防備，可以把手中的物件朝旁邊扔去。即使空空兩手，只要頭上戴的帽子腳上穿的鞋甩將出去，乘它扑去的當口人轉而溜了。可要碰上這新蛇，十之八九都來不及察覺就已經被它擊中。

我在皖南山區還听到過對這該蛇的許多近乎神話的傳說，說它能布陣，在它盤踞的周圍，吐出比蜘蛛网還細的絲，散布在草莖上，活物一旦碰上，它就閃電一般立刻出擊。無怪凡有額蛇的地方都流傳种种咒語，据說默念可以防身，但山民對于外來的人是不傳告的。山里人上山打柴通常得打上綁腿，或穿上高統的帆布扎成的山襪。那些難得進山去的縣城里的人說得就更加可怕，他們告誡我，碰上這蘄蛇，那怕穿的皮鞋都照樣咬穿，務必帶上蛇藥，但通常的蛇藥對蘄蛇無效。

我從屯溪去安慶的公路上，經過石台，在汽車站邊上的小吃攤子上遇到過一個斷了手腕的農民，他說是被勒蛇咬了后自己砍掉的，恐怕是被新蛇咬傷而又活下來難得的一個。

他戴了項通草編成禮帽式樣的狹邊軟草帽，這种草帽通常是跑碼頭

的農民才戴，戴這种草帽的農民大都見多識廣。我在公路邊搭的白布篷子下的面攤子上要了碗湯面，他就在我對面坐著，左手拿著筷子，右手腕只剩根肉柱子總在我眼前晃動，弄得我吃也吃木自在。我看准了他是可以搭話的，索性問他：

「老哥，你這碗面錢我一起付了，不妨礙的話，能不能告訴我你這個手怎么傷的？」

他便向我講述了他親身的經驗。他說他上山去找把水的。

「找什么？」

「杞木，吃了不嫉妒。我那老婆真要我命，連別的女人跟我講句話都要摜碗，我去找把水給她熬碗湯喝。」

「這杞木是個偏方？」我問。

「那里，」他嘿嘿笑了，那通草禮帽底下咧著一張包了顆金牙的大嘴，我才明白他在講笑話。

他說他們老哥儿几個，去砍樹燒炭，那時候還不像如今時興做買賣，山里人要想弄點錢花多半燒炭。偷砍成材的樹木倒賣生產隊里管著，弄不好犯法，他不做犯法的事。可燒炭也要會燒，他是專找那白皮的青桐棟，燒出的炭，都銀灰色，敲著鋼鋼作響，可是經燒，一擔鋼炭可賣上兩擔的价。我由他侃去，橫豎是一碗面錢。

他說他拿了砍刀，走在頭里，哥儿几個還在下邊抽煙談笑。他剛彎下腰，就覺得一股陰森森涼气打腳板心升起，心想坏事了。他說，這人跟狗子一樣，單個的狗只要一嗅到老巴子，也就是豹子的气味，就不敢往前再跑，嚇得像貓樣的嗚嗚直叫，他說他當時腿子跟著一軟，不管多硬的漢子碰到了蘄蛇，也就沒命了。可不，他就看見了這東西盤在荊條底子一塊石頭上，灰不拉几一團，當中正昂起個頭。說時遲那時快，他揮手就一砍刀，也只眨眼的功夫他手腕上一陣冰涼，像過了電渾身打了個寒噤，眼前一陣墨黑，太陽都陰幽幽的，叫人心里發寒，風聲鳥聲虫子聲，什么都听不見了，陰森森的天空顏色越來越深，太陽和樹都發著寒光。他說就算他還有腦子，就算他來得快，就算他不該死，就算他命大，他左手接過砍刀，把右手腕一刀剁了下來，立馬蹲下，用左手拇指捏住右肘上的血管。他說流出的血水落在石頭上都滋滋冒气，頓時失去了血色，變成淡黃的泡沫。后來，几個老哥儿們把他抬回村里，他砍下

的手腕也撿了回去，全發烏了，從指甲蓋到皮肉，都烏紫病病。他剩下的半截手臂也已發黑，用盡了治蛇傷的各种中草藥，才總算緩了過來。

我說：「你可是夠決斷的。」

他說他要是稍許楞神，或是咬的部位再高那么寸把，他也就沒命了。

「丟了個手腕子，揀了條命，這還有什么舍不得？連螳螂要脫不了身也會把鉗子舍了。」

「這是虫子，」我說。

「虫子怎么的？人總不能不如虫子，那狐狸被下的弓子夾住腳，也有把腿咬斷跑了的，人這東西不能精不過狐狸。」

他把一張十塊錢的票子拍在桌上，沒要我付面錢。他說他現今跑買賣，不比我這樣的念書人少掙。

我一路到處訪這蘄蛇，直到去梵淨山路上，在一個叫閩孝或是叫石場的鄉鎮的收購站樓頂的晒場上，才見到了扎成一盤盤的斯蛇干。恰如唐人柳宗元所述，「黑質而白章」。這可是名貴的中藥材，舒筋活血祛風濕散風寒的良藥，高价收購，于是總有不要命的勇夫。

柳宗元把這東西說得比猛虎還可怕，他進而又談到了苛政，更猛于虎。他身為刺史，我是一名百姓。他是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我滿世界游蕩，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性命。

光見到這一盤盤制作好的蛇干還不夠，我一心想找一條活的，學會辨認，好加以防備。

我一直到了這毒蛇的王國梵淨山腳下，才見到兩條，是自然保護區的一個監察站從進山來偷捕的人手里扣下來的，裝在一個鐵絲籠子里，正好可以端詳。

它的學名叫尖吻煌蛇。兩條都一公尺來長，不到小手腕那么粗，有一小段很細的尾消，身上是不很鮮明的灰褐和灰白相間的棱形花紋，所以又有個俗名叫棋盤蛇。外表并看不出有多大的凶惡之處，在山石上躺著無非像一團泥疙瘩。細看。它粗糙而無光澤的褐色的三角形頭部，嘴

尖有一片像釣子樣翹起的吻鱗，一對可怜的毫無光彩的小眼，那种滑稽而貪婪的模樣，讓人想起戲曲中的丑角七品芝麻官。但它捕食并不靠眼睛，鼻眼之間有一個人肉眼無法觀察到的頰窩，是它特有的溫覺感受器官，對紅外線特別敏感，可以測出周圍三公尺以內的二十分之一度溫差的變化，只要体溫高于它的動物出現在它周圍，就能跟蹤并准确襲擊。這是之后我去武夷山，自然保護區里一位研究蛇傷的專家告訴我的。

也就在我這一路上，這條流江的支流辰水的上游，尚未污染流量充沛的錦江，河水竟這樣清澄。那些放牛的孩子在河中湖水，由急流沖下去，尖聲叫著，直到几百公尺外的河灘上，人才打住，聲音傳來是那么清晰。公路下方，一個赤條條的年輕女人就在河邊洗澡，見公路卜馳過的車輛，竟像白暨樣站著，只扭動脖子，出神凝望。正午烈日下，水面上陽光耀眼。這一切同新蛇當然并沒有什么關系。

第八部份

31

她哈哈大笑，你問她笑什么，她說她快活，可她知道自己并不快活，只不過裝出很快活的樣子，她不愿讓人知道她其實不快活。

她說她有一次在大街上走，看見一個人追趕一輛剛開走的無軌電車，跟著一只腳，邊跑邊跳，拼命叫喊，原來是那人的一只鞋下車時卡在車門上了，那人肯定是外地來的鄉下人。從小老師就教導她不許嘲笑農民，長大了母親又告誡她不許當男人面傻笑，可她還是忍不住笑出聲來。她這么笑的時候，人總盯住她看，她后來才知道她這么笑時竟挺招人，居心不良的男人便會認為她風騷，男人看女人總用另一种眼光，你不要也誤會了。

她說她最初就這樣給了個并不愛的男人，他趴在她身上得到了她還不知道她是處女，問她為什么直哭。她說她不是因為忍受不了痛疼，只是怜惜她自己。他替她擦眼淚，淚水又不是為他流的，她推開了，扣上襯衣，對著鏡子順理凌亂的頭發，她不要他幫她，越弄只能越亂。他享用了她，利用她一時軟弱。

她不能說他強迫她的，他請她到他房里吃午飯。她去了，喝了杯酒，有點高興，也并不是真的高興，就這樣笑了起來。

她說她并不完全怪他，她當時只是想看看究竟會發生什么，把他倒給她的大半杯酒一口喝干了。她有點頭暈，不知道這酒這么厲害，她知道臉在發燒，開始傻笑，他便吻她，把她推倒在床上，是的，她沒有抗拒，他撩起她裙子的時候，她也知道。

他是她老師，她是他學生，之間照理不應該發生這种事情，她听見房間外面走廊上來去的腳步聲，總有人在說話，人總有那么多毫無意義的話要說。那是個中午，食堂里吃完飯的人都回宿舍里來了，她听得一清二楚。那种環境下這一切舉動像做賊一樣，她覺得可恥极了，動物，動物，她心里對自己說。

她后來開開房門，走了出去，挺起胸脯，頭盡量抬得高高的，剛到樓梯口，突然有人叫了一聲她的名字，她說她當時臉唰的一下子通紅，

像裙子被撩起里面什么都沒穿一樣，幸虧樓梯口光線很暗。原來是她同班的一個女同學正從外面進來，要她陪她去找這位老師談下學期選修課程的事。她推說要赶一場電影，時間來不及了，匆匆逃走。可她永遠記得叫她的那一聲，她說心都要從胸口蹦了出來，她被占有的時候心跳也沒有這么劇烈。總算得了報复，總之，她報复了，報复了她這些年來那許多不安和悸動，報复了她自己。她說那一天操場上太陽特別耀眼，陽光里有一個刺痛人心的非常尖銳的聲音，像刀片在玻璃上划過。

你問她究竟是誰？室實習，后來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

你不相信。

為什么只有你可以說故事，她講就不行？

你讓她說下去。

她說她已經講完了。

你說她這故事來得太突然。

她說她不會像你那樣故弄玄虛，況且你已經講了那許多故事，她不過才開始講。

那么，繼續講下去，你說。

她說她已經沒有情緒了，不想再講。

這是一個狐狸精，你想了想，說。

不只是男人才有欲望。

當然，女人也一樣，你說。

為什么許可男人做的事就不許女人做？都是人的天性。

你說你并沒有譴責女人，你只不過說她狐狸精。

狐狸精也沒什么不好。

你說你不爭執，你只講述。

那么你講述好了。

還講什么？

你要講狐狸精就講狐狸精，她說。

你說這狐狸精的丈夫死了還沒滿七——

什么叫滿七？

早先人死了，得守靈七七四十九天。

七是個不吉利的數字？

七是鬼魂的良辰吉日。

不要講鬼魂。

她說她就是她，跟著就又哈哈大笑。

你惶惑了。

她于是勸你，別這樣，她說她只是說一個故事，她從她的一個女伴那里听來的。她是醫學院的學生，來她醫院手術。

那就講這未亡人，她鞋幫子上釘的白布條子還未去掉，就像烏伊鎮上喜春堂的婊子一樣，動不動依在門口，手插著腰，一只腳還悠悠跟著，見人來了，便搔姿弄首，看似不看的，招漢子呢。

她說你在罵女人。

不，你說，女人們也都看不過去，趕緊從她身邊走開。只有孫四嫂子，那個潑婦，當著她面，吐了口唾沫。

可男人們走過，還不都一個個眼饞？

沒法不，都一個勁回頭，連駝子，五十好几的人了，也歪著頭直瞅。先別笑。

誰笑來看？

還是說她隔壁的老陸的老婆，剛吃完晚飯，坐到門口在納鞋底，全看在眼里，就說，駝子，你腳下踩狗屎了！弄得駝子訕訕的。那大熱天，每每村里人當街吃夜飯的時候，總見她擔著一副空水桶，扭著屁股，從一家家屋門口過。毛于他娘拿筷子戳了一下她男人，夜里招來了她男人一頓臭打，疼得敖敖直叫。那騷狐狸精，村里凡有丈夫的女人，沒有不想上去，括括給她兩記耳光的。要由得毛子他娘，得把她扒光，揪住頭發往糞桶里按。

真惡心，她說。

可事情就這么發生了，你說。先是叫她隔壁老陸的老婆發現了，這村里叫老實頭的討不上老婆的朱老大，總往她家瓜棚里鑽，說是幫她澆糞，倒真澆的是地方。要不是事情鬧到孫四嫂這老娘頭上，也不至于弄得那么慘。孫四天不亮說是早起進山里去打柴，扛著根扦擔，在村巷里拐了個彎，轉身爬進這婆娘的院牆里去了。孫四嫂子本來留著心眼，不等他男人出來，就拿起扁擔打門。這女人一邊扣著衣褂腰上的鈕扣，若無其事，竟開了門。那孫四嫂子那能放過，說時遲那時快扑了過去，兩人頓時扭打起來，又哭又喊，人都來了。女人家當然都向著孫四嫂子，男人們卻默默觀戰。這女人扯破了衣服，臉也被抓傷了，孫四嫂子后來說，要的就是叫她破相。她雙手捂住臉，象條扭動的肉虫子，嚶嚶的哭。這當然有傷風化，可畢竟是女人家之間的事，六叔公同村長在一邊站著，也只好干咳嗽。說的是最毒婦人心，女人們決定懲治她。她們商量好了，在她去打柴的山路上，几個手大腳粗的女人上去就把她扒個精光，捆綁起來，用一根杠子抬著，她直叫救命。她相好的就是聞聲赶來，見這一伙气勢洶洶連人皮都能扒了的女人，也不敢露面。她們把她往山里那桃花沖里抬去，早先開滿桃花的那條山沖里就因為出了這种淫蕩的女人成了麻瘋村。她們將她連同抬她的杠子一起扔在這沖里唯一的出路上，吐著唾沫跺著腳，詛咒一番，回村去了。

后來呢？

后來天就下雨了，一連下了几天几夜，總算停了。晌午，有人見她穿著一條漏肉的破褲子，赤身裹著件蓑衣，嘴唇蒼白得沒一點血色，回到村里。屋檐下在玩的孩子見她就跑，一家家大門赶緊關上。沒几天，她從屋里再出來的時候竟緩過气來，更妖艷了，兩片嘴皮子紅得透亮，面頰上也總是兩片桃紅，活脫是個妖精。可她再也不敢在村里招搖，只在早晨天還沒大亮，再不夜里等天黑了，才到溪邊挑水洗衣，來去也總是低著頭匆匆貼著牆根走。要是小孩子們看見，老遠就喊：「麻瘋女，

麻瘋女，先爛鼻子后爛嘴卜。」跟著就四散逃走。爾后，人們也就忘記她了，家家忙著割稻打谷。爾后又是犁田，又是有种插秧。等早稻收割晚稻栽插都忙停當了，才察覺這女人家田里的活計都沒做，人也好久不見。眾人便議論得派個人去她家里看看。大家推來推去，臨了還是由她隔壁老陸的老婆去探個究竟。她出來就說：「這妖精總算得了報應，起了一臉的水泡，怪不得連門都不出哩！」女人們听了都松了口气，再也不必為她們自家的男人操心。

再往后？

再往后，該割晚稻。打完最后一塊田里的谷子，也就霜降了。村里人開始置備年貨，該洗磨子磨米粉，毛子他媽就發現她丈夫推磨時光著的脊背上起的水泡，她沒敢同別人說，只告訴了她小姑。不料這話同她小姑剛說過的第二天，她小姑早起，見她老公怎么胸前也生的泡疹子。事情就怕串連，女人家一串連沒有保守得住的秘密，連孫四腿上也長了濃泡在流水。接下去，那個年自然過得挺陰沉，家家的婆娘都有心事，婆娘的男人們不是包頭就是包臉，正赶上冬天，還不太搶眼。又到開春犁地了，再包住頭臉就很不合适。男人們本不注意臉蛋，這會人人不是脫皮掉頭發就是長水泡，連六叔公的鼻頭上都生了個疹子。彼此彼此，也就沒得可說，照樣耙田。把秧都栽下去，人們又得了點空閒，便想起那妖精不知是死是活，可都說是這麻瘋病人坐過的椅子旁人坐了屁股上也會生瘡，也就再也沒人敢去沾那妖精的家門。

活該，這些男人，她說。

可第一個在臉上扎個手巾下田薄草的是孫四嫂子。老人們都說：「造孽啊，現世的報應。」可有什么法子呢？連老陸的老婆也沒逃脫，生了奶瘡，全都潰爛了，只有還沒出閣的丫頭和小儿，他們要不遠走他鄉，也難逃厄運。

說完了？她問。

完了。

她說這故事她不能忍受。

因為是男人的故事。

故事也有男女？她問。

你說自然有男人的故事，男人講給女人听的故事和女人愛听的男人的故事，你問她要听哪一類？

她說你的故事越來越邪惡，越來越粗俗。

你說這就是男人的世界。

那么女人的世界是什么樣的？

女人的世界只有女人才知道。

就無法溝通？

因為是兩個不同的角度。

可愛情是可以溝通的。

你問她相信愛情？

不相信又為什么去愛？她反而問你。

那就是說她還項意相信。

如果只剩下欲望而沒有愛情，人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你說這是女人的哲學。

你不要總女人女人，女人也是人。

都是女婿用泥巴捏出來的。

這就是你對女人的看法？

你說你只陳述。

陳述也是一种看法。

你說不想辯論。

你說你的故事已經講完了，除了鄙俗和丑陋，都如同新蛇的毒液。你不如听听女人的故事，或者說女人講給男人听的故事。

她說她不會講故事，不像你，可以信口胡編。她要的是真實，毫不隱瞞的真實。

女人的真實。

為什么是女人的真實？

因為男人的真實同女人的真實不一樣。

你變得越來越古怪了。

為什么？

因為你已經得到了，是凡得到了就木珍惜了，這就是你們男人。

那么你也承認男人的世界之外還有個女人的世界？

不要同我談女人。

那么談什么？

談談你的童年，談談你自己。她不要听你的那些故事了，她要知道你的過去，你的童年，你的母親，你的老祖父，那怕那些最細小的事情，你搖籃里的記憶，她都想知道，你的一切，你最隱秘的感情。你說你都已經遺忘了。她說她就要幫你恢复這些記憶，她要幫你喚起你記憶中遺忘了的人和事，她要同你一起到你記憶中去游蕩，深入到你的靈魂里，同你一起再經歷一次你已經經歷過的生命。

你說她要占有你的靈魂。她說就是，不只你的身体，要占有就完全占有，她要听著你的聲音，進入你的記憶里，還要參与你的想象，卷進你靈魂深處，同你一塊儿玩弄你的這些想象，她說，她也還要變成你的靈魂。

真是個妖精，你說。她說她就是，她要變成你的神經末梢，要你用她的手指來触摸，用她的眼睛來看，同她一塊儿制造幻想，一塊儿登上靈山，她要在靈山之顛，俯視依整個靈魂，當然也包括你那些最幽暗的角落不能見人隱秘。她發狠說，就連你的罪過，也不許向她隱瞞，她都

要看得一清二楚。

你問她是不是要你向她忏悔？啊，不要說得這么嚴重，那也是你自願的，這就是愛的力量，她問你是嗎？

你說她是不能抗拒的，你問她從哪儿談起。她說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只有一個條件，你得談你自己。

你說你小的時候，看過一位算命先生，但究竟是你母親還是你外婆帶你去的你記不很清楚了。

這不要緊的，她說。

你記得清楚的是這算命先生有很長的指甲，他擺開你的生辰八字用的是黃銅的棋子，擺在八卦圖陣上，還轉動著羅盤。你問她是否听過叫紫微斗數的？這是古代術數中一門高深的學問，能預測人的生死未來。你說他擺弄那些銅棋子的時候，彈動指甲，畢剝作響，挺怕人的，嘴里還叨念咒語，說什么八八卡卡，卡卡八八，這孩子將來一生有很多磨難，他前世的父母想要領他回去，很難養啊，前世積債太多。你母親，也許是你外婆問，有什么法子消災沒有？他說這孩子得破相，叫冤鬼招他魂魄時辨認不清。你外婆便趁你母親不在家的時候，這你記得很清楚，要給你穿一個耳眼，她用一顆綠豆在你耳垂上揉搓，還抹上了一把鹽，說是不疼的，揉著搓著耳垂腫大了，越來越痒，可老人家還沒來得及下針穿跟你母親就回來了，同老太太一場大吵，她嘟嘟囔囔，也只得作罷。而你那時候，對于穿与不穿耳服并沒有一定的主見。

你問她還要听什么？你說你并不是沒有過幸福的童年，并不是沒有拿過你祖父的拐杖在暴雨后積水的巷子里撐著涂盆當船划。你也記得夏天躺在竹涼床上，數一方天井上的星星，找哪一顆是你自己的星宿。你也就記起有一年端午節的中午，你媽把你捉住，用和在酒里的雄黃涂你耳朵，還在你頭上寫上個三字，据說夏天可以不生癤子不生瘡，你嫌難看，沒等你媽寫完，便掙脫跑掉。可如今，她早已去世。

她說她媽媽也死了，病死在「五七」干校里，她去農村的時候就帶著病。那時候，整個城市都戰備疏散，說是蘇聯毛子要打來了。奧，她說，她也逃過難，火車站月台上布滿廣崗哨，不光帶紅領章的軍人，還有同樣穿軍裝戴著紅袖標的民兵。站台上押過一隊唱歌的勞改犯，破衣爛衽，象一群乞丐，有老頭儿也有老太太，每人背一個舖蓋卷，手里拿

著

瓷缸子和飯碗，一律大聲高唱：「老老實實，低頭認罪，抗拒改造，死路一條。」她說她那時候才八歲，不知為什么傻哭起來，死也不肯上火車，賴在地上嚷著要回家。媽媽就哄她，說鄉下比城市里好玩，還說防空洞太潮濕，再挖下去腰就要斷了，不如到鄉下去，農村空气比城市里好，也不必每晚再要她替她捶腰。于校里倒是整天同媽媽在一起，他們大人們政治學習念毛主席語錄和讀報紙的社論的時候，那時候報上總有那么多社論要讀，她就可以靠在媽媽怀里。他們下地勞動，她跟去在地邊玩，他們割稻她還幫著拾稻穗。大家都喜歡逗她玩，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要不是看見梁伯伯挨批斗，站在板凳上被推下來，把門牙都叩掉了，滿嘴的血，她還是滿喜歡干校的。干校里還种了許多西瓜，大家都買，誰吃瓜都把她叫去，她一輩子也沒吃過那許多西瓜。

你說你當然還記得，你中學畢業那年的新年晚會，你第一次同一個女孩子跳舞，你一再踩她的腳，臊得木行，她卻直說沒關系。那一夜飄著雪，雪花落在臉上跟著就化，從晚會回家的路上，你一路小跑，追赶你前面同你跳過舞的那個女孩——

不要講別的女孩！

講你家有過一只老貓，懶得連耗子都不肯捉。

不要講者貓。

那么講什么？

講你是不是看過人家，那個女孩？

哪個女孩？

那個淹死的女孩。

那個下放的女知青？那個跳河自殺了的姑娘？

不是。

那么是哪一個？

你們夜里把她騙去游泳，然后又把她強奸了！

你說你沒有去。

她說你肯定去了。

你說你可以發誓！

那么你肯定模過她。

什么時候？

在橋洞底下，黑暗里，你也摸過她了，你們男孩都一樣坏！

你說你那時候還小，你還不敢。

她說你至少看過她。

當然看過，她不是一般的好看，确實招人喜愛。

她說你不是一般的看，你看過她的身体。

你說你只是想看。

不對，她肯定你看過了。

你說這不可能。

就可能！你什么坏事都做得出來，你經常去她家。

那么在她家軍？

在她房間里！她說你就撩起過，撩起過她的衣服。

怎樣撩起？

她靠牆站著。

你說是她自己撩起來的。

是這樣嗎？她說。

再高一些，你說。

里面什么都沒穿？也沒有奶罩？

她乳房才剛剛發育，你說，奶當然隆起，可乳頭還是癟的。

你不要再說了！

你說是她要你說的。

她說她沒有要你說這些，她說她不要听了。

那么說什么？隨便說點什么，只是不要再談女人。

你問她怎么了？

她說你愛的并不是她。

憑什么這么說？你問。

她說你同她作愛時想的也是別的女人。

沒有的事！你說，她這都憑空而來。

她說她不要听，什么都不想知道。

真對不起，你打斷她。

你什么都不要再說了。

你說那么你听她的。

她說你從來就沒听她說話。

你故意問她是不是總在干校吃西瓜？

你這個人真沒勁，她說。

你求她說下去，保證再木打岔。

她說她沒有什么可說了。

33

從江口縣逆錦江的源流太平河而上，兩岸山体越見雄奇。過了苗族、土家族和漢人雜居的盤溪寨，進入到自然保護區，蔥蔥郁郁的山巒開始收攏，河床變得狹窄而幽深。黑灣河監察站，一幢磚砌的二層小樓，坐落在河灣的盡頭。站長是一個高個子黑瘦的中年人，我見到的那兩條活的新蛇就是他從外來偷捕的人手里扣下的。他說這河溪兩岸野麻葉中蘄蛇特別多。

「這是該蛇的王國，」他說。

我想多虧了蘄蛇，這片近乎原始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莽才保留至今。

他當過兵，又當過干部，到過許多地方，他說他現在哪里也不想去。前不久，他拒絕了公安局派出所所長的職務，也不愿到保護區的种植場去當場長，就在這里一個人看山，他看中了這山。

他說五年前還有老虎到村寨里偷牛吃，現在當然再也沒有人見到虎的蹤跡。去年，山民打死過一只豹子，他沒收了送到縣里保護區管理處去的。骨架子用砒霜泡過，制成了標本，鎖在標本室里，竟然被人偷走了，据分析是從水管子爬窗戶進去的，要是再當成虎骨賣了泡酒，喝了那可就長壽了。

他說他不是生態保護主義者，他做不了研究，只是個看山人，在保護區里修了這么個監察站就留下不走了。他這小樓上有几間房，可以接待各地來的專家學者，做調查也好，采集標本也好，他都提供方便。

「長年在這山里你不覺得寂寞？」我見他沒有家小，問。

「女人是很麻煩的事。」

他于是又講到，他當兵的時候，文化革命中，女人也跟著胡鬧，有個十九歲的姑娘，曾經參加民兵訓練，當過省里的特等射手，武斗中跟著一派上了山，把圍剿的戰士，一槍一個，一連撂倒了五個，連長急了，叫抓活的。后來她子彈打光了，被抓住剝個精光，叫一個戰士一梭子沖鋒槍從陰道里打過去，打個稀巴爛。他也在小煤礦上待過，當過管人事的干部，礦工們為個女人火講，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為女人鬧出的一般糾紛就多了。他也有過老婆，分手了，也不打算再娶。

「你可以來這里住下寫書，一起還好喝酒。我每頓飯都喝，不多，但都得喝點。」

一個農民從門前河灣的獨木橋上經過，手上拎一串小魚。他招呼了一聲，說有客人來了，要了過來。

「我給你做麻辣小魚吃，正好下酒。」

他說要吃新鮮肉也可以叫農民赶集的時候捎來。离這里二十里路最近的寨子有家小舖，還能買到煙酒。豆腐更時常吃到，哪家農民做豆腐總有他一份。他還養了些雞，雞和雞蛋都木成問題。

正午，我便同他在青山下，就麻辣魚和他蒸的一碗成肉喝酒。我說：

「這可是神仙過的日子。」

「神仙不神仙，反正清靜，沒那么多煩心事纏人。我事情也簡單，這上山只有一條路，都在我眼皮子底下，盡到我看山的責任就是了。」

我從縣里來就听說他這黑灣河管區最好，我想也因為他這种淡泊的人生態度。用他的話說，他同這里的農民都玩得來。每年開春，有個老農總要送他一包干草根。

「你進山的時候嚼一段在嘴里，蛇就避開你。這里的斯蛇可是要人命的。」說著，他起身到房里拿來了一個草紙包，打開遞給我一支褐色的草根。我問是什么草，他說他不知道，他也不問。這是山里人祖傳的秘方，他們有他們的規矩。

他說從這里上主峰金頂轉一轉，來回得打上三天。帶上米、油、鹽，再弄點豆腐蔬菜和雞蛋。在山上過夜只能睡在山洞里，洞里還留有給前些時來科學考察的人員用的几床棉被，可以御寒。山上風大，很冷。他說他去村里看看，找到個人的話今天就可以上山。他過到獨木橋那邊去了。

我隨后也到河灣邊轉轉。淺灘上河水活潑，陽光下清明晶亮，背陰處則幽黑而平靜，又透出几分險惡。岸邊樹林子和草莽都過于茂盛，蔥郁得發黑，有种懾人的陰濕气息，想必是蛇們活躍的地方。我從獨木橋又過到對岸，林子后面有個五六戶人家的小村寨，全是高大老舊的木

屋，牆板和梁柱呈黑銹色，可能是這里雨水過于充沛的緣故。

村里清寂，沒有一點人聲。屋門一律洞開，橫梁以上沒有遮欄，堆滿干草、農具和木竹。我正想進人家里去看看，突然一只灰黑毛色相雜的狼狗竄了出來，凶猛叫著，直扑過來。我連忙后退，只好回到獨木橋這邊來，一面仰望著監察站這幢小樓后面陽光中青灰色的龐大的山体。

我背后傳來女人的嘻笑聲，回頭見一個女人從獨木橋上過來，手里舞弄一根扁擔，扁擔上竟然纏繞著一條足有五六尺長的大蛇，尾巴還在蠕動。她顯然在招呼我，我走近河邊，才听清她問的是：

「喂，買蛇不買？」

她毫不在乎，笑嘻嘻的，一只手扣住蛇的七寸，一手拿扁擔挑住盤繞扭動的蛇身，朝我來了。幸虧站長及時出現，在河那邊，朝她大聲呵斥：

「回去！听到沒有？快回去！

這女人才無奈退回到獨木橋那邊，乖乖走了。

「瘋瘋癲癲的，這婆娘，見外來的生人總要弄出些名堂，」他對我說。

他告訴我他找到了一個農民替我當腳力和向導，先要安排一下他自己屋里的事，再准備好几天的米和菜。我盡可以先走，那向導隨后就來，山里人走慣了山路，挑上籮筐一會就能攆上。這上山只一條道，錯不了的，前面七八里處有個早先開發過一半又作廢了的銅礦場，如果還不見來人，我可以在那里先歇一會。

他還叫我把背包也留下，那農民會替我挑去，又給我一根棍子，說是上山時省些力气，還可以赶蛇，并且囑咐我嘴里嚼一段他給我的那干草根，我便同他告別。他留個平頂頭，面孔黑瘦，滿臉胡子渣，向我揮揮手，轉身進屋去了。

如今，我不免怀念他，他那實實在在淡泊的人生態度，還有那郁黑的河灣的獨木橋那邊，那村寨里黑銹色的木屋，那凶狠的毛色灰黑的狼狗，那挑著扁擔玩蛇的瘋瘋癲癲的女人，似乎都向我暗示些什么，就像那小樓后蒼莽龐大的山体，我以為總有更多的意味，我永遠也無法透徹

理解。

第九部份

34

你走在泥泞里，天下著迷蒙細雨，路上靜悄悄的，只有膠泥咬住鞋子發出的聲響。你說得選擇走在硬泥上，卻即刻听見扑啦一聲。你回頭見她摔倒在泥泞里，一只手撐住地那分狼狽。你伸手拉她，不料她腳下一滑，撐地的污手又抹得渾身是泥。你說干脆得把她那高跟皮鞋脫了，她哭喪臉，竟一屁股坐在泥地里。你說髒就髒了，沒什么了不得，前去找到個人家，再好好洗一洗，她卻不肯再走。

這就是女人家，你說，又要游山，又怕吃苦。

她說她根本不該同你來，走這倒霉的山路。

你說山里不只有風景，也有風風雨雨，既然來了，就別后悔。

她說受你騙了，這鬼的靈山，一路上壓根儿就沒見個游人。

你說要是看人而不是看山，城里大街上還沒有看夠？再不就逛百貨商場去，從甜食點心到各种化妝用品，女人需要的應有盡有。

她于是用一雙泥手捂住臉哭了起來，簡直像個孩子，還好不傷心。你于心不忍，只好拖她起來，扶住她走。

你說總不能賴在這雨地里，前面就會有人家，有人家就會有火塘，有火塘就有了溫暖，就木會這樣孤寂，就都會得到寬慰。

你當然也知道，雨中的那堵斷牆背后，灶台肯定都坍塌了，鐵鍋也早已銹穿。這山崗上，荒草叢中，插著零落的紙幡的墳冢背后，也不會有女鬼啼哭。此時此刻，你多么盼望能找到個山旱人家，換上一身干淨衣服，清清爽爽，坐在火塘前的竹靠椅上，手里再有一碗熱茶，對著屋檐下綿綿細雨，同她講述一個同她与已和紛繁的人世都無關系的童話，她就像這孤寂的山中人家的一個乖巧的小女孩，坐在你膝頭上，偎依著你。

你說火神是一個赤條條的紅孩儿，就喜歡惡作劇，總出現在砍倒的樹林子里，把厚厚的干樹葉子故意瑞得嘩嘩響，光個屁股，在砍倒的樹

枝間爬上爬下。

她則同你講述她的初戀，一個小丫頭的愛情，或者說還不懂世事，只是對愛情的一种向往。她說，他當時剛從勞改農場回到城市，又黑又瘦又老相，腮邦子上都出現深深的皺紋，可她還就傾心于他，總凝神听他講述他經受的那些苦難。

你說那是個好遠久的故事，你還是听你太爺爺說的，說他親眼看見過紅孩儿，從他頭年砍倒的那棵株樹底下爬了出來，翻到一棵山茶樹上，他當時還晃了晃腦袋，以為老眼昏花。他正從山岭上下來，扛了根碴樹，是山外響水灘的一個船工要的，檀木輕，又經得住水泡，是做船的好材料。

她說她那時才十六歲，他卻已四十七八了，足以當她的老父親，他同她父親早年是大學的同學，多少年的至交。他平反回城以后，沒有多少別的交往，總上她家，同她父親一邊喝酒，一邊講述那些年他打成右派后勞改時的經歷。她听著听著，眼睛都濕潤了，他便人干巴巴的還沒恢复元气，不像后來有了職稱，當上了總工程師，也穿起花呢西裝，襯衫的白衣領燙得畢挺，總敞開著，顯得那么康洒。可她當時就如醉如痴愛他，就顧意為他流淚，一心想給他安慰，讓他后半生過得幸福。他當時只要接受她這小丫頭的愛情，她說，真的，她什么都可以不顧。

你說你太爺爺當時一根一圍粗的檀木還扛在肩上，正從坡上下來，就看見了這火神爬上了山茶樹干，他一時煞不住腳，也不敢多看，回到家門口放倒樹干，還沒進屋就說不好厂！家里人問他，那時，你說你爺爺還活著，你爺就問你太爺爺，爸，你怎么了？你太爺爺說，他看見紅孩儿了，那火神祝融，好日子完啦！

可他并不知道，他是一個傻瓜，她說。她只是在她都上了大學好几年之后，才告訴他的。他說他有妻子和儿子，他去勞改他妻子守了他整整二十年，儿子都比她大。再說，她父親，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會怎么看待他？膽小鬼！膽小鬼！她說她當時哭著罵他。她說，連那次約會都是她主動的，他當時從她家同她父親告別出門，她也找了個借口，對父親說她要去找她小時候曾經一個樓里住過的一個女孩，他們便一起出門了。她平時叫他蔡叔叔，她也還是這么叫他。她說蔡叔叔，她有話要同他談談。他說好的，這會儿就行，邊走邊說。她說不，她不能這樣在大馬路上。他想了想，約定去一個公園。他說公園門口有個飯店，他請她一起吃晚飯。

你說災難后來果真一樁接一樁。你說你那時候還小，背不了一杆火槍，不能跟你爹爺去打獵，只好扛起鋤頭，同他去竹林里挖冬筍。你太爺爺那時候背已經駝了，頸脖子上長了個大肉瘤，說是從小扛樹扎出來的。可你太爺爺年輕時，你爸說，他可是沒人比得過的好獵手，就在他看見了紅孩儿之后，沒兩天功夫，叫人給打死了，槍子從后腦勺進去，在

左眼窩I花。他躺在屋門口一灘血跡里，伸手就博得到門檻。屋場邊的那棵老樟樹根上也結的紫黑的血塊。他是扒著樹根爬上來的，等不及從拐彎的石級上來，爬到快清看家門檻時才斷气了。你太奶奶早起喂豬食方才發現，半夜里都沒听見他一聲叫喚。

她說飯桌上她什么也沒談，只講了些她學校里毫不相干的事。飯后，他提議到公園里走走，走到樹影下，他也像別的男人一樣，借著酒興要吻她，她沒有讓。她說，她還叫他蔡叔叔，她只是要讓他知道，她曾經怎樣愛他，她又怎樣懲罰了她自己，她已經給了別人，一個她不愛的男人。只不過一時迷糊，被人玩弄了，是的，她說她用的就玩弄這詞，她也只是一時沖動。他不做聲，要擁抱她，她推開了。

你說當時天還未大亮。你奶奶先是腳下絆了一下，后來就大叫一聲，暈死過去。你奶奶當時肚子里正怀著你爸。后來還是你老爺把你太爺拖進屋里的。你老爺說，你太爺是叫人暗算了，從后腦勺吃的黑槍，用的是打野豬的鐵砂子。你爸還說，在你太爺剛死沒多久，山林就起火了，那一片林火足足燒了上十天，好几個火頭同時竄起，沒法子救，火光沖

天，把個呼日峰映得像一座火焰山。可你老爺說你太爺吃黑槍的時候正是林火起來的時候。后來你爸卻說，你太爺爺的死同拿火繩的紅孩儿沒有關系，是叫仇家暗算了。你老爺一直到臨終前都要找出暗算他爸的凶手。可到了你爸說給你听的時候，就成了故事，只有一聲歎息。

她說他還對她說他愛她，她說，假的！他說他真想過她，她說已經晚了。他問為什么？她說這還用問！他問為什么連吻她一下也不行？她說她能同隨便哪個男人睡覺，就不能同他。她還說，你走吧！你永遠也不會明白，還說她恨死他了，再也不想見到他，硬是把他推開跑了。

你說她根本不是什么小護士，她一路上編造的全是謊話，說的也不是她的女伴，這才是她自己，她自己親身的經歷。她說你講的也不是你

太爺爺你老爺你爸你自己，你全編的是唬弄人的故事。你說你已經說過了這是個童話，她說她又不是小孩子，木听什么童話，她只要真真實實活著，她也不再相信什么愛情，她已經厭倦了，男人都一樣好色。女人呢？你問。也一樣下賤，她說，她什么都看透了，活著都膩味，她不要那么多痛苦，只求瞬間的快樂。她問你還要她嗎？

就在這雨地里？

這樣難道不更刺激？

你說她真賤。她說男人不就喜歡這樣？又簡單，又輕松，還又刺激，完了，一走了事，也不必擔心，也沒有累贅。你問她同多少男人睡過覺？她說少算也上百。你不相信。

這有什么信不信的？其實很簡單，有時候只要几分鐘。

在電梯里？

干嘛在電梯里？你看的是西方電影。在樹影下，在牆拐角里，隨便什么地方不成？

和根本不認識的男人？

這樣更好，也不會再見到尷尬。

你問她是不是經常這樣？

只要想要。

找不到男人的時候？

他們并不那么難找，只要使個眼色，跟著就來。

你說她使個眼色，你未必就去。

她說你未必就敢，可有的是敢的。男人要的不就是這個？

那么你在玩弄男人？

為什么只許可男人玩弄文人？這有什么奇怪。

你說她不如說在玩弄她自己。

又為什么？

就在這泥泞里！

她便笑嘻嘻說她喜歡你，可不是愛。還說你可要當心，要她真愛上你了——

那就是災難。

她問是你的災難還是她的災難？

你說与你与她都是災難。

你真聰明，她說她就喜歡你這顆聰明的腦袋。

你說可惜不是身体。

她說身体人人都有，又說她不想活得太累，于是長長歎了口气，講個快活的故事吧，她說。

還是講火？那光屁股的紅孩儿？

隨便你說。

你便說這紅孩儿火神祝融正是這九山之神。那呼日峰下，原先的一座火神廟年久失修，人們忘了祭祖，酒肉都只顧自己享用。被人遺忘了的火神一怒之下，便發作了。就在你太爺爺——

怎么不說下去？

他死的那天夜里，人都熟睡的時候，山林里竄出一道火光，明晃晃悠悠游動在漆黑的山影之中。風吹來了一股胜似一股的焦臭味，人們在睡夢中都感到窒息，紛紛起來，也都看見了林火，卻只呆呆望著。到了白天，煙霧迷漫過來，別說去救，躲都躲不及。野獸也惊恐万狀，被熊熊火勢追赶，老虎、豹子、野豬、豺狗統統竄進河里，只有河水洶涌的深澗才能阻擋火勢蔓延。隔岸觀火的眾人只見對面火光之中，一只赤紅的大鳥飛騰起來，長的九個腦袋，都吐出火舌，拖起長長的金色的尾巴，帶著呼嘯，又像女嬰的啼哭，凌空而上。千百年的巨樹騰地彈起，

像一根根羽毛，還發出炸裂聲，然后又輕輕飄落進火海里——

35

我夢見我背后的石壁開了，發出格支格支的聲響，石縫之間裂出魚肚白的天空，天空底下有個小巷，清寂無人，旁邊是一個廟門，我知道那是大廟的側門，從來不開，門口牽了一根尼龍繩子，晒著小孩的衣服，我認出來這地方我曾經去過，是四川灌縣的二王廟外，我則在分水的堤堰上走，腳下江水滾滾，對面岸上還有一座被占用了的廟址，我曾經想進去而不得其門，只看見高高挑出院牆的烏黑的飛檐上爬著的魚蛇，我拉住了一根鋼絲纜繩，一點一點前移，白花花的河灘上居然有人在釣魚，我想到他跟前去看看，水漲了，我只好退縮，四周央央流水，中間的我竟又是個孩子，此刻的我站在一個長滿荒草的后門口看著那童年時候的我，穿的一雙布鞋，進退兩難，鞋幫子上有個布鎖的紐扣，我小學校里那些說下流話的同學說我這腳上的鞋是女人穿的，弄得我很不自在，也正是從街上野慣了的這些男孩子嘴里我第一次懂得那句罵人話的涵義，他們還說，女人是踐貨，又說街角賣燒餅的那胖女人同男人貼餅子，我知道這都不是好話，同男女的肉体有關，可究竟什么關系只模模糊糊并不清楚，他們說我喜歡同班的那個給過我一張香片紙的黑瘦的小女孩，我臉上頓時便發燒，這又是我小學畢業之后進了初中有一次看暑期學生專場電影時碰上他們，說她現在長得比以前白淨多了，挺風騷的丫頭，還向他們打听過我，他們問我干么不同她約會，然后我就掉在女人的肉体之中，掙扎著，伸手摸到了一個女人潤濕的下身，我以前沒這么大膽，我知道我墮落了，又竊竊歡喜，大約知道這是一個我想得到而得不到的女人，她姣好的面貌我卻無法看到，想去吻她竟被另一個女人的嘴吻著，心里明明不愛卻也自得其樂，我也就看見了我父親憂郁的眼睛，他默默無聲，我知道他已經死了，便知道這不是真的，夢中我盡可以放縱，又听見匡當匡當門板被風吹得直響，我記起了我睡在山洞里，頭上折皺起伏的古怪的屋頂是馬燈照著的岩壁，我睡在透濕的被褥里，衣服都沒有脫，貼身的衣服同樣潮濕，腳一直冰涼沒暖和過來，山風很猛，在匡當的門板震蕩聲后嗚嗚吼叫，像頭粘著血的野獸，就躺在抵上門板的山洞口，我細心傾听，風聲來自山岩頂上，在草甸和灌木叢中馳騁。

尿憋得不行，我翻身爬起，擰亮馬燈，提在手里，拔上鞋，把用一段段樹干釘成的門板后頂著的樹權子撤了，門板匡當一聲被風吹開。洞外渾黑的夜幕馬燈只照亮腳下一圈。

我往前走了兩步，解開褲子，抬頭突然看見面前一個巨大的黑影，足有十公尺高，凌空俯視，我惊叫一聲差點把手上的馬燈甩掉。巨大的身影同時跟著搖動，我即刻醒悟到這莫非就是我讀過的《梵淨山志》中記載的所謂「魔影」。我搖晃馬燈，它跟著也動，确實是我自己在夜空中的投影。

陪同我上山的這農民向導，也聞聲赶了出來，手中捏把砍刀。我惊魂未定，還說不出話來，只啊啊的叫，一邊搖晃馬燈，指給他看，他也立刻啊啊叫喊起來，隨即接過我手上的馬燈，就見兩個巨大的身影在渾厚的夜幕上隨著兩人的叫聲跳躍不已，被自己惊駭又發現惊駭自己的竟是自己的影子該怎樣惊奇！兩人像小孩子一樣跳著撒尿，讓黑乎乎的魔影也跟著跳，又是對自己的鎮定，對出竅了的魂魄也是种安慰。

回到洞里，我興奮得再也睡不著，他也在翻身。我干脆叫他講講山里的事，他嘟嘟囔囔說個開來，可他此時說的土話十句有八句我听不明白。他好像說他有個做什么的遠房叔伯兄弟，大概是被熊抓瞎了一只眼，因為進山時沒敬山神，我也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不是對我的責難。

早起，原打算去九龍池，大霧迷像。他走在前面，三步之外就只剩下個淡淡的人影，到五步遠我大聲招呼他都難得听見。山霧居然濃密到這程度，昨夜燈光競能在上面投影，也就不奇怪了。對我這當然是一种新鮮的經驗，吹口气都有白色的霧气裊繞來填充吹開的空隙。從洞口還沒走出百步遠，他卻站住，折回頭說不能去了。

「為什么？」我問。

「去年也是這鬼天气，有一伙六個人進山來偷挖藥材的，只回去了三個，」他嘟囔道。

「你不要嚇唬我，」我說。

「你要去你去，我橫直不去了。」

「可你是陪我來的！」我當然有些惱火。

「我是站長派的。」

「可他是為我才派的你。」我只沒有說他的腳力錢是由我出。

「出了事，我跟站長不好交代。」

「你用不著同他交代，他不是我的站長，我也不需要他負責，我只對我自己負責。我就想去看一看這九龍湖！

他說那不是湖，只是几潭水池子。

我說：湖也罷水池水罷，我就要看看那里的金發舞，我就為這高山上一尺來厚的金發前來的，我就要到那厚厚的薛苔上打個滾。

他說那里不能睡覺，都是水草。

我想說是站長說的，在那金發蘸上打滚比在地毯上要舒服得多，可我沒有必要同他解釋什么叫地毯。

他不說話了，低頭走在前面。我于是又上了路，這就是我的胜利，我只能對我自己出腳力錢的向導毫無必要施行我的意志。我無非要證明我有自己的意志，這也就是我來到這鬼都不肯來的地方的意義。

他又不見了，我稍許松懈一下，几步沒跟上，他就消失在這白茫茫的迷霧中。我只好加快腳步去追蹤他的影子，到跟前才發現是一棵高山棟。要我現在一個人從這草甸和灌木叢中認路回去，不知會走到哪里，我失去了方向，又開始大聲喊他。

他終于出現在霧中，沖著我莫名其妙指手畫腳比划，等我到他面前才听見他在叫喊，都是這該死的霧。

「你生我气了？」我問，我想我應該表示歉意。

「我不气，我气也不气你，你這人生我气啦！」他依然手舞足蹈喊叫，濃霧中听起來都悶聲悶气。我當然知道是我無禮。

我只好緊跟在他后面，几乎踩到他鞋跟。這自然走不遠的，走起來也不舒服。我所以上這山來并非只看他的腳跟。那么，我又為什么而來？這都同夜里的夢和魔影和一身里里外外濕呼呼的衣服和一夜似乎未睡和這种勞累有關，我有种不祥的預感，伸手去摸放在貼身襯衣口袋里的那根防蛇的藥草，卻怎么也摸不到了。

「還是回去吧。」

他沒有听見，我只好又大聲喊：

「回去！」

這一切都可笑，但他沒笑，只嘟囔了一句：

「早就該轉回去。」

我還是听了他的，跟他回轉去了了。他進洞就生火，气壓太低，煙子出不去，把洞里也熏得煙霧騰騰，眼睛爭不開。他坐在火堆邊喃喃吶吶。我問：

「你對著火堆講什么呢？」

「說人抗不過命，」他說。

后來，他爬到舖板上睡覺去了。不一會，就听見他鼾聲大作。他是自在之物，心安理得，我想。而我的困扰在于我總想成為自為之物，要去找尋性靈。問題是這性靈真要顯示我又能否領悟？即使領悟了又能導致什么？

我百般無聊，在這潮濕的山洞里，里面的濕衣服都冰涼貼在身上。我這時領悟到我要的充其量只是一個窗口，一個有燈光的窗口，里面有點溫暖，有一個我愛的人，人也愛我，也就夠了，舍此之外都屬虛妄。可那個窗口也只是個幻影。

我記得我不止一次做過這樣的夢，去找我幼年時住過的房子，去找那點溫暖的記憶，那進伸很深的院子套著的院子像迷宮一樣，有許多曲折窄小黑暗的過道，可我永遠也找不到一條同樣的路，能從進去的原路再出來。我每次進到這夢中的院子走的路都不一樣，有時我家住的院子的天井是前后人家的過道，我不能做些只為我自己而外人不知道的事情，總也得不到那种只為自己所有的溫暖的親切感，那怕我在自己房里，牆的板壁木是沒有撐到房頂，就是紙糊的牆皮破碎，或者有一面牆干脆倒了。我爬上一個搭到閣樓上的梯子，從樓梯往下看，屋里全成了瓦礫，那外面本來是一片南瓜地，我曾經爬在南瓜藤下捉過蟋蟀，頸子和手膀子上指的瓜藤上的毛，和著汗水，弄得周身發痒，那在陽光下，這在冷雨里，本來堆滿瓦礫的場子上，竟也蓋滿了別人家的房子，簡直不知什么時候蓋起來的，窗戶還都關得那么嚴實，這半截子沒有牆壁遮擋的閣樓下面，我外婆在倒騰一個同她一樣老的從上面揭開蓋子的紅木

舊衣箱，她已經死了好多年了，我還是應該找尋點溫暖的回憶，我儿時的夢，确切說，是我做過的關于我儿時的夢，我想去找尋我小時候的朋友，那些我已經忘掉了姓名的小伙伴。有個男孩子，他下嘴唇上留下一道跌破的傷痕，顯得特別忠厚，他有個專門養蟋蟀的紫砂罐子，說是他祖父傳下的。我也喜歡他姐姐，挺溫柔的一個大姑娘，可我從來沒有同她說過話，我知道她后來嫁人了，我再去她家也肯定扑空，甚至碰不上我這幼年時嘴唇上有傷痕的伙伴。我走過一家家房門緊挨在一起的小街，街面上的房子屋檐很矮，几乎伸到街面上來，我要赶緊回我自己的家，我外婆在等我吃飯，她一到吃飯的時候就大聲叫我，光听她聲音總以為她在同誰吵架，她經常同我母親吵嘴，脾气非常急躁，人越老脾气越加古怪，她向她自己的女儿都合不來，鬧著回老家找她的一些表親戚去了，后來說是死在養老院里，我必須找到她的下落，才對得起我死去的母親。我這會盡想到死了的人，也怕是平時不曾想到過她們的緣故，她們其實都是我最親近的人，在這山洞里，對著柴火，火苗跳躍總誘人回憶，我揉搓被煙子熏得睜不開的眼睛。

我起身到洞外，霧淡薄一些了，能見到十步開外。空中飄著細雨。我發現這一道道崖縫里，插著一些燒剩的香頭，還插有一根扎著紅布條的樹枝，我想這大概就是山里人之所謂靈岩吧，婦人家求子的地方。

矗立在頂峰的巨大的擎天石柱全消失在霧中，我循著山脊走去，沒有想到一座死城竟然在霧中出現。

36

還有什么可說的沒有？

你說這一片長滿茅草的廢墟只山風凌厲，斷殘的石條上趴滿苦蘚和地衣，一只壁虎從半截石板上爬過。

說當年晨鐘暮鼓香煙幓繞，一千間憎房九白九十九個挂單的和尚，寺廟的住持是一位高僧，圓寂的那天舉行了盛大的法會。

說寺廟里無以計數的香爐全都插上了點燃的信香，數百里方圓香客們聞風而來爭相目睹老和尚坐化升天，通往這佛地叢林的大小山道上擠滿了赶來朝拜的善男信女。

說寺廟里唱經聲渾然一片，直飄到山門之外，大小殿堂里沒有一個空的蒲團，后來的便就地跪拜，再晚來的則待在殿堂之外，進不來佛門

的人群背后還源源不絕，那真是一次空前的盛會。

說信徒們無一不想從老和尚那里得到恩惠，眾多的弟子個個又都想得到他的真傳，大師圓寂前還要講授一次佛法，這經堂就在大雄寶殿左側藏經樓下。

說經堂前庭院里有兩株盛開的桂花樹，一株金紅一株月日那散發出陣陣幽香，蒲團從經堂一直舖至庭院，僧人們盤坐在秋日和陽暖照之下心地清淨，靜候老和尚最后一次宣講佛法。

說他沐浴齋戒已七天七夜不進飲食閉目盤坐在烏檀木雕的蓮花法壇上，肩披一件异常寬大綴滿補丁的袈裟，壇前立式樓空的銅香爐里燃著檀香木片，經堂內清香彌漫，他兩位大弟子一左一右站立兩旁，受他親自剃度的十多位法師全恭候在壇下，他左手捻一串佛珠右手持一枚法鈴，只見指縫間夾著一根鋼簽輕輕一碰，盈盈鈴聲便像一縷游絲懸游于堂上垂挂的經幡之間。

說眾僧人于是听見他甘柔的聲音，佛陀告訴須菩提不可以以身相認如來，如來之所謂身相凡有所相皆為虛妄若所相非相乃非非相，吾傳授的無非佛祖所說而佛所說皆不可取又不可不取也不可言傳，這不可言傳而不可取又不可取此乃吾授于汝等亦如來所傳之大法，還有什么要問的嗎？

說這眾多的佛門弟子無一人領悟又不敢問，最苦的還是他左右兩位大弟子身邊守候已七天七夜不敢稍許怠慢只等他交代后事授以衣缽，竟只字未提，香爐上用以計時的最后一根線香眼看燒到香柄，還是他大弟子斗膽上前一步屈膝跪下合掌行禮匍匐在地說弟子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問？

說老和尚微微睜開眼睛問他還要問什么？他這大弟子抬頭環顧身后問師父的衣缽圓寂前是否有個交代？那意思誰都明白，這眾多的僧人這興盛的香火這廣大的廟產總得有個接替他衣缽的住持，一代宗師豈能沒有后繼？

說老和尚點頭伸手從怀中取出他的憎缽剛說了句拿缽去，那注線香已經燒到盡頭，煙香冉冉上升抖動一下化作個未了的圓圈跟著消散了，大雄寶殿里大唐貞元年間監制的一万二千斤的鐵鐘也響了起來，隨即鼓聲隆隆經堂里眾法師赶緊將木魚銅著一一敲起，眾和尚見老和尚已傳了

衣缽，一片南無阿彌陀佛頂經聲便騰空而上。

說他兩位大弟子秉性頑鈍，誰也沒听清老和尚說的拿缽去后面還有行乞二字，只見師父嘴皮動了一下而誰又不想得到真傳都伸手過去抓住僧缽不放，那缽竟悄然粉碎，兩人心中一惊，明白是師父心跡又不敢言說，只有高僧才意識到這寺廟將毀于一旦，不忍再看便合眼屏息端坐在蓮花座上雙手疊印凝神命門默默用意念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說其時經堂內外鐘鼓聲大作，堂內僧人齊聲誦經傳至庭院，庭院內眾和尚跟著唱誦又擴散到前后三大殿和兩廂佛堂，再蕩漾到廟外堵滿轎子驢馬和香客的前場上，那進不得山門的善男信女豈甘落后，也都放聲高誦南無阿彌陀佛用盡气力朝山門里沖！

說眾法師抬起高僧坐化的大缸在錦緞刺繡的經幡護送之下，由兩位大弟子甩著拂塵布洒洁淨身心的法水在前面開道，進入山門的眾多信徒無不爭先恐后以目睹大師遺容為幸，看到的都說好慈祥啊，沒看到的更急得不行，紛紛昂起腦袋踮起腳尖人頭攢動，擠掉了帽子踩掉了鞋，香爐悉皆撞倒全然置佛地庄嚴而不顧。

說缸蓋合上置放到大雄寶殿前柴薪之上，點火之先還有一場超度的經文要念，這諸多儀軌缺一不可，稍有疏忽佛法難容，可再大的廟子也經不起千人擠万人擁，再壯實的漢子也架不住人流洶洶，跌倒的踩傷的又止不住哭喊，人聲鼎沸那真是大悲大拗！誰也說不清這大火如何騰地而起，究竟多少人燒死多少人踩死，踩死的多于燒死的抑或燒死多于踩死也無從弄得清楚，總歸整整三天三夜大火熊熊直等到老天爺大發慈悲降下甘霖才留下一片灰燼，浩劫之后又只剩下這一座廢墟和半塊殘碑供后世好事之徒去作考證。

37

這堵斷牆背后，我死去的父親，母親和我外婆都坐在飯桌前，就等我來吃飯。我已經游蕩夠了，很久沒有同家人團聚，我也想同他們坐在一張桌上，談點家常，像我被醫生判定為癌症的那些日子里，在我弟弟家飯桌上，只講那些不可能同外人談而除了家里人也難得談到的話題。那時候，每到吃飯的時候，我那小侄女總要看電視，可她那里知道，電視里的節目都是對精神污染的討伐，頭頭腦腦對各界的宣講，文化名流又一個個表態，把文件里的套話再重复一遍。這都不是小孩子要看的節目，當然也不适合下飯。電視報紙廣播的种种新聞我已經夠了，我只要

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來，談談自己家里已被遺忘的往事，比方說，我那位瘋子曾祖父，一心想過過官痛，把一條街的房產捐光了也沒撈到一官半職，等明白受騙上當人也就瘋了，把自己住的最后一幢房子也點上一把火，死的時候剛過三十，比我這會還年輕得多。孔老夫子之所謂三十而立，應該說還是個脆弱的年紀，弄不好照樣精神分裂。我和我弟弟都不曾見過我這曾祖父的照片，那時候照相術可能還沒引進中國，要不是能照上相的只有皇族。可我同我弟弟都吃過我祖母做的一手好菜，印象最深的是她那醉蝦，吃到嘴里蝦肉還在蠕動，吃一只且得鼓上半天的勇气。我也還記得我中風癱瘓了的祖父，為躲避日本飛机轟炸，在鄉下租了農民的一幢老屋，整天躺在堂屋里的一張竹躺椅上，大門敞開，風穿堂而過，一頭銀白的頭發總也在飄動。空襲警報一響他便急躁得不行，我母親說她只好俯在他耳邊，反复告訴他日本人沒那么多炸彈，要扔只扔在城里。我那時比我這小侄女還小，剛學會走路，我記得去后院要經過一個很高的門檻，門檻后還要再下一個台階，我自己爬不過去，那后院對我便始終是個神秘的去處。大門外有個打谷場，我記得同農家的孩子在晒的稻草上打過滾。打谷場邊上那條清幽的河里又淹死過一條小狗，不知是哪個討厭鬼把它扔了進去還是它自己淹死的，總歸尸体擱在河灘上好久。我母親嚴禁我到河邊去玩，只有大人們到河灘挑水，我才能跟去刨沙，他們在河灘上挖出一個個沙窩，從中勺取濾過的清水。

我明白我此刻包圍在一個死人的世界中，這斷牆背后就有我死去的親人。我想回到他們之中，同他們一起坐在飯桌上，听他們談那怕最瑣碎的事，我想听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目光，同他們切切實實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即使并不吃飯。我知道陰間的飲食是一种象征，一种儀式，活人不能夠進口，我坐在他們桌上旁听，突然覺得這也是一种幸福。我于是小心翼翼走向他們，可我只要一越過斷牆，他們就起身，悄然消失在另一堵殘壁背后。我听得見他們离開的腳步聲，悉悉率率，甚至看見他們留下的空桌子。當然，瞬間桌面就長滿了獸蘗，毛茸茸的，又斷裂了，坍塌在亂石堆中，縫隙間立刻長出了荒草。我還知道他們在另一間倒塌的房間里正議論我，不贊成我的行為，都為我憂慮。我其實沒有什么要他們憂慮的，他們偏要憂慮，我想也許是死人通常都好為活人擔憂。他們在竊竊交談，我耳朵一貼到這毛茸茸潮濕的石壁上，他們就不說話了，改用眼色交談，說我不能這樣下去，我需要一個正常的家庭，應該為我找一個賢慧的妻子，一個能照料我飲食為我持家的女人，我所以得了不治之症，都是飲食不當的緣故。他們在合謀如何干預我的生活，我應該告訴他們毋須他們操心，我人到中年有我的生活方式，我這种生活方式也是我自己選擇的，不會回到他們為我設計的軌道上去。

我無法像他們那樣過日子，何況他們的日子過得未必就好，但我止不住想念他們，想看見他們，听到他們的聲音，同他們談我記憶中的往事。我想問問我母親，她是不是帶我在湘江上坐過船？我記得在一只蔑篷的木船里，窄狹的篷艙里兩邊各搭了一條木板，人一個緊挨一個坐，對面的膝蓋都相互碰上。從蔑篷里看得見江水快沒到船舷，船身不斷搖晃，可沒有一個人出聲，都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心里想必全明白，這超載的滿滿一船隨時都可能沉沒，可就沒有一個人道破。我也裝做不知道的樣子，不哭不鬧，也努力不去想那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滅頂之災，我想問她那是不是也在逃難？我要是在湘江找到這樣一條船，這記憶就确有其事。我還想問她，是不是在豬圈里躲過土匪？那天也同這天气一樣，下的細雨，汽車在山路上一個上坡的急轉彎處拋錨，司机直后悔，說他方向盤再打緊一點就好了，一邊的前后車輪就不至于陷進路旁的稀泥里。我記得是右手的輪子，因為后來車上的人都下來把行李全搬到左邊貼著山坡的公路邊上，又都去推車，可車輪光在泥里打滑就爬不出去。車幫子上還裝了個生木炭的爐子，那時還在打仗，非軍用車輛弄不到汽油。這車每次發動都要用鐵搖手使勁去轉，直到听見汽車放屁才能起動。汽車那時同人一樣，只有放掉肚子里的气上路方才舒服，可這車就是放屁輪子也只會打滑，濺得推車的人滿臉是泥。司机一再招呼過往的車子，就沒有一輛肯停下幫忙，那樣的天气，天色那樣昏暗，都紛紛在逃難。最后的一部車子亮著發黃的燈光，像野獸的眼睛，擦邊過去了。后來就摸黑冒雨上山，泥濘的山路，一次又一次滑倒，一個拖住一個的衣服，全都是老人婦女和小孩，好容易摸到了一家沒有燈光的農家，人死也不肯開門。眾人只好擠在這家人的豬圈里避雨，背后墨黑的山影里半夜連連響槍，還閃爍一串火把，都說過的是土匪，嚇得雞也不敢吭聲。

我跨過這堵斷牆，牆后只有一棵小葉黃楊，長得有小手指粗，風中顫顫抖動，在這頹敗的沒有屋頂的房間當中。對面還剩下半堵窗戶，可以依在窗口往外張望。杜鵑和箭竹叢中露出些黑的石茶，同樣長滿了苔燕，遠看顯得相當柔和，像躺著的人的肢体，一些弓起的膝蓋和伸出的手臂。金頂上這寺廟當年有上千間殿堂和增房，山風凌厲全蓋的鐵瓦。眾多的僧尼陪同明代万歷皇帝的父親的第九個皇妃，在這里修行，那晨鐘暮鼓一派香火的盛況不可能不留下痕跡。我想找到點當年的遺物，卻只翻到了一角斷殘的石碑，五百年來連鐵瓦莫非也全都銹完？

38

再說什么？

再說五百年后，這成了廢墟的古廟爾后又變成土匪盤踞的巢穴，他們白天在洞穴里睡覺，夜晚便打起火把，下山搶劫。偏偏山下一個尼姑庵里又有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一心帶發修行，守住古佛青燈要贖前世的罪孽，木料叫土匪頭子目睹芳容，搶上山去，強作壓寨夫人，這女子自然誓死不從，便先奸后斬了。

還說什么？

再倒回一千五百年前，這古廟尚無蹤無影，只有草廬一間，一位挂冠的名士，隱遁在此，每每天將亮未亮時分，面朝東方，吐納引導，吸紫微之精，爾后引頸長嘯，空谷里清音回蕩，弄得絕壁上下攀援的猴群跟著呼應。偶爾有知己往來，以茶當酒，或布局博奕，或月夜清談，老之將至也不以為然，過往樵夫，遙遙相望，指為奇談，又是這稱為仙人崖的來歷。

又還有什么可說的？

就又講到一千五百四十七年之后，這山外有個軍閥，半輩子戎馬生涯，終于當上個軍長，便回鄉祭祖，相中了一名伺候他老母的丫望，選了個吉回良辰，納娶為妾，順次排將下來，算做第七房姨太太，擺了一百零一桌酒席，借此向鄉里人顯示一下排場。親朋滿座，免不了拍馬送禮，酒豈有白喝？正當眾人恭請之際，門上卻來了一名叫花子，破衣爛衫不說，還生了一頭癩皮癬，門衛賞他碗飯吃，竟打發不走，硬要進廳堂上主賓席給新郎官道喜。這軍長好不惱怒，令副官用手槍柄打將出去。那知夜深人靜，新郎正酣然好夢，毛中卻四下起火，將個祖上的老宅燒了大半。有說此乃濟公活佛施了法術，替天行道，懲處惡人。又有人說，這乞丐乃惡中之惡，叫花頭子是也，方圓百里，大小乞丐，皆歸他統率，如何得罪得起。管他旅長軍長，不賞個臉面，便指使手下的無賴，用線香扎上火引子，半夜三更，彈射進高牆院內柴草堆中，大將軍縱有千軍万馬，碰上這不屑小人，也防不胜防。這就又應了那句老話，強龍斗不過地頭蛇。

再還有什么可說的？

又過了大半個世紀，也是這山里，別看這一座森嚴肅穆的大山，因了人世的混亂，總也不得太平。某縣革命委員會新上台的主任的一個丑女儿，偏偏看上了早年的地主的孫子，不從父命，執意結為姻緣，偷偷從抽屜里拿了三十八斤糧票，一百零七元現金，雙雙私奔，躲進山里，

滿以為可以農耕而食。做老了的天天宣講階級斗爭，親生的女儿竟然被地主的小惠子拐跑了，怎么能不悖然大怒？當即下令公安局印發照片，全縣通緝。這一對小儿女那里逃得脫搜山的武裝民兵，藏身的洞穴被團團包圍，楞小子便用偷來的斧子先砍死了情人，再砍死自己。

她說她也想見血。她想用針扎破中指，十指連心，叫心也跟著疼痛。她要望著鮮血涌出，鼓漲隆起，再漫延開來，浸紅整個手指，再流到指根，讓血從指縫間下去，順著掌紋，流到掌心，手背也滴血——

他問她為什么？

她說都是你壓迫的結果。

你說那壓力來自她自己心里。

那也是由于你。

你說你只講述，什么也沒做。

她說你說的這一切都令她憋悶，喘不過气。

你問她是不是有些病態？

病態也是你造成的！

你說你木明白你做了什么。

她說你真虛偽！說完便狂笑。

你望著她不免有些害怕，你承認你想激起她的欲望，而女人的血水卻只能令你反感。

她說她就要讓你見血，叫血流到手腕上，再到手臂，再到腋下，再到胸脯，她要在白胸脯上也鮮血橫流，殷紅得發紫發黑，她就浸在紫黑的血水中讓你非看不可——

赤身裸体？

就赤身裸体坐在血泊之中，下身、股間，大腿上都滿是血，血，血！她說她就想沉淪，深深墜落下去，她不知道怎么變得這樣渴望，潮

水將她浸透，她看見自己躺在海灘上，誨潮涌了上來，沙灘竊竊絮絮還來不及吸吮，一股新潮不可抑止就又上涌，她要你進入她身体，揉搓撕扯她，不要怜惜，她說她沒有羞恥，不再害怕，她害怕過，她沒怕也只是說怕并非真怕，可又怕墜入這黑色的深淵，無止境飄蕩下去，她想沉淪，又怕沉淪，她說她看見黑乎乎的潮水緩緩上漲，從不可知的深處直涌上來，幽黑的潮汐正把她吞沒，她說她來得特別緩慢，一旦來了，就無法阻擋，她不知道她怎么變得這么貪婪，啊她要你說她放蕩，她要你說她不放蕩，她只對于你，只對你有這种需要，她說她愛你，她要你說你也愛她，可你從來不說這話，你真冷酷，你要的是女人，可她要的是愛，需要全身心去感受，那怕跟你下地獄，她求你不要离開她，千万別把她拋棄，她害怕寂寞，怕只怕空虛，她也知道這一切都是短暫的，只是想欺騙自己，你就木會說一點讓她快樂的話？編一個叫她快活的故事？

啊，他們好快活，面對面盤腿坐在一張張席子前。黑的豬血，白的豆腐，紅的辣椒，綠的毛豆，醬的肘子，炖的排骨，煮的肥肉，一字排開，用海碗傳著酒喝。整個寨子都在過節，一气殺了九頭豬，三頭牛，開了十大罐陳年老酒。個個紅光滿面，鼻尖上流油。瘸腿的寨老就站了起來，用沙啞的公鴨嗓子喊著，那麻花岭他們世世代代的柴山怎么叫外人放火种上了包谷？他門牙掉光，噴著吐沫。不要以為頭寨只剩下他這稻草杆樣的糟老頭子，不要以為頭寨的人都好欺侮。他現今盡管挑不動扦擔，扛不動火辣，頭寨的后生娃可不是孬种！大寶子他媽，你總不會拖你息的后腿？這女人手上戴的銀鍘子跟著一揚，寨老，你老人家別這樣講話，一村的人都看著大寶長大，我意在外頭叫人看不起，也是全村人的笑話，別光沖我大寶一個人來，這頭寨又不只我一家，哪家也不是只生丫頭不生息。婦人們一下子全炸開了，寶子他媽，你講話怎么拐彎？頭寨人外出直不起腰杆，哪一個臉面挂得住？后生們也漲紅了臉，撩開褂子，拍著胸脯。寨老，這手里提的火稅可不興吃素！你老人家有什么話直管吩咐，就是莫听嫂子們把大哥二哥都關在屋里，光叫我們后生去打先鋒。嫂子們一听全毛了，沖著后生娃便叫，嘴上還沒毛就學會了話里帶刺，你爹媽舍得，我們又有什么舍不得？一個漢子霍的站了起來，瞪個圓眼，小二，你好潑皮，這頭寨還輪不到你小子插嘴！還听著呢？

說下去，她說她要的只是听見你的聲音。

你只好強打精神，說的是眾人一起鼓噪，楞頭立馬捉了只公雞，把雞脖子一抹，翅膀還扑扑的，熱血洒進酒碗里，高聲叫道，木喝都是狗

合的！狗含的才不喝！男人們都挽起袖子，踏了踏吐在地上的口水，一個個指天發誓，眼全都紅了，轉身去抄家伙。磨刀的磨刀，擦槍的擦槍。各家的老父母也打起燈籠，上祖墳邊上挖坑。女人們守在屋里，用出嫁時絞頭發生娃時剪臍帶的剪刀，剪得了墳頭上的紙幡。黎明時分，晨霧將起，寨老跺著瘸腿，擂起大鼓。婦人們抹著眼淚，從屋里出來，守至寨口，望著手執鋼刀揣起火銃的男人們打起銅鑼，齊聲哈喝，沖下山去，為祖宗，為宗族，為土地和山林，為儿孫，厮殺火份，然后默默抬回了尸体。然后婦人們再呼天喊他。然后复歸沉寂。然后再犁地下种插秧割稻打谷。春去秋來，又過了好些個冬天，等墳頭上長滿荒草，寡婦偷了漢子，孤儿也長大成人，便都忘了悲痛，只記得祖上的光榮。直到有一天晚上，年飯祭祖之前，老人們講起早年間的世仇，年輕人又喝了酒，熱血重新沸騰起來——

夜雨下個不停，火苗看著變小，縮成如豆一般，豆花明亮的底端，有那么一星藍瑩瑩的芽儿，芽儿又伸張開來，豆花就越見收縮，顏色漸次變深，從淺黃到橙紅，突跳在燈芯

上，黑暗越加濃厚，像油脂一樣凝聚，消融了這一顆哆哆嗦嗦暗淡的火光。你离開緊緊貼住你汗水淋淋滾燙的女人熟睡了的軀体，听雨點打在樹葉上，吵嘎一片，山風在峽谷里沉吟，發自于杉樹林消。吊盞油燈的草棚頂上開始滴水，運直落到臉上，你蜡縮在看山用巴茅草搭的草棚子里，聞到了爛革腐敗而又有些香甜的气味。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

靈山

高行健 著



聯經

靈山(繁體版)

高行健

简介

不是一般的小說。要看故事情節的，要看傳統小說的，一定會大失所望。但《靈山》的文字細膩有力，佈局奇瑰，氣勢恢弘，令你思潮起伏不能自已，把眾多美麗而創新的影像深深的印在你腦海中。

靈山自然是心中樂土。要到靈山，自然要經過漫長而艱辛的旅程。作者以親身的不平凡經歷，描繪奇異艱巨的旅程，得心應手。寫山水風景，寫各地人情，都令人耳目一新。繪畫原始森林令我們更加了解欣賞大自然的奧祕；描述奇譎男女情懷令思緒進入迷離浪漫的境界。靈山找不找到好像並不重要，貴在尋找的過程中，靈魂得到洗滌，自我得到鍛煉，每一段的經歷，每一刻的感受，都是那麼新鮮，那麼扣人心弦，那麼樂在其中；夫復何求？

小說文字清奇，結構駁雜，最初未必習慣，但越讀越有味道。《你》與《我》相互交替，好像有點混亂；但我們每個人不是時時刻刻自己跟自己對話，以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嗎？一方是你，一方是我。

高行健是第一個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